

國學基本叢書
四書章句集注
孟子





書叢本基學國

注集句章書四

子孟

注熹朱

行發館書印務商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五月初版

(06504.3)

國學基
本叢書
四書章句集注
孟子一册

每册實價國幣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注 者 朱 熹

發行人 王 雲 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長沙南正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何繼曾)

F九〇四平

45

孟子序說

史記列傳曰孟軻。

趙氏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漢書注云。字子車。一說。字子輿。

騶人也。

騶亦作鄒。本鄒國也。

受業子思之門

人。

子思。孔子之孫。名伋。索隱云。王劭以人為衍字。而趙氏注及孔叢子等書。亦皆云。孟子親受業於子思。未知是否。

道既通。

趙氏曰。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程子曰。孟子曰。可以

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春秋無義戰。又曰。春秋天子之事。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尹氏曰。以此而

言。則趙氏謂孟子長於詩書而已。豈知孟子者哉。

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

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

案史記。梁惠王之三十五年乙酉。孟子始至梁。其後二十三年。當齊潛王

梁惠王襄王齊潛王。獨孟子以伐燕爲宣王時事。與史記荀子等書皆不合。而通鑑以伐燕之歲。爲宣王十九年。則是孟子先游梁而後至齊見宣王矣。然考異亦無他據。又未知孰是也。

當是之時。

秦用商鞅。楚魏用吳起。齊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

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趙氏曰。凡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韓子曰。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沒。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

愚按二說不同。史記近是。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

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

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

程子曰。韓子此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

○又曰。孟氏醇

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

程子曰。韓子論孟子甚善。非見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論荀揚則非也。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少過。

然亦不識性。更說甚道。

○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

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

源遠而未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

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

程子曰。孔子言參也魯。然顏子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觀

其啓手足時之言。可以見矣。所傳者子思孟子。皆其學也。

○又曰。揚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尙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愚案至字。當作聖字。恐○程子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

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又曰。孟子有些英氣。纔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豪髮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英氣見於甚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且如冰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爲者矣。大學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歐陽永叔

卻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孟子集注卷一

梁惠王章句上凡七章

孟子見梁惠王。

梁惠王。魏侯罃也。都大梁。罃稱王。謚曰惠。史記。惠王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至梁。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

將有以利吾國乎。

叟。長老之稱。王所謂利。蓋富國彊兵之類。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此二句。乃一章之大指。下文乃詳言之。後多放此。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

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

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苟爲後義

而先利。不奪不餒。

乘去聲。鑿於豔反。○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意也。征。取也。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國危。謂將有弑奪之禍。乘。車數也。萬乘之國者。天子畿內地方

千里。出車萬乘。千乘之家者。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出車千乘也。千乘之國。諸侯之國。百乘之家。諸侯之大夫也。弑。下殺上也。鑿。足也。言臣之於君。每十分而取其一分。亦已多矣。若又以義爲後而以利爲先。則不弑其君而

盡奪之。其心未肯以爲足也。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此言仁義未嘗不利。以明上文亦有仁義而已之意也。

遺。猶棄也。後。不急也。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其君。故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其下化之。自親戴於己也。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重言之。

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此章言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殉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託始之深意。學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大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程子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爲心則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義。故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

○孟子見梁惠

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

樂音洛。鷺內同。○沼。池也。鴻。鴈之大者。麋。鹿之大者。

孟子對曰。

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此一章之大指。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

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麋鹿攸伏。麋鹿濯濯。白鳥鶴鶴。

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

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

亟音棘。鹿音憂。鶴詩作鶩。戶角反。於音烏。○此引詩而

釋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詩。大雅靈臺之篇。經。量度也。靈臺。文王臺名也。營。謀爲也。攻。治也。不日。不終日也。亟。速也。言文王戒以勿亟也。子來。如子來趨父事也。靈囿靈沼。臺下有囿。囿中有沼也。鹿。牝鹿也。伏。安其所。不驚動也。濯濯。肥澤貌。鶴鶴。潔白貌。於。歎美辭。物。滿也。孟子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湯誓曰。民反歡樂之。既加以美名。而又樂其所有。蓋由文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

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害音曷。喪去聲。女音汝。

○此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也。湯誓。商書篇名。時。是也。日。指夏桀。害。何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目之曰。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寧與之俱亡。蓋欲其亡之甚也。孟子引此。以明君獨樂而不恤其民。則民怨之而不能保其樂也。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寡人。諸侯自稱。言寡德之人也。河內河東皆魏地。凶。歲不熟也。移民以就食。移粟以給其老稚之不能移者。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好去聲。填音田。○填。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直。猶但也。言此以譬鄰國不恤其民。惠王能

行小惠。然皆不能行王道以養其民。不可以此而笑彼也。楊氏曰。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廢也。然不能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爲盡心焉。則未矣。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

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

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

也。勝音升。數音促。罟音古。洿音烏。○農時。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不違此時。至冬乃役之也。不可勝食。言多也。數。密也。罟。網也。洿。窟下之地。水所聚也。古者網罟必用四寸之目。魚不滿尺。市不得粥。

人不得食。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焉。此皆爲治之初。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樽節愛養之事也。然飲食宮室所以養生。祭祀棺槨所以送死。皆民所急而不可無者。今皆有以資之。則人無所

恨矣。王道以得民心爲本。故以此爲王道之始。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

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

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

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衣去聲。畜敕六反。數去聲。王去聲。凡有天下者人稱之曰王。則平聲。據其身臨天下而言曰王。則去聲。後皆放此。○五畝之宅。一夫所受。二

畝牛在田。二畝牛在邑。田中不得有木。恐妨五穀。故於牆下植桑以供蠶事。五十始衰。非帛不煖。未五十者不得衣也。畜。養也。時。謂孕字之時。如孟春犧牲毋用牝之類也。七十非肉不飽。未七十者不得食也。百畝之田。亦一夫

所受。至此則經界正。井地均。無不受田之家矣。庠序。皆學名也。申。重也。丁寧反覆之意。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爲悌。頌。與斑同。老人頭半白黑者也。負。任在背。戴。任在首。夫民衣食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飽煖無教。則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教以孝悌。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之負戴於道路矣。衣帛食肉但言七十。舉重以見輕也。黎。黑也。黎民。黑髮之人。猶秦言黔首也。少壯之人。雖不得衣帛食肉。然亦不至於飢寒也。此言盡法制品節之詳。極財成輔相之道。以左右民。是王道之成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殍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表反。刺七亦反。○檢。制也。李。餓死人也。發。發倉廩以賑貸也。歲。謂歲之豐凶也。惠王不能制民之產。又使狗彘得以食人之食。則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異矣。至於民飢而死。猶不知發。則其所移。特民間之粟而已。乃以民不加多。歸罪於歲凶。是知刃之殺人。而不知操刃者之殺人也。不罪歲。則必能自反。而益修其政。天下之民至焉。則不但多於鄰國而已。○程子曰。孟子之論王道。不過如此。可謂實矣。又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爲義。故春秋以尊周爲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王道。則可以王矣。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聖賢亦何心哉。視天命之改與未改耳。○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承上章言願安意以受教。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

以異也。梃。徒頂反。○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孟子又問而王答也。曰。庖有肥肉。廄有

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厚斂於民以養禽獸。而使民飢以死。則無異於驅獸以食人矣。獸相食。且

人惡之爲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爲民父母也。惡之之惡去聲。惡在之惡平聲。○君

者。民之父母也。惡在。猶言何在也。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

斯民飢而死也。

備音勇。爲去聲。○備。從葬木偶人也。古之葬者。束草爲人。以爲從衛。謂之芻靈。略似人形而已。中古易之以備。則有面目機發。而大似人矣。故孔子惡其不仁。而言其必無後也。孟子

言此作俑者。但用象人以葬。孔子猶惡之。況實使民飢而死乎。○李氏曰。爲人君者。固未嘗有率獸食人之心。然殉一己之欲。而不恤其民。則其流必至於此。故以爲民父母告之。夫父母之於子。爲之就利避害。未嘗頃刻而忘於懷。

何至視之不如夫馬乎。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

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

可。長上聲。喪去聲。比必二反。洒與洗同。○魏本晉大夫魏斯。與韓氏趙氏共分晉地。號曰三晉。故惠王猶自謂晉國。惠王三十年。齊擊魏。破其軍。虜大子申。十七年。秦取魏少梁。後魏又數獻地於秦。又與楚將昭陽戰敗。

亡其七邑。比。猶爲也。言欲爲死者雪其恥也。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百里。小國也。然能行仁政。則天下之民歸之矣。王如施仁政

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

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

省所梗反。斂易皆去聲。耨奴豆反。長上聲。○省刑罰。薄稅斂。此二者仁政之大

目也。易。治也。耨。耘也。蠶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君行仁政。則民得盡力於農敵。而又有暇日以修禮義。是以尊君親上而樂於效死也。

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

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

養去聲。○彼。謂敵國也。

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

誰與王敵。

夫音扶。○陷。陷於阱。溺。溺於水。暴虐之意。征。正也。以彼暴虐其民。而率吾尊君親上之民往正其罪。彼民方怨其上而樂歸於我。則誰與我為敵哉。

故曰仁者無敵。

王請勿疑。

仁者無敵。蓋古語也。百里可王。以此而已。恐王疑其迂闊。故勉使勿疑也。○孔氏曰。惠王之志在於報怨。孟子之論在於救民。所謂惟天吏則可以伐之。蓋孟子之本意。

○孟子見

梁襄王。

襄王。惠王子。名赫。

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

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

語去聲。卒七沒反。惡平聲。○語。告也。不似人君。不見所畏。言其無威儀也。卒然。急遽之貌。蓋容貌辭氣。乃德之符。其外如此。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王

問列國分爭。天下當何所定。孟子對以必合於一。然後定也。

孰能一之。

王問也。

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嗜。甘也。

孰能與之。

王復問也。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

雲。沛然下雨。則苗淳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

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

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夫音扶。淳音勳。由當作猶。古字借用。後多放此。○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沛然。雲盛貌。沛然。雨盛貌。淳然。與起貌。禦。禁止也。人牧

謂牧民之君也。領。頸也。蓋好生惡死。人心所同。故人君不嗜殺人。則天下悅而歸之。○蘇氏曰。孟子之言。非苟為大而已。然不深原其意而詳究其真。未有不以為迂者矣。予觀孟子以來。自漢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太祖皇帝。

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之。其餘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秦晉及隋。力能合之。而好殺不已。故或合而復分。或遂以亡國。孟子之言。豈偶然而已哉。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

文之事。可得聞乎。

齊宣王。姓田氏。名辟疆。諸侯僭稱王也。齊桓公。晉文公。皆霸諸侯者。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

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

道。言也。董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為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亦此

意也。以。已通用。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王。謂王天下之道。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斲曰。王坐於

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

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

諸。觶音核。舍上聲。釁音斛。觶音速。與平聲。○胡斲。齊臣也。釁鐘。新鑄鐘成。而殺牲取血以塗其聲。也。觶。恐懼貌。孟子述所聞胡斲之語而問王。不知果有此事否。曰。有之。曰。是心

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王見牛之穀鯨而不忍殺。即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擴而充之。則可以保四海。

矣。故孟子指而言之。欲王察識於此而擴充之也。愛。猶吝也。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卽不忍

其穀鯨。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言以羊易牛。其迹似吝。實有如百姓所識者。然我之心不如是也。

曰。王無異於

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

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

惡平聲。○異。怪也。隱。痛也。擇。猶分也。言牛羊皆無罪而死。何所分別而以羊易牛乎。孟子故設此難。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王不能然。故卒無以自解於百姓之言也。

曰。無傷也。是乃仁

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

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

遠去聲。○無傷。言雖有百姓之言。不爲害也。術。謂法之巧者。蓋殺牛既所不忍。費鐘又不可廢。於此無以處之。則此心雖發而終不得施矣。然見牛則此心已發。

而不可過。未見羊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故以羊易牛。則二者得以兩全而無害。此所以爲仁之術也。聲。謂將死而哀鳴也。蓋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所以必遠庖廚者。亦以預養是心。

而廣爲仁之術也。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

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

說音悅。付七本反。度待洛

反。夫我之夫音扶。○詩。小雅巧言之篇。戚戚。心動貌。王因孟子之言。而前日之心復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而推之也。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

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

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

輿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爲也。非

不能也。

輿。平聲。爲不之爲去聲。○復。白也。鈞。三十斤。百鈞。至重難舉也。羽。鳥羽。一羽。至輕易舉也。秋毫之末。毛至秋而未銳。小而難見也。輿薪。以車載薪。大而易見也。許。猶可也。今恩以下。又孟子

之言也。蓋天地之性。人爲貴。故人之與人。又爲同類而相親。是以惻隱之發。則於民切而於物緩。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今王此心能及物矣。則其保民而王。非不能也。但自不肯爲耳。

曰。不爲者

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

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

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

語去聲。爲長之爲去聲。長上聲。折之舌反。○形。狀也。挾。以腋持物也。赴。躍而過也。爲長者折枝。以長者之命。折草不之枝。

言不難也。是心固有。不待外求。擴而充之。在我而已。何難之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

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

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

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與平聲。○老。以老事之也。吾老。謂我之父兄。人之老。謂人之父兄。幼。以幼

畜之也。吾幼。謂我之子弟。人之幼。謂人之子弟。運於掌。言易也。詩。大雅思齊之篇。刑。法也。寡妻。寡德之妻。謙辭也。御。治也。不能推恩。則衆叛親離。故無以保妻子。蓋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

故古人必由親親推之。然後及於仁民。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皆由近以及遠。自易以及難。今王反之。則必有故矣。故復推本而再問之。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

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度之之度待洛反。○權。稱錘也。度。丈尺也。度之。謂稱量之也。言物之輕重長短。人所難齊。必以權度之。而後可見。若心之應物。則其輕重

長短之難齊。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又有甚於物者。今王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是其愛物之心重且長。而仁民之心輕且短。失其當然之序。而不自知也。故上又既發其端。而於此請王度之也。抑王興甲

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與平聲。○抑。發語辭。士。戰士也。構。結也。孟子以王愛民之心。所以輕且短者。必其以是三者爲快也。然三

事實非人心之所欲。有甚於殺穀臠之牛者。故指以問王。欲其以此而度之也。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不快於此者。心之正也。而

必爲此者。欲誘之也。欲之所誘者獨在於是。是以其心尙明於他。而獨暗於此。此其愛民之心所以輕短。而功不至於百姓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

言曰。爲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

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爲是哉。曰。

否。吾不爲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

夷也。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

與平聲。爲肥抑爲豈爲不爲之爲皆去聲。便令皆平聲。辟與闢同。朝音潮。○便嬖。近習嬖幸之人也。

已。語助辭。辟。開廣也。朝。致其來朝也。秦楚。皆大國。莅。臨也。若。如此也。所爲。指與兵結怨之事。緣木求魚。言必不可得。

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

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曰。

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

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

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

甚與聞與之與平聲。○殆蓋。皆發語辭。鄒。小國。楚。大國。齊集有其一。言集合齊地。其方

千里。是有天下九分之一也。以一服八。必不能勝。所謂後災也。反本。說見下文。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

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

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朝音潮。賈音古。禦與訴同。○行貨曰商。居貨曰賈。發政施仁。所以王天下之本也。近者悅。遠者

來。則大小強弱非所論矣。蓋力求所欲。則所欲者反不可得。能反其本。則所欲者不求而至。與首章意同。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

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惛與昏同。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若民

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己。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

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恆胡登反。辟與僻同。焉於虔反。○恆。常也。產。生業也。恆產。可常生之業也。恆心。人所常有之善

心也。士嘗學問。知義理。故雖無常產而有常心。民則不能然矣。罔。猶羅網。欺其不見而取之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

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畜

六反。下同。○輕。猶易也。此言民有常產而有常心也。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

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

治平聲。凡治字爲理物之義。者平聲。爲已理之義者去聲。

後皆放此。○贍。足也。此所謂無常產而無恒心者也。

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

盍。何不也。使民有常產者。又發政施仁之本也。說具下文。

五畝之

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

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

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

也。

音見。章。○此言制民之產之法也。趙氏曰。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此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孟子爲齊梁之君各陳之也。楊氏曰。爲天下者。舉斯心加諸彼而已。然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

故以制民之產告之。○此章言人君當黜霸功。行王道。而王道之要。不過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已。齊王非無此心。而奪於功利之私。不能擴充以行仁政。雖以孟子反覆曉告。精切如此。而蔽固已深。終不能悟。是可歎也。

孟子集注卷二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六章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的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

見於之見音現。下見於同。語去聲。下同。好去聲。篇內並同。○莊暴。齊臣也。庶幾。近辭也。言近於治。

他日見

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

世俗之樂耳。

變色者。慚其好之不正也。

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猶古之樂也。

今樂世

俗之樂。古樂。先王之樂。

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

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

聞與之與平聲。樂樂下字音洛。執樂亦音洛。○獨樂不若與人。與少樂不若與衆。亦人之常情也。

臣請爲王言樂。

去

聲。○此以下皆孟子之言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頰而相

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

蹙。子六反。頰音過。夫音扶。同樂。樂音洛。鐘鼓管籥。皆樂器也。舉。皆也。疾首。頭痛也。蹙。聚也。頰。頰也。人憂戚則蹙其頰。極。窮也。羽旄。旌屬。不與民同樂。謂獨樂其身。而不恤其民。使之窮困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

病與之與平聲。同樂之樂音洛。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好樂而能與百姓同之。

則天下之民歸之矣。所謂齊其庶幾者如此。○范氏曰。戰國之時。民窮財盡。人君獨以南面之樂自奉其身。孟子切於救民。故因齊王之好樂。開導其善心。深勸其與民同樂。而謂今樂猶古樂。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之意。則無古今之異耳。若必欲以禮樂治天下。當如孔子之言。必用韶舞。必放鄭聲。蓋孔子之言。爲邦之正道。孟子之意。救時之急務。所以不同。楊氏曰。樂以和爲主。使人聞鐘鼓管籥之音。而疾首蹙頰。則雖奏以成英韶漢。無補於治。

也。故孟子告齊王以此。姑正其本而已。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囿音又。傳直戀反。○囿者。蕃育鳥獸之所。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武事。然不欲馳騫於稼穡場圃之中。故度閒曠之地以爲囿。然文王七十里之囿。其亦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也與。傳。謂古書。

曰。若是

其大乎。曰。民猶以爲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爲大。何也。曰。文王之

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爲小。不亦宜乎。芻音初。蕘音饒。○芻。草也。蕘。薪也。

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

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爲阱於國中。民以爲大。不亦宜乎。阱才性反。○

禮。入國而問禁。國外百里爲郊。郊外有關。阱。坎地以陷獸者。言陷民於死也。○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

者爲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

獯鬻。句踐事吳。獯音熏。鬻音育。句音鉤。○仁人之心。寬洪惻怛。而無較計大小強弱之私。故小國雖或不恭。而吾所以字之之心。自不能已。智者明義理。識時勢。故大國雖見侵陵。而吾所以事之

之禮。尤不致義。湯事見後篇。文王事見詩大雅。大王事見後章。所謂狄人。即獯鬻也。句踐。越王名。事見國語史記。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

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

樂音洛。○天者，理而已矣。大之字小，小之事大，皆理之當然也。自然合理，故曰樂天。不敢違理，故

曰畏天。包含徧覆，無不周徧。保天下之氣象也。制節謹度，不敢縱逸，保一國之規模也。

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詩，周頌我將之篇。時，是也。

王曰：大

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言以好勇，故不能事大而恤小也。

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

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

夫撫之，夫音扶。惡，平聲。○疾視，怒目而視也。小勇，血氣所為。大勇，義理

所發。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於天下。此文王之勇也。

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詩，大雅皇矣篇。赫，赫然怒貌。爰，於也。旅，衆也。遏，詩作按。止也。徂，往也。莒，詩作旅。徂旅，謂密人侵阮徂共之衆也。篤，厚也。祜，福也。

對，答也。以答天下仰望之心也。此文王之大勇也。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

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

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衡與橫同。○書，周書大誓之篇也。然所引與今書文小異。今且依此解之。寵，之四方。寵，異之於四方也。有罪者我得而誅之。

無罪者我得而安之。我既在此，則天下何敢有過越其心志而作亂者乎。衡行，謂作亂也。孟子釋書意如此。而言武王亦大勇也。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

王之不好勇也。

王若能如文武之爲。則天下之民。望其一怒。以除暴亂。而拯已於水火之中。惟恐王之不好勇耳。○此章言人君能懲小忿。則能恤小事大。以交鄰國。能養大勇。則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

張敬夫曰。小勇者。血氣之怒也。大勇者。理義之怒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理義之怒不可無。知此。則可以見性情之正。而識天理人欲之分矣。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

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

樂音洛。下同。○雪宮。離宮名。言人君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

不然。則下之不得此樂者。必有非其君上之心。明人君當與民同樂。不可使人有不得者。非但當與賢者共之而已也。

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爲民上而不

與民同樂者。亦非也。

下不安分。上不恤民。皆非理也。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

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樂民之樂而民樂其樂。則樂以天下矣。憂民之憂而民憂其憂。則憂以天下矣。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儻。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修而

可以比於先王觀也。

朝音潮。放上聲。○晏子。齊臣。名嬰。轉附朝儻。皆山名也。遵。循也。放。至也。琅邪。齊東南境上邑名。觀。遊也。

晏子對曰。善

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

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

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

舒救反。省悉井反。〇述。陳也。省。視也。斂。收獲也。給。亦足也。夏諺。

夏時之俗語也。豫。樂也。巡所守。巡行諸侯所守之土也。述所職。陳其所受之職也。皆無有無事而空行者。而又春秋循行郊野。察民之所不足而補助之。故夏諺以爲王者一遊一豫。皆有恩惠以及民。而諸侯皆取法焉。不敢無事慢遊

以病其民也。

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眊眊胥讒。民乃作慝。方命虐

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爲諸侯憂。

明古縣反。〇今。謂晏子時也。師。衆也。二千五百人爲師。春秋傳曰。君行師從。糧。謂糗之屬。眊眊。側目貌。胥。相也。讒。

謗也。慝。怨惡也。言民不勝其勞而起謗怨也。方。逆也。命。王命也。若流。如水之流。無窮極也。流連荒亡。解見下文。諸侯。謂附庸之國。縣邑之長。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

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

厭平聲。〇此釋上文之義也。從流下。謂放舟隨水

而下。從流上。謂挽舟逆水而上。從獸。田獵也。荒。廢也。樂酒。以飲酒爲樂也。亡。猶失也。言廢時失事也。

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

行去聲。惟君

所行也。言先王之法。今時之弊。二者惟在君所行耳。

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大

師曰。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

也。說音悅。爲去聲。樂如字。徵陟里反。招與韶同。畜敫六反。〇戒。告命也。出舍。自責以省民也。興發。發倉廩也。大師。樂官也。君臣。己與晏子也。樂有五聲。三曰角爲民。四曰徵爲事。招。舜樂也。其詩。徵招角招之

詩也。尤。遇也。言晏子能畜止其君之欲。宜爲君之所尤。然其心則何過哉。孟子釋之。以爲臣能畜止其君之欲。乃是愛其君者也。○尹氏曰。君之與民。貴賤雖不同。然其心未始有異也。孟子之言。可謂深切矣。齊王不能推而用之。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趙氏曰。明堂。太山明堂。周天子東巡守朝諸侯之處。漢時遺址尙在。人欲毀之者。蓋以天

子不復巡守。諸侯又不當居之也。王問當毀之乎。且止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

矣。夫音扶。○明堂。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也。能行王政。則亦可以王矣。何必毀哉。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

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

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

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鰥獨。與平聲。孥音奴。鰥姑頑反。哿二可反。鰥音瓊。○岐。周之舊國也。九

一者。井田之制也。方一里爲一井。其田九百畝。中畫井字。界爲九區。一區之中。爲田百畝。中百畝爲公田。外八百畝爲私田。八家各受私田百畝。而同養公田。是九分而稅其一也。世祿者。先王之世。仕者之子孫皆教之。教之而成

材則官之。如不足用。亦使之不失其祿。蓋其先世嘗有功德於民。故報之如此。忠厚之至也。關。謂道路之關。市。謂都邑之市。譏。察也。征。稅也。關市之吏。察異服異言之人。而不征商賈之稅也。澤。謂澗水。梁。謂魚梁。與

民同利。不設禁也。孥。妻子也。惡。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先王養民之政。導其妻子。使之養其老而恤其幼。不幸而有鰥寡孤獨。人。無父母妻子之養。則尤宜憐恤。故必以爲先也。詩。小雅正月之篇。哿。可也。鰥。困悴貌。

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爲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餼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

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

姓同之於王何有

餼音侯。囊音托。戢詩作輯。音集。○王自以爲好貨。故取民無制。而不能行此王政。公劉。后稷之曾孫也。詩。大雅公劉之篇。積。露積也。餼。乾糧也。無底曰橐。有底曰囊。

皆所以盛餼糧也。戢。安集也。言思安集其民人。以光大其國家也。戚。斧也。揚。鉞也。爰。於也。啓行。言往遷於幽也。何有。曾不難也。孟子言公劉之民富足如此。是公劉好貨。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今王好貨。亦能如此。

則其於王天下也。何難之有。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

甫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

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大音奉。○王又言此者。好色則心志盡惑。用度奢侈。而不能行王政也。大王。公劉九世孫。詩。大雅緜之

篇也。古公。大王之本號。後乃追尊爲大王也。亶甫。大王名也。來朝走馬。避狄人之難也。率。循也。滸。水涯也。岐下。岐山之下也。姜女。大王之妃也。胥。相也。宇。居也。曠。空也。無怨曠者。是大王好色。而能推己之心以

及民也。○楊氏曰。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擴充其善心而格其非心。不止就事論事。若使爲人臣者。論事每如此。豈不能堯舜其君乎。愚謂此篇自首章至此。大意皆同。蓋鐘鼓苑囿遊觀之樂。與夫好勇好貨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而

人情之所不能無者。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循理而公於天下者。聖賢之所以盡其性也。縱欲而私於一己者。衆人之所以滅其天也。二者之間。不能以髮。而其是非得失之歸。相去遠矣。故孟子因時君之問。而剖析於幾微之際。皆所以遇人欲而存天理。其法似疏而實密。其事似易而實難。學者以身體之。則有以識其非曲學阿世之言。而知所以克己復禮之端矣。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

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必

二反。○託。寄也。比。及也。棄。絕也。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官。士師皆當治之。已。罷去也。

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治去聲。○孟子將問此而先設上二事以發之。及此而王不能答也。其憚於自責。恥於下問如

此。不足與有爲可知矣。○趙氏曰。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其職。乃安其身。○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

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世臣。累世勤舊之臣。與國同休戚者

也。親臣。君所親信之臣。與君同休戚者也。此言喬木世臣。皆故國所宜有。然所以爲故國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昨日所進用之人。今日有亡去而不知者。則無親臣矣。況世臣乎。王曰。吾何以識

其不才而舍之。舍上聲。○王意以爲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誤用。曰。國君進賢。如不得

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與平聲。○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蓋尊尊親親。禮之常也。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疏遠之賢而用之。是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

非禮之常。故不可不謹也。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

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

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

去上聲。○左右近臣。其言固未可信。諸大夫之言。宜可信矣。然猶恐其蔽於私也。至於國人。則其論公矣。然猶必察之者。蓋人有同俗

而為衆所悅者。亦有特立而為俗所憎者。故必自察之。而親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幸進矣。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

左右皆曰可殺。勿

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

國人殺之也。

此言非獨以此進退人才。至於用刑。亦以此道。蓋所謂天命天討。皆非人君之所得私也。

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

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

之謂民之父母。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傳直繼反。○

放。置也。書曰。成湯放桀于南巢。

曰。臣弑其君可乎。湯紂天子。武諸侯。

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

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賊。害也。殘。傷也。害仁者。凶暴淫虐。滅絕天理。故謂之賊。害義者。顛倒錯亂。傷敗彝倫。故

謂之殘。一夫。言衆叛親離。不復以為君也。書曰。獨夫紂。蓋四海歸之。則為天子。天下叛之。則為獨夫。所以深警齊王。垂戒後世也。○王勉曰。斯言也。惟在下者有湯武之仁。而在上者有桀紂之暴。則可。不然。是未免於篡弑之罪也。

○孟子見齊宣王曰。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爲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勝平聲。夫音扶。舍上聲。女音汝。下同。○巨室。大宮也。工師。匠人之長。匠人。衆工人也。姑。且也。言賢人所學者大。

而王欲小之也。

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

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

鎰音溢。○璞。玉之在石中者。鎰。二十兩也。玉人。玉工也。不敢自治而付之能者。愛之甚也。治國家則

殉私欲而不任賢。是愛國家不如愛玉也。○范氏曰。古之賢者。常患人君不能行其所學。而世之庸君。亦常患賢者不能從其所好。是以君臣相遇。自古以爲難。孔孟終身而不遇。蓋以此耳。

○齊人伐燕。

勝之。

案史記。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齊因伐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

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

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

何如。

乘去聲。下同。○以伐燕爲宣王事。與史記諸書不同。已見序說。

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

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

其二。以服事殷。至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張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爲獨夫。然命之絕否。何以知之。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以萬

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

益熱。亦運而已矣。簞音丹。食音嗣。○簞。竹器。食。飯也。運。轉也。言齊者更爲暴虐。則民將轉而望救於他人矣。○趙氏曰。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得矣。○齊人

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

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千里畏人。指齊王也。書曰。湯一征。

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

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

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霓。五稽反。徯。胡禮反。○兩引書。皆商書仲虺之誥文也。與今書文亦小異。一征。初征也。天下信之。信其志在救民。不爲暴也。奚爲後我。言湯何爲不先來征

我之國也。霓。虹也。雲合則雨。虹見則止。變。動也。徯。待也。后。君也。蘇。復生也。他國之民。皆以湯爲我君。而待其來。使已得蘇息也。此言湯之所以七十裏而爲政於天下也。今燕虐其民。王

往而征之。民以爲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

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

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

累力追反。○拯。救也。係累。繫縛也。重器。寶器也。畏。忌也。倍地。并燕而增一倍之地也。齊之取燕。若能如湯之征葛。則燕人悅

之。而齊可爲政於天下矣。今乃不行仁政。而肆爲殘虐。則無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是以不免乎以千里而畏人也。

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

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

旄與耄同。倪五稽反。○反。還也。旄。老人也。倪。小兒也。○范氏曰。孟子事齊梁之君。論道德則必稱堯舜。論征伐則必稱湯武。蓋治民不法堯舜。則是爲暴。行師不法湯武。則是爲亂。豈可謂吾君不能。而舍所學以殉之哉。

○鄒與魯闐。穆公

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

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

闐。胡弄反。勝。平聲。長。上聲。下同。○闐。鬪聲也。穆公。鄒君也。不可勝誅。言人衆不可盡誅也。長上。謂有司也。民怨其上。

故疾視其死而不救也。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

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

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

幾。上聲。夫音扶。○轉。飢餓轉轉而死也。充。滿也。上。謂

君及有司也。尤過也。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君不仁而求富，是以有司知重斂而不知恤民，故君行仁政，則有司皆愛其民，而民亦愛之矣。○范氏

曰：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有倉廩府庫，所以爲民也。豐年則斂之，凶年則散之，恤其飢寒，救其疾苦，是以民親愛其上。有危難則赴救之。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也。穆公不能反已，猶欲歸罪於民，豈不誤哉。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

問去聲。○滕，國名。○孟子對曰：是謀非

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

是可爲也。

無已見前篇。一。謂一說也。效，猶致也。國君死社稷，故致死以守國。至於民亦爲之死，守而不去，則非有以深得其心者不能也。○此章言有國者當守義而愛民，不可僥倖而苟免。

○滕

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

薛，國名。近滕。齊取其地而城之。故文公以其僞已而恐也。

孟子對曰：

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

邠與豳同。○邠，地名。

言大王非以岐下爲善，擇取而居之也。詳見下章。

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

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爲善而已矣。

夫音扶。彊上聲。○創，造。統，緒也。言能爲善，則如大王雖失其地，而其後世遂有天下，乃天理也。

然君子造基業於前，而垂統緒於後，但能不失其正，令後世可繼續而行耳。若夫成功，則豈可必乎？彼齊也。君之力既無如之何，則但彊於爲善，使其可繼而俟命於天耳。○此章言人君但當竭力於其所當爲，不可徵幸於其所難必。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屬音燭。○皮。謂虎豹麋鹿之皮也。幣。帛也。屬。會集也。土地本生物以養人。今爭地而殺人。是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也。邑。作邑也。歸市。人衆而爭先也。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效死勿

去。

又言或謂土地乃先人所受而世守之者。非己所能專。但當致死守之。不可舍去。此國君死社稷之常法。傳所謂國滅君死之。正也。正謂此也。

君請擇於斯二者。

能如大王則避之。不能

則謹守常法。蓋遷國以圖存者。權也。守正而俟死者。義也。審己量力。擇而處之可也。○楊氏曰。孟子之於文公。始告之以效死而已。禮之正也。至其甚恐。則以大王之事告之。非得已也。然無大王之德而去。則民或不從而遂至於亡。則又不若效死之爲愈。故又請擇於斯二者。又曰。孟子所論。自世俗觀之。則可謂無謀矣。然理之可爲者。不過如此。舍此則必爲儀秦之爲矣。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也。○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

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爲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爲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乘去聲。○乘輿。君車也。駕。駕馬也。孟子前喪父。

後喪母。踰。過也。言其厚。母薄父也。諾。應辭也。

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爲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

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

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

入見之見音現。與平聲。

○樂正子。孟子弟子也。仕於魯。三鼎。士祭禮。五鼎。大夫祭禮。

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嬖人有臧倉

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

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爲去聲。沮。慈呂反。尼。女乙反。焉。於慶反。○克。樂正子名。沮尼。皆止之之意也。言人之行。必有人使之者。其

止。必有人尼之者。然其所以行所以止。則固有天命。而非此人所能使。亦非此人所能尼也。然則我之不遇。豈臧倉之所能爲哉。○此章言聖賢之出處。關時運之盛衰。乃天命之所爲。非人力之可及。

孟子集注卷三

公孫丑章句上 凡九章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復扶又反。○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當路。居要地也。管仲。

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許。猶期也。孟子未嘗得政。丑蓋設辭以問也。 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齊人但知其國

有二子而已。不復知有聖賢之事。 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蹙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

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艷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

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蹙子六反。艷音拂。又

音勃。曾並音增。○孟子引曾西與或人問答如此。曾西。曾子之孫。蹙。不安貌。先子。曾子也。艷。怒色也。曾之言則也。烈。猶光也。桓公獨任管仲四十餘年。是專且久也。管仲不知王道而行霸術。故言功烈之卑也。楊氏曰。孔子

言子路之才。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於施為。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固有所不逮也。然則曾西推尊子路如此。而羞比管仲者何哉。譬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耳。曾西

仲尼之徒也。故不道管仲之事。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子爲之爲去聲。○曰。管子言也。願。望也。曰管

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爲與。與平聲。○曰。以齊王由反手

也。王去聲。由猶通。○反手。言易也。

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

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易去聲。下同。與平聲。○滋。

益也。文王九十七而崩。言百年。舉成數也。文王三分天下。纔有其二。武王克商。乃有天下。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然後教化大行。

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

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

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

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

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朝音潮。隔音隔。又音歷。輔相之相去聲。猶方之猶與由通。○當。

猶敵也。商自成湯至於武丁。中間大甲大戊祖乙盤庚皆賢聖之君。作起也。自武丁至紂凡九世。故家。舊臣之家也。

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

有鐵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鐵音茲。田器也。時。謂耕種之時。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

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

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辟與闢同。○此言其勢之易也。三代盛時。王畿不過千里。今齊已有之。異於文王之百里。又雞犬之聲相

聞。自國都以至於四境。言民居稠密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

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此言其時之易也。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異於商之賢聖繼作。民苦虐政之甚。異於紂之猶有善政。易爲飲食。言飢

渴之甚。不待甘美也。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郵音尤。○置。驛也。郵。驛也。所以傳命也。孟子引孔子之言如此。當今之

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

爲然。乘去聲。○倒懸。喻困苦也。所施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於古人。由時勢易而德行速也。○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

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相去聲。○此承上章。又設

問孟子。若得位而行道。則雖由此而成霸王之業。亦不足怪。任大責重如此。亦有所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乎。四十強仕。君子道明德立之時。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曰。若是則夫子過

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

賁音奔。○孟賁，勇士。告子，名不害。孟賁血氣之勇，丑蓋借之以贊孟子不動心之難。孟子言告子未爲知道，乃

能先我不動心，則此亦未足爲難也。

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

程子曰：心有主，則能不動矣。

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

目逃，思以一豪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

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

黝，伊糾反。撻，奴效反。朝音潮。乘去聲。○北宮姓。黝名。膚撓，肌膚被刺而撓屈

也。目逃，目被刺而轉睛逃避也。挫，猶辱也。褐，毛布。寬博，寬大之衣。賤者之服也。不受者，不受其挫也。刺，殺也。嚴，畏憚也。言無可畏憚之諸侯也。黝蓋刺客之流。以必勝爲主，而不動心者也。

孟施舍

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

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

舍去聲。下同。○孟姓。施，發語聲。舍，名也。會，合戰也。舍自言其戰雖不勝，亦無所懼。若量敵慮勝而後進戰，則是無勇而畏三軍矣。舍蓋

力戰之士，以無懼爲主，而不動心者也。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

孟施舍守約也。

夫音扶。○黝，務敵人。舍，專守己。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己。故二子之與曾子子夏，雖非等倫。然論其氣象，則各有所似。賢，猶勝也。約，要也。言論二子之勇，則未知誰勝。

論其所守，則舍比於黝，爲得其要也。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

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慄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好去聲。慄之瑞反。○此言曾子之勇也。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

孔子也。縮。直也。檀弓曰。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又曰。棺束縮二衡三。慄。恐懼之也。往。往而敵之也。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言孟施舍雖似曾子。然其所守。乃一身之氣。又不如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孟子之不動心。其原蓋出於此。下文詳之。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

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

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

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聞與之與平聲。夫志之夫音扶。○此一節。公孫丑之問。孟子誦告子之言。又斷以己意而告之也。告子謂於言有所不達。則當舍置其言。

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於心有所不安。則當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也。孟子既誦其言而斷之曰。彼謂不得於心而勿求諸氣者。急於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則既失於外。而

途遺其內。其不可也必矣。然凡曰可者。亦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耳。若論其極。則志固心之所之。而為氣之將帥。然氣亦人之所以充滿於身而為志之卒徒者也。故志固為至極。而氣即次之。人固當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蓋

其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則孟子之心。所未嘗必其不動。而自然不動之大略也。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

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夫音扶。○公孫丑見孟

子言志至而氣次。故問如此則專持其志可矣。又言無暴其氣何也。壹專一也。嘯。顛蹶也。趨。走也。孟子言志之所向專一。則氣固從之。然氣之所在專一。則志亦反爲之動。如人顛蹶趨走。則氣專在是而反動其心焉。所以既持其志。而又必無暴其氣也。程子曰。志動氣者什九。氣動志者什一。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公孫

丑復問孟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如此者。有何所長而能然。而孟子又詳告之以其故也。知言者。盡心知性。於凡天下之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而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氣。卽所謂體之充者。本自浩然。失養故餒。惟孟子爲善養之以復其初也。蓋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告子之學。與此正相反。其不動心。殆亦冥然無覺。悍然不顧而

爾。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孟子先言知言而丑先問氣者。承上文方論志氣而言也。難言者。蓋

此一言。則孟子之實有是氣可知矣。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至大初無限量。

蓋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其體段本如是也。惟其自反而縮。則得其所養。而又無所作為以害之。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無間矣。○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發私意所蔽。則

歛然而餒。卻甚小也。謝氏曰。浩然之氣。須於心待其正時識取。又曰。浩然是無虧欠時。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餒。奴罪反。○配者。合

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餒。飢乏而氣不充體也。言人能養成此氣。則其氣合乎道義而爲之助。使其行之勇決。無所疑憚。若無此氣。則其一時所爲。雖未必不出於道義。然其體有所不充。則亦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有爲矣。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

義以其外之也。

憐口雙反。又口劫反。○集義。猶言積善。蓋欲事事皆合於義也。襲。掩取也。如齊侯襲莒之襲。言氣雖可以配乎道義。而其養之之始。乃由事皆合義。自反常直。是以無所愧怍。而此氣

自然發生於中。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也。憐。快也。足也。言所行一有不合於義。而自反不直。則不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矣。然則義豈在外哉。告子不知此理。乃曰仁內義外。而不復以義爲事。則必不能集

義以生浩然之氣矣。上文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即外義之意。詳見告子上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

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

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

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長上聲。揠烏八反。舍上聲。○必有事焉而勿正。趙氏程子以七字爲句。近世或并

下文心字讀之者亦通。必有事焉。有所事也。如有事於顯與之有事。正。預期也。春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如作正心義亦同。此與大學之所謂正心者。語意自不同也。此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爲事。而勿預期其效。其或未充。則但當勿

忘其所有事。而不可作爲以助其長。乃集義養氣之節度也。閔。憂也。揠。拔也。芒芒。無知之貌。其人。家人也。病。疲倦也。舍之不耘者。忘其所有事。揠而助之長者。正之不得。而妄有作爲者也。然不耘則失養而已。揠則反以

害之。無是二者。則氣得其養而無所害矣。如告子不能集義。而欲強制其心。何謂知言。曰。誠辭知其所

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

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彼彼寄反。復扶又反。○此公孫丑復問而孟子答之也。誠。偏陂也。淫。放蕩也。邪。邪僻也。遁。逃避也。四者相因。言之

病也。蔽。遮隔也。陷。沈溺也。離。叛去也。窮。困屈也。四者亦相因。則心之失也。人之有言。皆本於心。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病。苟爲不然。則必有是四者之病矣。即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而不可易者如此。非心通於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其孰能之。彼告子者。不得於言而不肯求之於心。至爲義外之說。則自不免於四者之病。其何以知天下之言。而無所疑哉。○程子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又曰。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猶未免難於堂下衆人之中。則不能辨決矣。 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

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

行去聲。此一節。林

氏以爲皆公孫丑之問是也。說辭。言語也。德行。得於心而見於行事者也。三子善言德行。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公孫丑言數子各有所長。而孔子兼之。然猶自謂不能於辭命。今孟子乃自謂我能知言。又善養氣。則是兼言語德行而有之。然則豈不既聖矣乎。此夫子指孟子也。○程子曰。孔子自謂不能於辭命者。欲使學者務本而已。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

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

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

惡。平聲。夫聖之夫音扶。○惡。驚歎辭也。昔者以下。

孟子不敢當丑之言。而引孔子子貢問答之辭以告之也。此夫子指孔子也。學不厭者。智之所以自明。教不倦者。仁之所以及物。再言是何言也以深拒之。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

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此一節。林氏亦以爲皆公孫

也。具體而微。謂有其全體。但未廣大耳。安。處也。公孫丑復問。孟子既不敢比孔子。則於此數子欲何所處也。曰。姑舍是。舍上聲。○孟子言且置是者。不欲以數子所至者自處也。曰。伯夷伊

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

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

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治去聲。○伯夷。孤竹君之長子。兄弟

遜國。避紂隱居。聞文王之德而歸之。及武王伐紂。去而餓死。伊尹。有莘之處士。湯聘而用之。使之就桀。桀不能用。復歸於湯。如是者五。乃相湯而伐桀也。三聖人事。詳見此篇之末。及萬章下篇。伯夷伊

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班。齊等之貌。公孫丑問而孟子答之以不同也。曰。然

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

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是則同。與平聲。朝音潮。○有。言有同也。以百里而王天下。德之盛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爲。心之正也。聖人之所以爲聖

人。其本根節目之大者。惟在於此。於此不同。則亦不足以爲聖人矣。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

汗不至阿其所好。汗音蛙。好去聲。○汗下也。三子智足以知夫子之道。假使汗下。必不阿私所好而空譽之。明其善之可信也。宰我曰。以予觀於夫

子。賢於堯舜遠矣。程子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蓋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堯舜之道。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子貢曰。

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

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言大凡見人之禮。則可以知其政。聞人之樂。則可以知其德。是以我從百世之後。差等百世之王。無有能適其情者。而見其皆莫若夫子之盛也。有若

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太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

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大垤

結反。潦音老。○麒麟。毛蟲之長。鳳凰。羽蟲之長。垤。蟻封也。行潦。道上無源之水也。出。高出也。拔。特起也。萃。聚也。言自古聖人。固皆異於衆人。然未有如孔子之尤盛者也。○程子曰。孟子此章。擴前聖所未發。學者

所宜潛心而玩索也。○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

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力。謂土地甲兵之力。假仁者。本無是心。而借其事以爲功者也。霸。若齊桓晉文是也。以德行仁。則自吾之得於心者推之。無適而非仁也。以力服

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

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瞻足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王霸之心。誠僞不同。故人所以應之者。其不

同亦如此。○鄒氏曰。以力服人者。有意於服人。而人不敢不服。以德服人者。無意於服人。而人不能不服。從古以來。論王霸者多矣。未有若此章之深切而著明也。

○孟子曰。仁則榮。不

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溼而居下也。

惡去聲。下同。○好榮惡辱。人之常情。然徒惡之而不去其得之道。不能免也。如

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

國必畏之矣。

開音閑。○此因其惡辱之情。而進之以強仁之事也。貴德。猶尚德也。士。則指其人而言之。賢。有德者。使之在位。則足以正君而善俗。能有才者。使之在職。則足以修政而立事。國家閒暇。

可以有爲之時也。詳味及字。則惟日不足之意可見矣。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

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

徹直列反。土音杜。綢音稠。繆武彪反。○詩。幽風。鴟鴞之

篇。周公之所作也。迨。及也。徹。取也。桑土。桑根之皮也。綢繆。纏緜補苴也。牖戶。巢之通氣出入處也。予。鳥自謂也。言我之備患詳密如此。今此在下之人。或敢有侮予者乎。周公以鳥之爲巢如此。比君之爲國。亦當思患而預

防之。孔子讀而贊之。以爲知道也。

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

般音盤。樂音洛。敖音傲。○言其縱欲偷安。亦惟日不足也。

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結上文之意。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

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孽魚列反。○詩·大雅文王之篇。永。長也。言·猶念也。配·合也。命·天命也。此言禍之自己求者。太甲。商書篇名。孽·禍也。違·避也。活·生也。

書作道。道·猶緩也。此言禍之自己求者。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

朝矣。

朝音潮。○俊傑。才德之異於衆者。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

廛

市宅也。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或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蓋逐末者多。則廛以抑之。少則不必廛也。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

願出於其路矣。

解見前篇。

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

但使出力以助

耕公田。而不稅其私田也。

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

氓音盲。○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

家之征。鄭氏謂宅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也。今戰國時。一切取之。市宅之民。已賦其廛。又令出此夫里之布。非先王之法也。氓·民也。

信能

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呂氏曰。奉行天命。謂之天吏。廢興存亡。惟天所命。不敢不從。若湯武是也。○此章言能行王政。則寇戎爲父子。不行王政。則赤子爲仇讎。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

心。天地以生物爲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

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言衆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能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間。惟

聖人全體此心。隨感而應。故其所行。無非不忍人之政也。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

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

也。非惡其聲而然也。怵音黠。內讀爲納。要平聲。惡去聲。下同。○乍。猶忽也。怵惕。驚動貌。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此卽所謂不忍人之心也。內。結。要。求。聲。名也。言乍

見之時。便有此心。隨見而發。非由此三者而然也。程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謝氏曰。人須是識其真心。方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怵惕。乃真心也。非思而得。非勉而中。天理之自然也。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卽人欲之私矣。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

非之心。非人也。惡去聲。下同。○羞。恥己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己也。讓。推以與人也。是。知其善而以爲是也。非。知其惡而以爲非也。人之所以爲心。不外乎是四者。故因論

惻隱而悉數之。言人若無此。則不得謂之人。所以明其必有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

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端。緒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猶有物在中而緒見於外也。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四體。四肢。人之所必有者也。自謂不能者。物欲蔽之耳。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

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擴音廓。推

廣之意。充。滿也。四端在我。隨處發見。知皆即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己者矣。能由此而遂充之。則四海雖遠。亦吾度內。無難保者。不能充之。則難事之至近而不能矣。○此章所論人之性情。心之體用。本然全具。而各有條理如此。學者於此。反求默識而擴充之。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可以無不盡矣。○程子曰。人皆有是心。惟君子爲能擴而充之。不能然者。皆自棄也。然其充與不充。亦在我而已矣。又曰。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爲四端。則信在其中矣。愚按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故土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王焉。其理亦猶是也。 ○孟子曰。矢人豈

不仁於函人哉。矢人唯恐不傷人。函人唯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

函音含。○函。甲也。側隱之心人皆有之。是矢人之心。本非不如函人之仁也。巫者爲人所祝。利人之生。匠者作爲棺椁。利人之死。 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

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焉於慶反。夫音扶。猶以

爲美。人擇所以自處而不於仁。安得爲智乎。此孔子之言也。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故曰尊爵。在人則爲本心全體之德。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

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者也。故曰安宅。此又孟子釋孔子之意。以爲仁道之大如此。而自不爲之。豈非不智之甚乎。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

恥爲役。由弓人而恥爲弓。矢人而恥爲矢也。由與猶通。○以不仁故不智。不智故不知禮義之所在。如恥之。莫如爲

仁。此亦因人愧恥之心。而引之使志於仁也。不言智禮義者。仁該全體。能爲仁。則三者在其中矣。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

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中去聲。○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修如此。周子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諱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程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亦可謂百世之師矣。禹聞善言則

拜。書曰。禹拜昌言。蓋不待有過。而能屈己以受天下之善也。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上舍

聲。樂音洛。○言舜之所爲。又有大於禹與子路者。善與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爲私也。己未善。則無所繫吝而舍以從人。人有善。則不待勉強而取之於己。此善與人同之目也。自耕稼陶漁以至

爲帝。無非取於人者。舜之側微。耕于歷山。陶于河濱。漁于雷澤。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故君子

莫大乎與人爲善。與。猶許也。助也。取彼之善而爲之於我。則彼益勤於爲善矣。是我助其爲善也。能使天下之人皆勤於爲善。君子之善。孰大於此。○此章言聖賢樂善之誠。初無彼此之間。故其在人者有以裕於己。在己者有以及於人。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

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朝音潮。惡惡上去聲。下如字。浼莫罪反。○塗。泥也。鄉人。鄉

說文曰。動作切切也。不屑就。言不以就之為潔。而切切於是也。已。語助辭。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

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

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

去已。佚音逸。袒音但。裼音錫。裸魯果反。程音程。焉能之焉於慶反。○柳下惠。魯大夫展禽。居柳下而謚惠也。不隱賢。不枉道也。遺佚。放棄也。阨。困也。憫。憂也。爾為爾至焉能浼我哉。惠之言也。袒裼。露臂也。

裸程。露身也。由由。自得之貌。偕。並處也。不自失。不失其正也。援而止之而止者。言欲去而可留也。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

子不由也。隘。狹窄也。不恭。簡慢也。夷惠之行。固皆造乎至極之地。然既有所偏。則不能無弊。故不可由也。

孟子集注卷四

公孫丑章句下

凡十四章。自第二章以下。記孟子出處行實爲詳。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天時。謂時日支干孤虛王相之屬也。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和也。

三里之

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

天時不如地利也。

夫音扶。○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郭。外城。環。圍也。言四面攻圍。曠日持久。必有值天時之善者。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

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革。甲也。粟。穀也。委。棄

也。言不得民心。民不爲守也。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

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

城。界。限也。

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尹氏曰。言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

而已。○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

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章內朝並音潮。惟朝將之朝如字。造七到反。下同。○王齊王也。孟子本將

朝王。王不知而託疾以召孟子。故孟子亦以疾辭也。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

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者，昨日也。或者，疑辭。辭疾而出弔。與孔子不見孺悲取瑟而歌同意。王使人

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

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要平聲。○孟仲子，趙氏以爲孟子的從昆弟。學於孟子

者也。采薪之憂，言病不能采薪。謙辭也。仲子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令勿歸而造朝。以實已言。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

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

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曰：是何

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

人莫如我敬王也。惡平聲。下同。○景丑氏。齊大夫家也。景子。景丑也。惡。歎辭也。景丑所言。敬之小者也。孟子所言。敬之大者也。景子曰。否。非此之

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

不相似然。夫音扶。下同。○禮曰。父命呼。唯而不諾。又曰。君命召。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言孟子本欲朝王。而聞命中止。似與此禮之意不同也。曰。豈謂是與。曾子

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

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

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與平聲。慊口謙反。長上聲。○慊。恨也。少也。或作嫌。

字書以為口銜物也。然則慊亦但為心有所銜之義。其為快為足為恨為少。則因其事而所銜有不同耳。孟子言我之意。非如景子之所言者。因引曾子之言。而云夫此豈是不義。而曾子肯以為言。是或別有一種道理也。達。通也。蓋通天

下之所尊。有此三者。曾子之說。蓋以德言之也。今齊王但有爵耳。安得以此慢於齒德乎。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

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樂音洛。○大有為之君。大有作為。非常之君也。程子曰。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

非欲自為尊大也。為是故耳。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

後臣之故不勞而霸。先從受學。師之也。後以為臣。任之也。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

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好去聲。醜。類也。尚。過也。所教。謂聽從於湯之於伊尹。桓公

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為管仲者乎。不為管仲。孟子自謂也。范氏曰。孟子之於齊。處

賓師之位。非常仕有官職者。故其言如此。此章見賓師不以趨走承順為恭。而以責難陳善為敬。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為重。而以貴德尊士為賢。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 ○陳臻問曰。前日於

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

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

陳臻。孟子弟子。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一百。百鎰也。 孟子曰。皆是也。皆適於義也。 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

餽。辭曰。餽。予何為不受。餽。徐刃反。送行者之禮也。 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

餽之。予何為不受。為兵之為去聲。薛君以金餽孟子。為兵備。辭曰。聞子之有戒心也。 若於齊。則未有處也。

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焉於虔反。無遠行戒心之事。是未有所處也。取。猶致也。尹氏曰。言君子之

辭受取子。惟當於理而已。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

否乎。曰。不待三。

去上聲。○平陸。齊下邑也。大夫。邑宰也。戟。有枝兵也。士。戰士也。伍。行列也。去之。殺之也。

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

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

之所得爲也。

幾上聲。○子之失伍。言其失職。猶士之失伍也。距心。大夫名。對言此乃王之失政使然。非我所得專爲也。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

牧之者。則必爲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

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

爲去聲。死與之與平聲。○牧之。養之也。牧。牧地也。芻。草也。孟子言若不得自專。何不致其事而去。

他日見於王

曰。王之爲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爲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

罪也。

見音現。爲王之爲去聲。○爲都。治邑也。邑有先君之廟曰都。孔。大夫姓也。爲王誦其語。欲以諷曉王也。○陳氏曰。孟子一言而齊之君臣舉知其罪。固足以興邦矣。然而齊卒不得爲善國者。豈非說而不釋。從而不改。

故○孟子謂蚺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爲其可以言也。今旣數月矣。

未可以言與。

蚺音運。靈烏花反。爲去聲。與平聲。○蚺鼃。齊大夫也。靈丘。齊下邑。似也。言所爲近似有理。可以言。謂士師近王。得以諫刑罰之不中者。

蚺鼃諫於王

而不用。致爲臣而去。致。猶還也。齊人曰：所以爲蜚蜮，則善矣。所以自爲，則吾不知也。

爲去聲。○譏孟子道不行而不能去也。

公都子以告。公都子。孟子弟子也。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

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

哉。官守。以官爲守者。言責。以言爲責者。綽綽。寬貌。寬意也。孟子居賓師之位，未嘗受祿，故其進退之際，寬裕如此。尹氏曰：進退久速，當於理而已。○孟子爲卿於齊，出弔

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驪爲輔行。王驪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

蓋古盍反。見音現。○蓋。齊下邑也。王驪。王嬖臣也。輔行。副使也。反。往而還也。行事。使事也。

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爲小矣。齊滕之路，

不爲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旣或治之，予何言哉。夫音扶。○王驪蓋攝卿以行，故曰齊

卿。夫旣或治之，言有司已治之矣。孟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如此。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

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孟子仕於齊，喪母。

歸葬於魯。嬴。齊南邑。充虞。孟子弟子。嘗董治作棺之事者也。嚴。嚴、急也。木。棺木也。以。已通。以美。太美也。

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

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爲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稱去聲。○度。厚薄尺寸也。中古。周公制禮時也。稭稻之。與棺相稱也。欲

其堅厚久遠。非特爲人觀視之美而已。

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

之。吾何爲獨不然。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得之爲有財。言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

獨無悛乎。比必二反。悛音效。○比。猶爲也。化者。死者也。悛。快也。言爲死者不使土近其肌膚。於人子之心。豈不快然無所恨乎。吾聞之君子。不以天下

儉其親。送終之禮。所當得爲而不自盡。是○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

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

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伐與之與平聲。下伐與殺與同。

夫音扶。○沈同。齊臣。以私問。非王命也。子噲子之。事見前篇。諸侯土地人民。受之天子。傳之先君。私以與人。則與者受者皆有罪也。仕。爲官也。士。卽從仕之人也。齊人伐燕。或問曰。

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

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

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

燕伐燕。何爲勸之哉。

天吏解見上篇。言齊無道。與燕無異。如以燕伐燕也。史記亦謂孟子勸齊伐燕。蓋傳聞此說之誤。○楊氏曰。燕固可伐矣。故孟子曰可。使齊王能誅其君。弔其民。何不

可之有。乃殺其父兄。虜其子弟。而後燕人畔之。乃以是歸咎孟子之言。則誤矣。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

齊破燕後二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爲王。 陳

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爲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

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

盡也。而况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

惡。監皆平聲。○陳賈。齊大夫也。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武王勝商殺紂。立紂子武庚。而使管叔與弟蔡叔霍叔監其國。

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與武庚畔。周公討而誅之。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

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

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與平聲。○言周公乃管叔之弟。管叔乃周公之兄。然則周公不知管叔之將畔而使之。

其過有所不免矣。或曰。周公之處管叔。不如舜之處象。何也。游氏曰。象之惡已著。而其志不過富貴而已。故舜得

以是而全之。若管叔之惡則未著。而其志其才。皆非象比也。周公詎忍逆探其兄之惡而棄之耶。周公愛兄。宜無不盡

者。管叔之事。聖人之不幸也。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

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

順之。又從爲之辭。

更平聲。○順。猶遂也。更。改也。辭。辯也。更之則無損於明。故民仰之。順而爲之辭。則其過愈深矣。實賈不能勉其君以遷善改過。而教之以途非文過也。○林氏曰。齊

王慚於孟子。蓋羞惡之心。有不能自己者。使其臣有能因是心而將順之。則義不可勝用矣。而陳賈鄙夫。方且爲之曲爲辯說。而沮其遷善改過之心。長其飾非拒諫之惡。故孟子深責之。然此書記事。散出而無先後之次。故其說必參考而後通。若以第二篇十章十一章。置於前章之後。此章之前。則孟子之意。不待論說而自明矣。

○孟子致爲臣而歸。

孟子久於齊而道不行。故去也。

王就見孟

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

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

潮音

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

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爲我言之。

爲去聲。○時子。齊臣也。中國。當國之中也。

萬鍾。穀祿之數也。鍾。量名。受六斛四斗。矜。敬也。式。法也。盍。何不也。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

子。陳子。即陳臻也。

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爲

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

齊側皆反。復扶又反。語去聲。○齊宿。齊成越宿也。繆公尊禮子思。常使人候伺道達誠意於其側。乃能安而留之也。灑柳。管人。申詳。子張之子也。繆公

尊之不如子思。然二子義不苟容。非有賢者在其君之左右。維持調護之。則亦不能安其身矣。

子爲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

絕子乎。

長上聲。○長者。孟子自稱也。言齊王不使子來。而子自欲爲王留我。是所以爲我謀者。不及繆公留子思之事。而先絕我也。我之臥而不應。豈爲先絕子乎。

○孟子去齊。尹

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

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

語去聲。○尹士。齊人也。

干。求也。澤。恩澤也。濡滯。遲留也。

高子以告。高子。亦齊人也。孟子弟子也。

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

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

夫音扶。下同。惡平聲。○見王。欲以行道也。今道不行。故不得已而去。非本欲如此也。

予

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爲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

所改必指一事而言。然今不可考矣。

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爲善。

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

浩然。如水之流不可止也。○楊氏曰。

成王天資朴實。如好勇好貨好色好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於孟子。故足以爲善。若乃其心不然。而謬爲大言以欺人。是人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何善之能爲。予豈若是小丈夫然

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悻形頂反。見音現。

悻悻。怒意也。窮。盡也。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此章見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愛君澤民。惓惓之餘意。李氏曰。於此見君子憂則遠之情。而荷蕢者所以爲果也。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

天。不尤人。路問。於路中間也。豫。悅也。尤。過也。此二句實孔子之言。蓋孟子嘗稱之以教人耳。曰。彼一時。此一時也。彼。前日。此。今日。五百年

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自堯舜至湯。自湯至文武。皆五百餘年而聖人出。名世。謂其人德業聞望。可名於一世者。爲之輔佐。若皋陶稷契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

之。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周。謂文武之間。數。謂五百年之期。

時。謂亂極思治可以有爲之日。於是而不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

舍我其誰也。吾何爲不豫哉。夫音扶。舍上聲。言當此之時。而使我不過於齊。是天未欲平治天下也。然天意未可知。而其具又在我。我何爲不豫哉。然則孟子雖若有不豫然者。

而實未嘗不豫也。蓋聖賢憂世之志。樂天之誠。有並行而不悖者。於此見矣。○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

乎。休地

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

崇亦地名。孟子始見齊王。必有所不合。故有去

志。變。謂

變其去志。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師命。師旅之命也。國既被兵。難請去也。○孔氏曰。仕而受祿。禮也。不受齊祿。義

也。義之所在。禮有時而變。孫丑欲以一端裁之。不亦誤乎。

孟子集注卷五

滕文公章句上 凡五章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世子。太子也。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道。言也。性

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至善。未嘗有惡。人與堯舜初無少異。但衆人汨於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爾。故孟子與世子言。每道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而不懈

於用力也。門人不能悉記其辭。而撮其大旨如此。程子曰。性卽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卽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爲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

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復扶又反。夫

音扶。○時人不知性之本善。而以聖賢爲不可及。故世子於孟子之言不能無疑。而復來求見。蓋恐別有卑近易行之說也。孟子知之。故但告之如此。以明古今聖愚。本同一性。前言已盡。無復有他說也。成覲謂

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

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覲古覲反。○成覲。人姓名。彼。謂聖賢也。有爲者亦若是。言人能有爲。則皆如

舜也。公明姓，儀名。魯賢人也。文王我師也。蓋周公之言，公明儀亦以文王爲必不可師，故誦周公之言，而歎其不我欺也。孟子既告世子以道無二致，而復引此三言以明之。欲世子篤信力行，以師聖賢，不當復求他說也。今

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瞑莫旬反。眩音縣。

絕，猶截也。書，商書說命篇。瞑眩，憤亂。言滕國雖小，猶足爲治，但恐安於卑近，不能自克，則不足以去惡而爲善也。○愚案孟子之言性善，始見於此，而詳具於告子之篇。然默識而旁通之，則七篇之中，無非此理。其所以擴前

聖之未發，而有功於聖人之門。程子之言信矣。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

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傅也。大故，大喪

也。事，謂喪禮。 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

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

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齊音資，統所居反，飭諸延反。

○當時諸侯莫能行古喪禮，而文公獨能以此爲問，故孟子善之。又言父母之喪，固人子之心所自盡者。蓋悲哀之情，痛疾之意，非自外至，宜乎文公於此有所不能自己也。但所引曾子之言，本孔子告樊遲者，豈曾子嘗誦之以告其門人

歟？三年之喪者，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也。齊，衣下縫也。不緝曰斬衰。緝之曰齊衰。疏，麤也。麤布也。飭，糜也。喪禮，三日始食粥。既葬，乃疏食。此古今貴賤通行之禮也。 然友

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父兄，同姓老

臣也。滕與魯俱文王之後，而魯祖周公爲長，兄弟宗之。故滕謂魯爲宗國也。然謂二國不行三年之喪者，乃其後世之失。非周公之法本然也。志，記也。引志之言而釋其意，以爲所以如此者。蓋爲上世以來，有所傳受，雖或不同，不可改也。然志所言，本謂先王之世，舊俗所傳，禮文

小異，而可以通行者耳。不謂後世失禮之甚者也。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

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爲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

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歠粥，面深墨，卽位而

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

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好爲皆去聲。復扶又反。獸川悅反。○不我足，謂不以我

責之於己。冢宰，六卿之長也。獸，飲也。深墨，甚黑色也。卽，就也。尚，加也。論語作上，古字通也。偃，伏也。孟子言但在世子自盡其哀而已。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

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

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外。居喪不言。故未有命令教戒也。可謂曰知。疑有闕誤。或曰皆謂世子之知禮也。○林氏曰。孟子之時。喪禮既壞。然三年之

喪。惻隱之心。痛疾之意。出於人心之所固有者。初未嘗亡也。惟其溺於流俗之弊。是以喪其良心而不自知耳。文公見孟子而聞性善堯舜之說。則固有以啓發其良心矣。是以前此而哀痛之誠心發焉。及其父兄百官皆不欲行。則亦反躬自責。悼其前行之不足以取信。而不敢有非其父兄百官之心。雖其資質有過人者。而學問之力。亦不可誣也。及其斷然行之。而遠近見聞無不悅服。則以人心之所同然者。自我發之。而彼之心悅誠服。亦有所不期然而然者。人性之善。豈不信哉。

○滕文公問爲國。

文公以禮聘孟子。故孟子至滕。而文公問之。

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

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綯音陶。亟紀力反。○民事。謂農事。詩。邠風七月之篇。于。往取也。綯。絞也。亟。急也。乘。升也。播。

布也。言農事至重。人君不可以爲緩而忽之。故引詩言治屋之急如此者。蓋以來春將復始播百穀。而不暇爲此也。民之爲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

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

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

音義並見前篇。

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

能以禮接下。儉則能取民以制。

陽虎曰。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

陽虎。陽貨。魯季氏家臣也。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虎之言此。恐爲仁之害於富也。孟子引

之。恐爲富之害於仁也。君子小人。每相反而已矣。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

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

徹敕列反。藉子夜反。○此以下。乃言制民常產。與其取之之制也。夏時一夫授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爲貢。商人始爲井田之制。以六

百三十畝之地。畫爲九區。區七十畝。中爲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周時一夫授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其實皆

什一者。貢法固以十分之一爲常數。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考。周制則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爲廬舍。一夫所耕公田實計十畝。通私田百畝。爲十一分而取其一。蓋又輕於什一矣。竊料商制亦當似此。而以十四畝爲廬舍。一夫

實耕公田七畝。是亦不過什一也。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徹。通也。均也。藉。借也。

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

取盈焉。爲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

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樂音洛。盼五禮反。從目從分。或音普。覓反者非。養去聲。惡平聲。○龍子。古賢人。狼戾。猶狼藉。言多也。

糞。擁也。盈。滿也。盼。恨視也。勤動。勞苦也。稱。舉也。貸。借也。取物於人。而出息以償之也。益之。以足取盈之數也。稚。幼子也。○孟子嘗

言文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二者王政之本也。今世祿滕已行之。惟助法未行。故取於民者無制耳。蓋世祿者。授之土田。使之食其公田之入。實與助法相爲表裏。所以使君子野人各有定業。而上下相安者也。故下文遂言助

法。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雨子付反。○詩。小雅大田

之篇。雨。降雨也。言顛天雨於公田。而遂及私田。先公而後私也。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常時助法盡廢。典籍不存。惟有此詩。可見周亦用助。故引之也。

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庠以養老爲義。校以教民爲義。序以習射爲義。皆鄉學也。學。國學也。共之。無異名也。倫。序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

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倫也。庠序學校。皆以明此而已。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滕國徧小。雖行仁政。未必能興王業。然爲王者師。則雖不

有天下。而其澤亦足以及天下矣。聖賢至公無我之心。於此可見。詩云。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

新子之國。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後稷以來。舊爲諸侯。其受天命而有天下。則自文王始也。子。指文公。諸侯未踰年之稱也。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

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

夫音扶。○畢戰。滕臣。文公因孟子之言。而使畢戰主爲井地之事。故又使之來問其詳也。井地。卽井田也。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此法不修。則田無定分。而豪強得以兼井。故井地有不均。賦無定法。而貪暴得以多取。故穀祿有不平。此欲行仁政者之所以必從此始。而暴君汙吏。則必欲慢而廢之也。有以正之。則分田制祿。可不勞而定矣。夫滕壤地徧小。將爲君子焉。將

爲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

夫音扶。養去聲。○言賸地雖小。然其開亦必有爲君子而仕者。亦必有爲野人而耕者。是以

分田制祿之法。不可偏廢也。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此分田制祿之常法。所以治野人使養君子也。野。郊外都鄙之地也。九一而助。爲公田而行

助法也。國中。郊門之內。鄉塗之地也。田不井授。但爲溝洫。使什而自賦其一。蓋用貢法也。周所謂徹法者蓋如此。以此推之。當時非惟助法不行。其貢亦不止什一矣。

卿以下必有圭田。

圭田五十畝。

此世祿常制之外。又有圭田。所以厚君子也。圭。潔也。所以奉祭祀也。不言世祿者。賸已行之。但此未備耳。

餘夫二十五畝。

程子曰。一夫上父母。下妻

子。以五口八口爲率。受田百畝。如有弟。是餘夫也。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俟其壯而有室。然後更受百畝之田。愚案。此百畝常制之外。又有餘夫之田。以厚野人也。

死徙無出鄉。鄉田

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

死。謂葬也。徙。謂徙其居也。同井者。八家也。友。猶伴也。守望。

防寇盜也。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

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

養去聲。別彼列反。○此詳言井田形體之制。乃周之助法也。公田以爲君子之祿。而私田野人之所受。先公後私。所以別君子野人之分也。不言君子。

據野人而言。省文耳。上言野及國中二法。此獨詳於治野者。國中貢法。當時已行。但取之過於什一爾。

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夫音扶。○井地之法。諸侯皆去其籍。此特其大略而已。潤澤。謂因時制宜。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乎先王之意也。○呂氏曰。子張子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爲急。講求法制。粲然備具。要之可以行

於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耳。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爲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衆。苟慮之有術。斯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買田一方。畫爲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當卹愚。厚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而卒。○愚案。喪禮經界兩章。見孟子之學。識其大者。是以雖當禮法廢壞之後。制度節文。不可復考。而能因略以致詳。推舊而爲新。不屑屑於既往之迹。而能合乎先王之意。真可謂命世亞聖之才矣。○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

受一廛而爲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爲食。衣去聲。捆音闔。○神農。

炎帝神農氏。始爲耒耜。教民稼穡者也。爲其言者。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許姓。行名也。踵門。足至門也。仁政。上章所言井地之法也。廛。民所居也。氓。野人之稱。褐。毛布。屨者之服也。捆。扣揅之欲其堅也。以爲食。賣以供食也。程子曰。許行所謂神農之言。乃後世稱述上古之事。失其義理者耳。猶陰陽醫方。稱黃帝之說也。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

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人氓。陳良。楚之儒者。耜。所以起土。耒。其柄也。陳相見

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

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饗殮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

而以自養也。惡得賢。

饗音雅。煢音孫。惡平聲。○饗煢。熟食也。朝曰饗。夕曰煢。言當自炊爨以爲食。而兼治民事也。厲。病也。許行此言。蓋欲陰壞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之法。

孟

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爲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爲之與。曰。否。以粟易之。

衣去聲。與平聲。○釜。所

以煮。甑。所以炊。爨。然火也。鐵。耜屬也。此語八反。皆孟子問而陳相對也。

以粟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

粟者。豈爲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爲紛紛

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

舍去聲。○此孟子言而陳相對也。械

器。釜甑之屬也。陶。爲甑者。冶。爲釜鐵者。舍。止也。或讀屬上句。舍。謂作陶冶之處也。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有大人之事。有

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

於人。天下之通義也。

與平聲。食音嗣。○此以下皆孟子言也。路。謂奔走道路。無時休息也。治於人者。見治於人也。食人者。出賦稅以給公上也。食於人者。見食於人也。此四句皆古語。

而孟子引之也。君子無小人則飢。小人無君子則亂。以此相易。正猶農夫陶治以粟與機器相易。乃所以相濟而非所以相病也。治天下者。豈必耕且爲哉。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

水橫流。汜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

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

禹疏九河。濬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

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

濬音藥。濟子禮反。漯他合反。○天下猶未平者。洪荒之世。生民之

害多矣。聖人迭興。漸次除治。至此尙未盡平也。洪。大也。橫流。不由其道。而散溢妄行也。汜濫。橫流之貌。嗚

布也。益。舜臣名。烈。熾也。禽獸逃匿。然後禹得施治水之功。疏。通也。分也。九河。曰徒駭。曰太史。曰馬

頰。曰覆釜。曰胡蘇。曰簡。曰潔。曰鉤盤。曰鬲津。濬。亦疏通之意。濟漯。二水名。決排。皆去其壅塞也。汝漢

淮泗。亦皆水名也。據禹貢及今水路。惟漢水入江耳。汝泗入淮。而淮自入海。此謂四水皆入於江。記者之誤也。

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

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

耕乎。

契音薛。別彼列反。長放皆上聲。勞來皆去聲。○言水土平。然後得以教稼穡。衣食足。然後得以施教化。后稷。官名。襄爲之。然言教民。則亦非並耕矣。樹。亦種也。藝。殖也。契。亦舜臣名也。司徒。官名。

也。

人之有道。言其皆有秉彝之性也。然無教則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聖人設官而教以人倫。亦因其固有者而道之耳。書曰。天敘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此之謂也。放勳。本史臣贊堯之辭。孟子因以爲堯號也。德。猶惠也。堯言

勞者勞之。來者來之。邪者正之。枉者直之。輔以立之。翼以行之。使自得其性矣。又從而提撕警覺。以加惠焉。不使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蓋命契之辭也。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

不得禹皋陶爲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己憂者。農夫也。

夫音扶。易去聲。○易。治也。堯舜之憂民。非事事而憂

之也。急先務而已。所以憂民者其大如此。則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耕矣。

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

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

爲易並去聲。○分人以財。小惠而已。教人以善。雖有愛民之實。然其所及。亦有限而難久。惟若堯

之得舜。舜之得禹皋陶。乃所謂爲天下得人者。而其恩惠廣大。教化無窮矣。此其所以爲仁也。

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

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

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與去聲。○則。法也。蕩蕩。廣大之貌。君哉。言盡君道也。魏魏。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爲樂也。吾聞用

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

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

倍之。此以下。實陳相倍師而學許行也。夏。諸夏禮義之教也。變夷。變化蠻夷之人也。變於夷。反見變化於蠻夷之人也。產。生也。陳良生於楚。在中國之南。故北遊而學於中國也。先。過也。豪傑。才德出衆之稱。言其

能自拔於流俗也。倍。與背同。言陳良用夏變夷。陳相變於夷也。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

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

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

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尙已。任。平聲。彌。上聲。暴。蒲木反。皜。音杲。○三年。古者爲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也。任。擔也。場。冢上之壇場也。有若似聖人。蓋其言行氣象有

似之者。如檀弓所記子游謂有若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所事孔子。所以事夫子之禮也。江漢水多。言濯之潔也。秋日燥烈。言暴之乾也。皜皜。潔白貌。尙。加也。言夫子道德明著。光輝潔白。非有若所能彷彿也。或曰。此三語者。孟子

贊於曾子之辭也。今也南蠻馱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

獸亦作貳。古役反。○獸。博勞也。惡聲之鳥。南蠻之聲似之。指許行也。

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

谷者。

小雅伐木之詩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

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

之學。亦爲不善變矣。

魯頌。閔宮之篇也。膺。擊也。荆。楚本號也。舒。國名。近楚者也。懲。艾也。案今此詩爲僖公之頌。而孟子以周公言之。亦斷章取義也。

從許子

之道。則市買不貳。國中無僞。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買

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買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買相若。屨大小同。則買相若。

賈音價。下同。○陳相又言許子之道如此。蓋神農始爲市井。故許行又託於神農。而有是說也。五尺之童。言幼小無知也。許行欲使市中所弼之物。皆不論精粗美惡。但以長短輕重多寡大小爲價也。曰。夫物之

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

小屨同賈。人豈爲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僞者也。惡能治國家。

夫音扶。蓰音師。又山綺反。

比必二反。惡平聲。○倍。一倍也。蓰。五倍也。什伯千萬。皆倍數也。比。次也。孟子言物之不齊。乃其自然之理。其有精粗。猶其有大小也。若大屨小屨同價。則人豈肯爲其大者哉。今不論精粗。使之同價。是使天下之人。皆

不肯爲其精者。而競爲濫惡之物以相欺耳。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尙病。

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辟音壁。又音闕。○墨者。治墨翟之道者。夷姓之名。徐辟。孟子弟子。孟子稱疾。疑亦託辭以觀其意之誠否。他日又求見

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

治喪也。以薄爲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爲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

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不見之見音現。○又求見。則其意已誠矣。故因徐辟以質之如此。直。盡言以相正也。莊子曰。墨子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是墨之治

喪。以薄爲道也。易天下。謂移易天下之風俗也。夷子學於墨氏而不從其教。其心必有所不安者。故孟子因以詰之。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

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

子曰。夫夷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爲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

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音夫

扶。下同。匍音蒲。匍匐北反。○若保赤子。周書康誥篇文。此儒者之言也。夷子引之。蓋欲擬儒而入於墨。以拒孟子之非己。又曰。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則推墨而附於儒。以釋己所以厚葬其親之意。皆所謂遁辭也。孟子言人之愛

其兄子。與鄰之子。本有差等。書之取譬。本爲小民無知而犯法。如赤子無知而入井耳。且人物之生。必各本於父母而無二。乃自然之理。若天使之然也。故其愛由此立。而推以及人。自有差等。今如夷子之言。則是視其父母。本

無異於路人。但其施之之序。姑自此始耳。非二本而何哉。然其於先後之間。猶知所擇。則又其本心之明。有終不得而息者。此其所以卒能受命而自覺其非也。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

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類有泚。睨而

不視。夫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藪。裡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

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泚音泚。嘬楚怪反。泚七禮反。睨音詣。爲去聲。藪力追反。裡力知反。○因夷子厚葬其親而言此。以深明一本之意。上世。譚太古也。

委。棄也。壑。山水所趨也。蚋。蚊屬。姑。語助聲。或曰螻蛄也。嘬。攢共食之也。藪。類也。泚。泚然汗出之貌。睨。邪視也。視。正視也。不能不視。而又不忍正視。哀痛迫切。不能爲心之甚也。非爲人泚。言非爲他人見之

而然也。所謂一本者。於此見之。尤爲親切。蓋惟至親故如此。在他人。則雖有不忍之心。而其哀痛迫切。不至若此之甚矣。反。覆也。藪。土籠也。裡。土壘也。於是歸而掩覆其親之尸。此葬埋之禮所由起也。此掩其親者。若所當

然。則孝子仁人所以掩其親者。必有其道。而不以薄爲貴矣。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慙然爲閒曰。命之矣。慙音武。閒如字。○慙然。茫然自失。

之貌。爲閒者。有頃之閒也。命。猶教也。言孟子已教我矣。蓋因其本心之明。以攻其所學之蔽。是以吾之言易入。而彼之惑易解也。

孟子集注卷六

滕文公章句下

凡十章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

尋。宜若可爲也。

王去聲。○陳代。孟子弟子也。小。謂小節也。枉。屈也。直。伸也。八尺曰尋。枉尺直尋。猶屈己一見諸侯。而可以致王霸。所屈者小。所伸者大也。

孟子曰。昔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

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

喪去聲。○田。獵也。虞人。守苑囿之吏也。招大夫以旌。招虞人以皮冠。元。首也。招大夫以旌。招虞人以皮冠。元。首也。

也。志士固窮。常念死無棺槨。寒溝壑而不恨。勇士輕生。常念戰鬪而死。喪其首而不顧也。此二句。乃孔子歎美虞人之言。夫虞人招之。不以其物。尚守死而不往。況君子豈可不待其招而自往見之邪。此以上告之以不可往見之意。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

夫音扶。與平聲。○此以下。

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夫所謂枉小而所伸者大則爲之者。計其利耳。一有計利之心。則雖枉多伸少而有利。亦將爲之邪。甚言其不可也。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

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彊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

乘去聲。彊上聲。女音汝。爲去聲。舍上聲。○趙簡子。晉大夫趙鞅也。王良。善御者也。嬖奚。簡子宰

臣。與之乘。爲之御也。復之。再乘也。彊而後可。嬖奚不肯。彊之而後肯也。一朝。自晨至食時也。掌。專主也。範。法度也。詭遇。不正而與禽遇也。言奚不善射。以法馳驅則不獲。廢法詭遇而後中也。詩。小雅車攻之篇。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皆中而力。今嬖奚不能也。貫。習也。

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也。

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比必二反。○比。阿黨也。若丘陵。言多也。○或曰。居今

之世。出處去就。不必一一中節。欲其一一中節。則道不得行矣。楊氏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己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是以孔孟雖在春秋戰國之時。而進必以正。以至終不得行而死也。使不恤其去就。而可以行道。孔孟當先爲之矣。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

居而天下熄。

景春。人姓名。公孫衍、張儀。皆魏人。怒則說諸侯使相攻伐。故諸侯懼也。

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乎？子未學

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焉於慶反。冠去聲。女家之女音汝。○加冠於首日。冠。女家。夫家也。婦人內夫家。以嫁爲歸也。夫子。夫也。女子從人。以順爲正道也。蓋言二子阿諛苟容。竊取權勢。乃妾婦順從之道耳。非丈夫之事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

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與民由之。推其所得於人也。獨行其道。守其所得於己也。淫。蕩其心也。移。變其節也。屈。挫其志也。○何叔京曰。戰國之時。聖賢道否。天下不復見其德業之盛。但見意巧之徒。得志橫行。氣燄可畏。遂以爲大丈夫。不知由君子觀之。是乃妾婦之道耳。何足道哉。○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

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

無君則弔。傳直戀反。質與贊同。下同。○周霄。魏人。無君。謂不得仕而事君也。皇皇。如有求而弗得之意。出疆。謂失位而去國也。質。所執以見人者。如士則執雉也。出疆載之者。將以見所適國之君而事之也。

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周霄問也。以。已通。太也。後章放此。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

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爲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

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

盛音成。纁素刀反。皿武永反。禮曰：諸侯爲藉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耕，而庶人助以終畝。收而藏之御廩，以供宗廟之粢盛，使世婦蠶于公桑蠶室，奉繭以示于君，遂獻于夫人。夫人

副禘受之。纁三盆手。遂布于三宮世婦。使纁以爲黼黻文章。而服以祀先王先公。又曰：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黍稷曰粢。在器曰盛。性殺，性必特殺也。皿，所以覆器者。出疆必載質，何也。

周霄問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爲出疆舍其耒耜哉？爲去聲。舍上聲。曰：晉國

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

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

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

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爲去聲。妁音酌。隙去逆反。惡去聲。晉國。解見首篇。仕國，謂君子游宦之國。霄意

以孟子不見諸侯爲難仕，故先問古之君子仕否。然後言此以風切之也。男以女爲室，女以男爲家。妁，亦媒也。言爲父母者，非不願其男女之有室家，而亦惡其不由道。蓋君子雖不潔身以亂倫，而亦不殉利而忘義也。○彭

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

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更平聲。乘從皆去。

聲。傳直戀反。簞音丹。食音嗣。彭更。孟子弟子也。秦。侈也。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言不以舜爲泰。但謂今之士無功而食人之食。則不可也。曰：子不

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

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

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羨延面反。通功易事。謂通人之功而交易其事。羨。餘也。有餘。言無所貿易。而積於無用也。梓人匠人。木工也。輪人

輿人。車工也。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爲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

子何以其志爲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與平

聲。可食而食。食志。食功之食。皆音嗣。下同。孟子言自我而言。固不求食。自彼而言。凡有功者則當食之。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

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墁。武安反。子食之食亦音嗣。墁。牆壁之飾也。毀瓦畫墁。言無功而有害也。既

曰食功。則以士爲無事而食者。真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矣。○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

如之何。

惡去聲。○萬章，孟子弟子。宋王偃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欲霸天下，疑即此時也。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

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

不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眾往為之耕，老

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

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

遺唯季反，盛音成，往為之為去聲，饋食酒食之食音嗣，要平聲，餉式亮反。○萬，國名。伯，爵也。放而不祀，放縱無

道，不祀先祖也。粢，粟。湯之民，其民，葛民也。授，與也。餉，亦饋也。書，商書仲虺之誥也。仇餉，言與餉者為仇也。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

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讎也。

為去聲。○非富天下，言湯之心，非以天下為富而欲得之也。

湯始征，自葛載，十

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之望

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

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

載，亦始也。十一征，所征十一國也。餘已見前篇。

有攸不為臣，東征，綏厥士女，匪

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

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食音嗣。○按周書武成篇。載武王之言。孟子

約其文如此。然其辭時與今書文不類。今姑依此文解之。有攸不惟臣。謂助紂爲惡。而不爲周臣者。匪。與隕同。玄黃。幣也。紹。繼也。猶言事也。言其士女以饒盛玄黃之幣。迎武王而事之也。商人而曰我周王。猶商書所謂我后

也。休。美也。言武王能順天休命。而事之者皆見休也。臣附。歸服也。孟子又釋其意。言商人聞周師之來。各以其類相迎者。以武王能拯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誅之。而不爲暴虐耳。君子。謂在位之人。小人。謂細民也。

大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大誓。周書也。今書文亦小異。言武王威武奮揚。

侵彼紂之疆界。取其殘賊。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比於湯之伐桀。又有光焉。引此以證上文取其殘之義。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

首而望之。欲以爲君。齊楚雖大。何畏焉。宋賈不能行王政。後果爲齊所滅。王偃走死。○尹氏曰。爲國者能自治而得民心。則天下皆將歸往之。慎其征伐之

不早也。尙何強國之足畏哉。苟不自治。而以強弱之勢言之。是可畏而已矣。○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

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曰。使齊人傅之。

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

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

與平聲。咻音休。○戴不勝。宋臣也。齊語。齊人語也。傳。教也。咻。謹也。齊。齊語也。莊嶽。齊街里名也。

楚。楚語也。此先設譬以曉之也。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

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爲善。一薛

居州。獨如宋王何。

長上聲。○居州。亦宋臣。言小人衆而君子獨。無以成正君之功。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

曰。古者不爲臣不見。

不爲臣。謂未仕於其國者也。此不見諸侯之義也。

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

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

辟去聲。內與納同。○段干木。魏文侯時人。泄柳。魯繆公時人。文侯繆公欲見此二人。而二人不肯見之。蓋未爲臣也。已甚。過甚也。迫。謂求見之切也。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矚

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矚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

不見。

欲見之見音現。惡去聲。矚音勗。○此又引孔子之事。以明可見之節也。欲見孔子。欲召孔子來見已也。惡無禮。畏人以己爲無禮也。受於其家。對使人拜受於家也。其門。大夫之門也。矚。窺也。陽貨於魯爲大

夫。孔子爲士。故以此物及其不在而饋之。欲其來拜而見之也。先。謂先來加禮也。

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

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脅虛業反。○赧奴簡反。

肩。竦體。詔笑。強笑。皆小人側媚之態也。病。勞也。夏畦。夏月治畦之人也。言爲此者。其勞過於夏畦之人也。未同而言。與人未合而強與之言也。赧赧。慚而面赤之貌。由。子路名。言非已所知。甚惡之之辭也。孟子言由此二

言觀之。則二子之所養可知。必不肯不俟其禮之至。而輒往見之也。○此章言聖人禮義之中正。過之者傷於迫切而不洪。不及者淪於汗賤而可恥。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

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

去上聲。○盈之。亦宋大夫也。什一。井田之法也。關市之征。商賈之稅也。已。止也。

孟

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

以待來年。然後已。

攘如羊反。○攘。物自來而取之也。損。減也。

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知義理之不可而不

能速改。與月攘一雞何以異哉。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

予不得已也。

好去聲。下同。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

治去聲。○生。謂生民也。一治一亂。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理之常也。

當堯之時。水逆行。汎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書

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

洚音降。又胡貢胡工二反。○水逆行。下流壅塞。故水倒流而旁溢也。下。下地。上。高地也。營窟。穴處也。書。虞書大禹謨也。洚水。洚洞

無涯之水也。警。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

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菹。側魚反。掘地。掘去壅塞也。菹。澤生草

者也。地中。兩涯之閒也。險阻。謂水之氾濫也。遠。去也。消。除也。此一治也。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爲

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爲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

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壞音怪。行去聲。下同。沛。蒲內反。暴君。謂夏太康。孔甲。履癸。商武乙之類也。宮室。民居也。沛。草木之

所生也。澤。水所鍾也。自堯舜沒。至此。治亂非一。及紂而又一大亂也。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

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

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相去聲。奄。平聲。東方之國。助紂爲虐者也。飛廉。紂幸臣也。五十國。皆紂黨虐民者也。書。周書君牙之篇。丕。

大也。顯。明也。謨。謀也。承。繼也。烈。光也。佑。助也。啓。開也。缺。壞也。此一治也。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

子弑其父者有之。有作之有讀爲又。古字通用。此周室東遷之後。又一亂也。○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

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惇典。庸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

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遇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爲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愚謂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則致治之法。垂於萬世。是亦一治也。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

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

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

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

爲橫

皆去聲。字皮表反。○楊朱但知愛身。而不復知有致身之義。故無君。墨子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衆人。故無父。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絕。是亦禽獸而已。公明儀之言。義見首篇。充塞仁義。謂邪說徧滿。妨於仁義也。孟子引儀之言。以明楊墨道行。則人皆無父無君。以陷於禽獸。而大亂將起。是亦率獸食人而人又相食也。此又一亂也。

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

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

矣。爲去聲。復扶又反。○閑。衛也。放。驅而遠之也。作。起也。事。所行。政。大體也。孟子雖不得志於時。然楊墨之害。自是滅息。而君臣父子之道。賴以不墜。是亦一治也。程子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氏之害。甚

於楊墨。蓋楊氏爲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止關楊墨。爲其惑世之甚也。佛氏之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所以爲害尤甚。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

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抑。止也。兼。并之也。總結上文也。

詩

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

說見上篇。承。當也。

我亦

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行好皆去聲。○詖

淫解見前篇。辭者。說之詳也。承。繼也。三聖。禹周公孔子也。蓋邪說橫流。壞人心術。甚於洪水猛獸之災。慘於夷狄篡弑之禍。故孟子深懼而力救之。再言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所以深致意焉。然非知道之君子。孰能真知其所

以不得已之故哉。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言苟有能爲此距楊墨之說者。則其所趨正矣。雖未必知道。是亦聖人之徒也。孟子既答公都子之間。而意有未盡。故復

言此。蓋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之。不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討之。不必士師也。聖人救世立法之意。其切如此。若以此意推之。則不能攻討。而又唱爲不必攻討之說者。其爲邪詖之徒。亂賊之黨可知矣。○尹氏

曰。學者於是非之原。毫釐有差。則害流於生民。禍及於後世。故孟子辨邪說如是之嚴。而自以爲承三聖之功也。當是時。方且以好辯目之。是以常人之心而度聖賢之心也。

○匡章曰。陳仲子。

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蝻食實者過半

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

於音烏。下於陵同。蝻音曹。咽音宴。○匡章。陳仲子。皆齊人。廉。有分辨。不苟取也。於陵。地

名蟪。蟪，蟪蛄也。匍匐，言無力不能行也。咽，吞也。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仲子惡

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

擘，薄厄反。惡，平聲。蚓，音引。○巨擘，大指也。言齊人中有仲子，如衆小指中有大指也。充，推而滿之也。操，所守也。

蚓，丘蚓也。言仲子未得為廉也。必若滿其所守之志，則惟丘蚓之無求於世，然後可以為廉耳。

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

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

與，是未可知也。

夫音扶，與平聲。○槁壤，乾土也。黃泉，濁水也。抑，發語辭也。言蚓無求於人而自足，而仲子未免居室食粟，若所從來，或有非義，則是未能如蚓之廉也。

曰：是何

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纆，以易之也。

辟音壁，體音虛。○辟，織也。纆，練麻也。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

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

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鰕者。己頻顙曰：惡用是鰕鰕者為

哉！他日，其母殺是鰕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鰕鰕之肉也。出而哇之。

闊。辟音避，類與聲同。顙與聲同。子六反。惡，平聲。鰕，魚一反。哇，音蛙。○世家，世癩之家。兄名戴，食采於蓋。其入萬鍾也。歸，自於陵歸也。己，仲子也。鰕，鰕也。鰕，鰕聲也。頻顙而言，以其兄受饋為不義也。哇，吐之也。

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尙爲能充其類

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言仲子以母之食兄之室。爲不義而不食不居。其操守如此。至於妻所易之粟。於陵所居之室。既未必伯夷之所爲。則亦不義

之類耳。今仲子於此則不食不居。於彼則食之居之。豈爲能充滿其操守之類者乎。必其無求自足。如丘蚓然。乃爲能滿其志而得爲廉耳。然豈人之所可爲哉。○范氏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爲大。人之所以爲大者。以其有人倫也。仲子避兄離母。無親戚君臣上下。是無人倫也。豈有無人倫而可以爲廉哉。

孟子集注卷七

離婁章句上

凡二十
八章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離婁，古之明目者。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規，所以爲員之器也。矩，所以爲方之器也。規，所以爲員之器也。矩，所以爲方之器也。

也。師曠，晉之樂師。知音者也。六律，截竹爲箛，陰陽各六。以節五音之上下。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爲陽。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爲陰也。五音，宮商角徵羽也。范氏曰：此言治天下不可無法。

度。仁政者，治天下之法度也。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

聞去聲。○仁心，愛人之心也。仁聞者，有愛人之聲聞於人也。先王之道，仁政是也。范氏曰：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死，以羊易之，可謂有仁心。梁武帝終日一食蔬素，宗廟以麩爲犧牲，斷死刑必爲之哭泣，天下知其慈仁，可謂有仁聞。

然而宣王之時，齊國不治，武帝之末，江南大亂，其故何哉？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徒，猶空。

也。有其心，無其政，是謂徒善；有其政，無其心，是爲徒法。程子嘗言爲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權審量，讀法平價，皆不可闕。而又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也。詩云：不愆不

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詩·大雅假樂之篇。愆。過也。率。循也。章。典法也。所行不過差不遺忘者。以其循用舊典故也。

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

下矣。

勝平聲。○準。所以爲平。繩。所以爲直。覆。被也。此言古之聖人。既竭耳目心思之力。然猶以爲未足以徧天下。及後世。故制爲法度以繼續之。則其用不窮。而仁之所被者廣矣。

故曰。爲高

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

丘陵本高。川澤本下。爲高下者因之。則用力少而成功

多矣。鄒氏曰。自章首至此。論以仁心仁聞行先王之道。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

仁者。有仁心仁聞而能擴而充之。以行先王之道者也。播。惡於衆。謂貽患於下也。

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

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

朝音潮。○此言不仁而在高位之禍也。道。義理也。揆。度也。法。制度也。道揆。謂以義理度量事物而制其宜。法守。謂以法度自守。工。官也。度。卽法也。君子小人。以位而言也。由上無道揆。故下無法守。無道揆。則朝不信道而君子犯義。無法守。則工不信度而小人犯刑。有此六者。其國必亡。其不亡者。僥倖而已。

故曰。城

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

學賊民興喪無日矣。

辟與闢同。喪去聲。○上不知禮。則無以教民。下不知學。則易與爲亂。鄭氏曰。自是以惟仁者至此。所以責其君。

詩曰。天之方蹶。

無然泄泄。

蹶居衛反。泄弋制反。○詩。大雅板之篇。蹶。顛覆之意。泄泄。怠緩悅悅之貌。言天欲顛覆周室。羣臣無得泄泄然。不急救正之。

泄泄猶沓沓也。

沓徒合反。○

沓沓。卽泄泄之意。蓋孟子時人語如此。

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

非。詆毀也。

故曰。

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范氏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爲堯舜之君者。堯舜之大也。開

陳善道以禁閉君之邪心。惟恐其君或陷於有過之地者。敬君之至也。謂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賊害其君之甚也。鄭氏曰。自詩云天之方蹶至此。所以責其臣。○鄭氏曰。此章言爲治者。當有仁心仁聞以行先王之政。而君臣又

當各任其責也。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

至。極也。人倫說見前篇。規矩盡所以爲方員之理。猶聖人盡所以爲人之

道。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

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

法堯舜以盡君臣之道。猶用規矩以盡方員之極。此

孟子所以道性善而稱堯舜也。

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

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法堯舜。則慢君賊民而不仁矣。二端之外。更無他道。出乎此。則

入乎彼矣。可不謹哉。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

世不能改也。

幽。暗。厲。虐。皆惡證也。苟得其實。則雖有孝子慈孫。愛其祖考之甚者。亦不得廢公義而改之。言不仁之禍。必至於此。可懼之甚也。

詩云。殷鑒不遠。

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詩。大雅蕩之篇。言商紂之所當鑒者。近在夏桀之世。而孟子引之。又欲後人以幽厲為鑒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

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

三代。謂夏商周也。禹湯文武。以仁得之。桀紂幽厲。以不仁失之。

國之所以廢興存亡

者亦然。

國。謂諸侯之國。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

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

言必死亡。

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

惡去聲。樂音洛。

強上聲。○此承上章之意而推言之也。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

敬。

治人之治平聲。不治之治去聲。○我愛人而人不親我。則反求諸己。恐我之仁未至也。智敬放此。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

下歸之。

不得。謂不得其所欲。如不親不治不答是也。反求諸己。謂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也。如此。則其自治益詳。而身無不正矣。天下歸之。極言其效也。

詩云。永言配命。自

求多福。

解見前篇。○亦承上章而言。

○孟子曰。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

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恆胡登反。○恆。常也。雖常言之。而未必知其言之有序也。故推言之。而又以家本乎身也。此亦承上章而言之。大學所謂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為是故

也。○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

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巨室。世臣大家也。得罪。謂身不正而取怨怒也。麥丘邑人祝齊桓公曰。願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意蓋如此。慕。向也。心悅誠服之謂

也。沛然。盛大流行之貌。溢。充滿也。蓋巨室之心。難以力服。而國人素所取信。今既悅服。則國人皆服。而吾德教之所施。可以無遠而至矣。此亦承上章而言。蓋君子不患人心之不服。而患吾身之不修。吾身既修。則人心之難

服者先服。而無一人之不服矣。○林氏曰。戰國之世。諸侯失德。巨室擅權。爲患甚矣。然或者不修其本而遽欲勝之。則未必能勝。而適以取禍。故孟子推本而言。惟務修德以服其心。彼既悅服。則吾之德教。無所留礙。可以及乎天下

矣。裴度所謂韓弘與疾討賊。承宗斂手削地。非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特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故爾。正此類也。○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

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有道之世。人皆修德。而位

必稱其德之大小。天下無道。人不修德。則必以力相役而已。天者。理勢之當然也。齊景公曰。旣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

而女於吳。女。去聲。○引此以言小役大弱役強之事也。令。出令以使人也。受命。聽命於人也。物。猶人也。女。以女與人也。吳。蠻夷之國也。景公羞與爲昏而畏其強。故涕泣而以女與之。今也

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言小國不修德以自強。其般樂怠敖。皆若效大國之所爲

者。而獨恥受其教命。不可得也。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

矣。此因其愧恥之心而勉以修德也。文王之政。布在方策。舉而行之。所謂師文王也。五年七年。以其所乘之勢不同為差。蓋天下雖無道。然修德之至。則道自我行。而大國反為吾役矣。程子曰。五年七年。聖人度其時則可矣。

然凡此類。學者皆當思其作為如何。乃有益耳。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

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為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音裸

灌。夫音扶。好去聲。○詩。大雅文王之篇。孟子引此詩及孔子之言。以言文王之事。麗。數也。十萬曰億。侯。維也。商士。商孫子之臣也。膚。大也。敏。達也。裸。宗廟之祭。以鬱鬯之酒灌地而降神也。將。助也。言商之孫子

衆多。其數不但十萬而已。上帝既命周以天下。則凡此商之孫子。皆臣服于周矣。所以然者。以天命不常。歸于有德故也。是以商士之膚大而敏達者。皆執裸獻之禮。助王祭事于周之京師也。孔子因讀此詩。而言有仁者則雖有十萬之

衆。不能當之。故國君好仁。則必無敵於天下也。不可為衆。猶所謂難為兄難為弟云爾。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

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恥受命於大國。是欲無敵於天下也。乃師大國而不師文王。是不以仁也。詩。大雅桑柔之篇。逝。語辭也。言誰能執持熱物。而

不以水自濯其手乎。○此章言不能自強。則聽天所命。修德行仁。則天命在我。○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

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菑與災同。樂音洛。○安其危利其菑者。不知其為危菑而反以為安利也。所以亡者。

謂荒淫暴虐。所以致亡之道也。不仁之人。私欲固蔽。失其本心。故其顛倒錯亂。至於如此。所以不可告以忠告。而卒至於敗亡也。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

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濯音耶。○滄浪。水名。纓。冠系也。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

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言水之清濁。有以自取之也。聖人聲入心通。無非至理。此類可見。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

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夫音扶。○所謂自取之者。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

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解見前篇。○此章言心存則有以審夫得失之幾。不存則無以辨於存亡之著。禍福之來。皆其自取。○孟子曰。桀紂

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

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去惡

聲。○民之所欲。皆為致之。如聚斂然。民之所惡。則勿施於民。蠲錯所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此類之謂也。

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曠也。走音奏。○曠。廣野也。言民之所歸乎此。以其所欲之在乎此也。故為淵。馮魚者

獺也。為叢。馮爵者。鷓也。為湯武。馮民者。桀與紂也。為去聲。馮與驅同。獺音蘭。爵與雀同。鷓音延反。○淵。深水也。獺。食魚者

也。叢。茂林也。鷓。食雀者也。言民之所以去此。以其所欲在彼而所長在此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馮矣。雖欲

無王不可得已。

好爲王皆去聲。

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爲不畜，終

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

王去聲。艾，草名。所以灸者。乾久益善。夫病已深而欲求乾久之艾，固難卒辦。然自今畜之，則

猶或可及。不然，則病日益深。死日益迫。而艾終不可得矣。

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詩，大雅桑柔之篇。淑，善也。載，則也。胥，

相也。言今之所爲，其何能善。則相引以陷於亂亡而已。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

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

暴，猶害也。非，猶毀也。自棄，猶害其身者。不知禮義之爲美而

非毀之。雖與之言，必不見信也。自棄其身者，猶知仁義之爲美，但溺於怠惰，自謂必不能行，與之有爲，必不能勉也。程子曰：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

爲。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此所謂下愚之不移也。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

仁宅已見前篇。義者，宜也。乃天理之當行。無人欲之邪曲。故曰正路。

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舍上聲。曠，空也。由，行也。此章言道本固有而人自絕之，是可哀也。此聖賢之深戒。學者所當猛省也。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之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古字通用。易去聲。長上聲。親長在人爲其邇。親之長之在人爲甚易。而道初不外是也。舍此而他求，則遠且難而反失之。但人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則天下自平矣。

○孟子曰：居下位而

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獲於上。得其上之信任也。誠。實也。反身不誠。反求諸身而其所以爲善之心有不實也。不明乎善。不能卽事以窮理。無以真知善之所在也。游氏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學至於誠身。則安往而不致其極哉。以內則順乎親。以外則信乎友。以上則可以得君。以下則可以得民矣。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

也。誠者。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僞。天道之自然也。思誠者。欲此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僞。人道之當然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

動者也。至。極也。楊氏曰。動便是驗處。若獲乎上信乎友悅於親之類是也。○此章述中庸孔子之言。見思誠爲修身之本。而明善又爲思誠之本。乃子思所聞於曾子。而孟子所受乎子思者。亦與大學相表裏。學者宜

潛心焉。○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

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

辟去聲。○作。興。皆起也。盍。何不也。西伯。卽文王也。紂命爲西方諸侯之長。得專征伐。故稱西伯。太公。姜姓。呂氏。名尚。文王發政。必先鯀寡孤獨。庶人之老。皆無凍餒。故伯夷太公來就其養。非求仕也。一一

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於焉

慶反。○二老。伯夷太公也。大老言非常人之老者。天下之父。言齒德皆尊。如衆父然。既得其心。則天下之心不能外矣。蕭何所謂養民致賢以圖天下者。暗與此合。但其意則有公私之辨。學者又不可以不察也。諸侯

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爲政於天下矣。七年。以小國而言也。大國五年。在其中矣。○孟子曰。求

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

攻之可也。求。孔子弟子冉求。季氏。魯卿。宰。家臣。賦。猶取也。取民之粟倍於他日也。小子。弟子也。鳴鼓而攻之。聲其罪而責之也。由此觀之。君不行仁

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爲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

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爲去聲。○林氏曰。富其君者。奪民之財耳。而夫子猶惡之。況爲土地之故而殺人。使其肝

腸塗地。則是率土地而食人之肉。其罪之大。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也。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

次之。辟與闢同。○善戰。如孫臏吳起之徒。連結諸侯。如蘇秦張儀之類。辟。開墾也。任土地。謂分土授民。使任耕稼之責。如李悝盡地力。商鞅開阡陌之類也。○孟子曰。存乎人

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

眸音牟。瞭音了。眊音耄。○良。善也。眸子。目瞳子也。瞭。明也。眊者。蒙蒙目不明之貌。蓋人與物接之時。其神在目。故胸中正則神精而明。不正則神散而昏。聽其言也。觀其眸子。

人焉廋哉。

焉於處反。廋音搜。○廋匿也。言亦心之所發。故并此以觀。則人之邪正不可匿矣。然言猶可以僞爲。眸子則有不容僞者。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

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爲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

哉。惡平聲。○惟恐不順。言恐人之不順己。聲音笑貌。僞爲於外也。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

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

者，權也。

與平聲。援音爰。○淳于，姓。髡，名。齊之辯士。授，與也。受，取也。古禮男女不親授受。以遠別也。援，救之也。權，稱錘也。稱物輕重而往來以取中者也。權而得中，是乃禮也。

曰：今

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

言今天下大亂。民遭陷溺。亦當從權以援之。不可守先王之正道也。

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

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言天下溺。惟道可以救之。非若嫂溺可手援也。今子欲援天下。乃欲使我枉道求合。則先失其所以援之之具矣。是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此章言

直己守道。所以濟時。枉道殉人。徒爲失己。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

不親教也。

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

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

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

夷，傷也。教子者，本爲愛其子也。繼之以怒，則反傷其子矣。父既傷其子，子之心又責其父曰：夫子教

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則是子又傷其父也。

古者易子而教之。

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之恩。而亦不失其爲教。

父子之間不責善。責

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責善。朋友之道也。○王氏曰。父有爭子何也。所謂爭者非責善也。當不義則爭之而已矣。父之於子也如何。曰當不義則亦戒之而已矣。

○孟

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

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

守身。持守其身。使不陷於不義也。一失其身。則虧體辱親。雖日用三牲之養。亦不足以爲孝矣。

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爲守。守身守之本也。

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長。身正。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

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

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

則可謂養志也。

養去聲。復扶又反。○此承上文事親言之。曾皙。名點。曾子父也。曾元。曾子子也。曾子養其父。每食必有酒肉。食畢將徹去。必請於父曰。此餘者與誰。或父問此物尚有餘否。必

曰有。恐親意更欲與人也。曾元不請所與。雖有言無。其意將以復進於親。不欲其與人也。此但能養父母之口體而已。曾子則能承順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也。

事親若曾子者可也。言當

如曾子之養志。不可如曾元但養口體。程子曰。子之身所能爲者。皆所當爲。無過分之事也。故事親若曾子可謂至矣。而孟子止曰可也。豈以曾子之孝爲有餘哉。

○孟子曰。人不足與

適也。政不足閒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

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適音適。閒去聲。趙氏曰。適。過也。閒。非也。格。正也。徐氏曰。格者。物之所取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閒字上亦當有與字。言人君用人之非。不足

過。適。行政之失。不足非閒。惟有大人之德。則能格其君心之不正。以歸於正。而國無不治矣。大人者。大德之人。正己而物正者也。程子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仁與不仁耳。心之非。即害於政。不待乎發之於外也。昔者孟子三

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而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事事而更之。後復有其事。將不勝其更矣。人人而去之。後復用其人。將

不勝其去矣。是以輔相之職。必在乎格君心之非。然後無所不正。而欲格君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則亦莫之能也。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虞。度也。呂氏曰。行不足以致譽而偶得譽。是謂不虞之譽。求免於毀而反致毀。是謂求全之毀。言毀譽之言。未必皆實。修己者不可以是遽爲憂喜。觀人者不可以是輕爲進退。 ○孟子曰。人之

易其言也。無責耳矣。易去聲。○人之所以輕易其言者。以其未遭失言之責故耳。蓋常人之情。無所懸於前。則無所警於後。非以爲君子之學。必俟有責而後不敢易其言也。然此豈亦有爲

而言之與。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好去聲。○王勉曰。學問有餘。人資於己。不得已而應之可也。若好爲人師。則自足而不復有進矣。此人之大患也。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子敖。王驥字。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

生何爲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

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

長上聲。○昔者，前日也。館，客舍也。王驥，孟子所不與言者，則其人可知矣。

樂正子乃從之行，其失身之罪大矣。又不早見長者，則其罪又有甚者焉。故孟子姑以此責之。

曰：克有罪。

陳氏曰：樂正子固不能無罪矣。然其勇於受責如此，非好善而篤信之，其能若是乎。世有強辯飾

非，聞諫愈甚者，又樂正子之罪人也。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餽噉也。我不意子學

古之道，而以餽噉也。

餽，博孤反。噉，昌悅反。○徒，但也。餽，食也。噉，飲也。言其不擇所從，但求食耳。此乃正其罪而切責之。

○孟子曰：不孝有

三，無後爲大。

趙氏曰：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也。家貧親老，不爲祿仕，二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也。三者之中，無後爲大。

舜不告而娶，爲

無後也。君子以爲猶告也。

爲無之爲去聲。○舜告焉則不得娶，而終於無後矣。告者禮也。不告者權也。猶告，言與告同也。蓋權而得中，則不離於正矣。○范氏曰：天下之

道，有正有權。正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常道人皆可守，權非體道者不能用也。蓋權出於不得已者也。若父非瞽瞍，子非大舜，而欲不告而娶，則天下之罪人也。

○孟子曰：仁之實，

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

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事親。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故仁義之道，其用至廣，而其實不越於事親從兄之間。蓋良心之發，最爲切近而精實。

者，有子以孝弟爲爲仁之本，其意亦猶此也。

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

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樂斯樂

音洛。惡平聲。○斯二者。指事親從兄而言。知而弗去。則見之明而守之固矣。節文。謂品節文章。樂則生矣。謂和順從容。無所勉強。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而生。如草木之有生意也。既有生意。則其暢茂條達。自有不可遏者。所謂惡可已也。其又盛。則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知矣。○此章言事親從兄。良心真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然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節之密而樂之深也。○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

歸己。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惟舜爲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

不可以爲子。言舜視天下之歸己如草芥。而惟欲得其親而順之也。得者。曲爲承順以得其心之悅而已。順則有以諭之於道。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尤人所難也。爲人蓋泛言之。爲子則愈密矣。舜盡

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

此之謂大孝。底之爾反。○瞽瞍。舜父名。底。致也。豫。悅樂也。瞽瞍至頑。嘗欲殺舜。至是而底豫焉。書所謂不格姦亦尤若是也。蓋舜至此而有以順乎親矣。是以天下之爲子者。知天下無不可事之親。

顧吾所以事之者未若舜耳。於是莫不勉而爲孝。至於其親亦底豫焉。則天下之爲父者。亦莫不慈。所謂化也。子孝父慈。各止其所。而無不安其位之意。所謂定也。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非止一身一家之孝而已。此所以爲大孝也。

○李氏曰。舜之所以能使瞽瞍底豫者。盡事親之道。共爲子職。不見父母之非而已。昔羅仲素語此云。只爲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惟如此而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

孟子集注卷八

離婁章句下

凡三十
三章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在東方夷服之地。文王

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岐周。岐山下周舊邑。近畎夷。畢郢。近豐鎬。今有文王墓。地之相去也。千有餘

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得志行乎中國。謂舜為天子。文王為方伯。得行其道於天下也。符節。以

玉為之。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為信也。若合符節。言其同也。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揆。度也。其揆一者。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范氏曰。言聖人之

生。雖有先後遠近之不同。然其道則一也。○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乘去聲。溱音臻。洧榮美反。○子產。鄭大夫公孫

僑也。溱洧。二水名也。子產見人有徒涉此水者。以其所乘之車載而渡之。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惠。謂私恩小利。政。則有公平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施焉。歲十

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杠音江。○杠。方橋也。徒杠。可通徒行者。梁。亦橋也。輿梁。可通車輿者。周十一月。夏九月也。周

十二月·夏十月也·夏令曰·十月成梁·蓋農功已畢·可用民力·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
又時將寒·水有橋梁·則民不患於徒涉·亦王政之一事也·

人而濟之·辟與闢同·焉於虔反·○辟·辟除也·如周禮闢人爲之辟之辟·言能平其政·則出行之
際·辟除行人·使之避己·亦不爲過·況國中之水·當涉者衆·豈能悉以乘輿濟之哉·故爲政

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言每人皆欲致私恩以悅其意·則人多日少·亦不足於用矣·
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得孟子之意矣·○孟子告

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

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孔氏曰·宣王之遇臣下·恩禮衰薄·至於昔者所進·
今日不知其亡·則其於羣臣·可謂邈然無敬矣·故孟

子告之以此·手足腹心·相待一體·恩義之至也·如犬馬則輕賤之·然猶有養養之恩焉·國人·猶言路
人·言無怨無德也·土芥·則踐踏之而已矣·斬艾之而已矣·其賤惡之又甚矣·寇讎之報·不亦宜乎·王曰·禮

爲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爲服矣·爲去聲·下爲之同·○儀禮曰·以道去君而未絕者·
服齊衰三月·王疑孟子之言太甚·故以此禮爲問·曰·諫行言

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

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爲之服矣·導之出疆·防剽掠也·先於其所往·稱道
其賢·欲其收用之也·三年而後收其田祿

里居·前此猶望其歸也·今也爲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

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極·窮也。窮之於其所

往之國。如晉鋼鑿盈也。○潘興嗣曰。孟子告齊王之言。猶孔子對定公之意也。而其言有述。不若孔子之渾然也。蓋聖賢之別如此。楊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孟子爲齊王深言報施之道。使知爲君者不可不以禮遇其臣耳。若君子之自

處。則豈處其薄乎。孟子曰。王庶幾改之。子日望之。君子之言蓋如此。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

則士可以徙。言君子當見幾而作。禍已迫。則不能去矣。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張氏曰。此章責出。然上篇主言人臣當

以正君爲急。此章直戒人君。義亦小異耳。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察理不精。故有二者之蔽。大人則隨事而順理。因時而處宜。

豈爲是哉。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

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閒不能以寸。樂音洛。○無過不及之謂中。足以有爲之謂才。養。謂涵育薰陶。俟其自化也。賢。謂中而才

者也。樂有賢父兄者。樂其終能成己也。爲父兄者。若以子弟之不賢。途遠絕之而不能教。則吾亦過中而不才矣。其相去之閒。能幾何哉。 ○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

可以有爲。程子曰。有不爲。知所擇也。惟能有不爲。是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此亦有爲而言。 ○孟子曰。仲尼不爲己甚者。已。猶太也。楊氏曰。言聖人所爲。本分之外。不加毫末。非孟子真知孔子。不能以是稱之。 ○孟子

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行去聲。○必。猶期也。大人言行。不先期於信果。但義之所在。則必從之。卒亦未嘗不信果也。○尹氏

曰。主於義。則信果在其中矣。主於信果。則未必合義。王勉曰。若不合於義而不信不果。則妄人爾。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偽而已。然大人之所以爲大人。正以其不爲物誘。而有以全其純一無偽之本然。是以擴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大也。

○孟子曰。養生者。

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養去聲。○事生固當愛敬。然亦人道之常耳。至於送死。則人道之大變。孝子之事親。舍是無以用其力矣。故尤以爲大事。

而必誠必信。不使少。有後日之悔也。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

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造七到反。○造。詣也。深。

造之者。進而不已之意。道。則其進爲之方也。資。猶藉也。左右。身之兩旁。言至近而非一處也。逢。猶值也。原。本也。水之來處也。言君子務於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有所持循。以俟夫默識心通。自然而得之於己也。自得

於己。則所以處之者。安固而不搖。處之安固。則所藉者深遠而無盡。所藉者深。則日用之閒。取之至近。無所往而不值其所資之本也。○程子曰。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然必潛心積慮。優游鑿飲於其

閒。然後可以有得。若急迫求之。則是私己而已。終不足以得之也。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言所以博學於文。而詳說其理者。非

欲以誇多而鬪靡也。欲其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耳。蓋承上章之意而言。學非欲其徒博。而亦不可以徑約也。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

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王去聲。○服人者，欲以取勝於人。養人之嚮背頓殊。學者於此，不可以不審也。

者。欲其同歸於善。蓋心之公私小異，而人之嚮背頓殊。學者於此，不可以不審也。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或曰：天下之言無有實不祥者，惟蔽賢為不祥之實。或曰：言而無實者不祥。故蔽賢為不祥之實。二說不同，未知孰是。疑或有闕文焉。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

哉，水哉，何取於水也。

亟去吏反。○亟，數也。水哉水哉，歎美之辭。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

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

舍放皆上聲。○原泉，有原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不舍晝夜，言常出不竭也。盈，滿也。科，坎也。言其進以漸也。

放，至也。言水有原本，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海。如人有實行，則亦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極也。

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

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澮，古外反。澮下各反。聞去聲。○集，聚也。澮，田閒水道也。涸，乾也。如人無實行，而暴得虛譽，不能長久也。聲聞，

名譽也。情，實也。恥者，恥其無實而將不繼也。林氏曰：徐子之為人，必有躓等干譽之病。故孟子以是答之。○鄒氏曰：孔子之稱水，其旨微矣。孟子獨取此者，自徐子之所急者言之也。孔子嘗以聞達告子張矣。達者有本之謂也。聞則無本之謂也。然則學者其可以不務本乎。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幾希，少也。庶，衆也。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為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為形。其不同者，獨人於其間得形氣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為少異耳。雖曰少異，然人物之所以分，實在於此。衆人不知此而去之，則名雖為人，而實無

以異於禽獸。君子知此而存之。是以戰兢惕厲。而卒能有以全其所受之理也。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物。事略之異。在舜則皆生而知之也。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則仁義已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出。非以仁義為美。而後勉強行之。所謂安而行之也。此則聖人之事。不待存之。而無不存矣。○尹氏曰。存之者。君子也。存者。聖人也。君子所存。存天理也。由仁義行。存者能之。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

好善言。惡好皆去聲。○戰國策曰。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書曰。禹拜昌言。湯執中立賢無方。執。謂守而不失。中者。無

過不及之名。方。猶類也。立賢無方。惟賢則立之於位。不問其類也。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而。讀為如。古字通用。○民已安矣。而視之猶若有傷。道

求道切如此。不自滿足。終日乾乾之心也。武王不泄邇。不忘遠。泄。狎也。邇者人所易狎而不泄。遠者人所易忘而不忘。德之盛。仁之至也。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

旦。三王。禹也。湯也。文武也。四事。上四條之事也。時異勢殊。故其事或有所不合。思而得之。則其理初不異矣。坐以待旦。急於行也。○此承上章言舜。因歷敘羣聖以繼之。而各舉其一事。以見其憂勤惕厲之意。蓋天理之所以

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程子曰。孟子所稱。各因其一事而言。非謂武王不能執中立賢。湯卻泄邇忘遠也。人謂各舉其盛。亦非也。聖人亦無不盛。○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

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詩亡。謂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也。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四

十九年也。晉之乘。楚之檇杙。魯之春秋。一也。乘去聲。檇音逃。杙音兀。○乘義未詳。趙氏以爲與於田賦乘馬之事。或曰。取記載當時行事而名之也。檇杙。惡

獸名。古者因以爲凶人之號。取記惡垂戒之義也。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此三者皆其所記冊書之名也。其事則齊桓晉

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春秋之時。五霸迭興。而桓文爲盛。史。史官也。竊取者。謙辭也。公羊傳作其辭則丘有罪焉爾。意亦如此。蓋言斷之在己。所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者也。尹氏曰。言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也。而其義則定天下之邪正爲百王之大法。○此又承上章歷敘羣聖。因以孔子之事繼之。而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故特書之。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澤。猶言流風餘韻也。父子相繼爲一世。三十年亦爲一世。斬。絕也。大約君子小人之澤。五世而絕也。楊氏曰。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祖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服窮則遺澤淺微。故五世而斬。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

淑諸人也。私。猶竊也。淑。善也。李氏以爲方音是也。人。謂子思之徒也。自孔子卒至孟子游梁時。方百四十餘年。而孟子已老。然則孟子之生。去孔子未百年也。故孟子言予雖未得親受業於孔子之門。然聖人之澤尙存。猶有能傳其學者。故我得聞孔子之道於人。而私竊以善其身。蓋推尊孔子而自謙之辭也。○此又承上三章。歷敘舜禹。至於周孔。而以是終之。其辭雖謙。然其所以自任之重。亦有不得而辭者矣。○孟子

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

勇。先言可以者。略見而自許之辭也。後言可以無者。深察而自疑之辭也。過取固害於廉。然過與亦反害其惠。過死亦反害其勇。蓋過猶不及之意也。林氏曰。公西華受五乘之粟。是傷廉也。冉子與之。是傷惠也。子路之死於

衛·是傷
勇也·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爲愈己。於是殺羿。孟子曰。是

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

逢薄江反·惡平聲·○羿·
有窮后羿也·逢蒙·羿之家

衆也·羿善射·蓬夏自立·後爲家衆所
殺·愈·猶勝也·薄·言其罪差薄耳·

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

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爲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

他徒何反·矣夫夫尹之夫
並音扶·去上聲·乘去聲·

○之·語助也·僕·御也·尹公他亦衛人也·端·正也·孺子以尹公正人·知其取友必正·故度庾公必不害己·小人·
庾公自稱也·金·鏃也·扣輪出鏃·令不害人·乃以射也·乘矢·四矢也·孟子言使羿如子濯孺子·得尹公他而教

之。則必無逢蒙之禍。然夷羿篡弑之賊。蒙乃逆德。庚斯雖全私恩。亦廢公義。其事皆無足論者。孟子蓋特以取友而言耳。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

而過之。西子。美婦人。蒙。猶冒也。不潔。污穢之物也。掩鼻。惡其臭也。

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

齊側皆反。○惡人。醜貌者。

也。○尹氏曰。此章戒人之喪善。而勉人以自新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

性者。人物所

得以生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迹。若所謂天下之故者也。利。猶順也。語其自然之勢也。言事物之理。雖若無形而難知。然其發見之已然。則必有迹而易見。故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明。猶所謂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也。然

其所謂故者。又必本其自然之勢。如人之善。水之下。非有所矯揉造作而然者也。若人之爲惡。水之在山。則非自然之故矣。

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若

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

事。則智亦大矣。

惡爲皆去聲。○天下之理。本皆順利。小智之人。務爲穿鑿。所以失之。禹之行水。則因其自然之勢而導之。未嘗以私智穿鑿而有所事。是以水得其潤下之性而不爲害也。

天

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天雖高。星辰雖遠。然求其已然之迹。則其運有常。雖千歲

之久。其日至之度。可坐而得。況於事物之近。若因其故而求之。豈有不得其理者。而何以穿鑿爲哉。必言「至者」。造歷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爲歷元也。○程子曰。此章專爲智而發。愚謂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順而循之。

則爲大智。若用小智而鑿以自私。則害於性。而反爲不智。程子之言。可謂深得此章之旨矣。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

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公行子齊大夫。右師王驩也。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

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簡略也。孟子聞之曰。禮朝

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爲簡。不亦異乎。音朝

潮。○是時齊卿大夫以君命弔。各有位次。若周禮。凡有爵者之喪禮。則職喪泣其禁令。序其事。故云朝廷也。歷。更涉也。位。他人之位也。右師未就位而進與之言。則右師歷已之位矣。右師已就位而就與之言。則已歷右師之位

矣。孟子右師之位。又不同階。孟子不敢失此禮。故不與右師言也。○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

存心。以禮存心。以仁禮存仁。言以是存於心而不忘也。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此仁禮之施。愛人者人恆愛之。

敬人者人恆敬之。恆。胡登反。○此仁禮之驗。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

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橫去聲。下同。○橫逆。謂強暴不順理也。物。事也。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

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由與繪同。下放此。○忠者。盡己之謂。我必不忠。恐所以愛敬人者。有所不盡其

也。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

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

難去聲。○奚擇。何異也。又。何難焉。言不足與之校也。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

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

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

無爲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夫音扶。○鄉人。鄉里之常人。也。君子存心不苟。故無後憂。

○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

事見前篇。

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

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

食音編。樂音洛。

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

聖賢之道。進則救民。退則修己。其心一而已矣。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

也。是以如是其急也。

由與猶同。○禹稷身任其職。故以爲己責而救之急也。

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聖賢之心。無所偏倚。隨感而應。各

盡其道。故使禹稷居顏子之地。則亦能樂顏子之樂。使顏子居禹稷之任。亦能憂禹稷之憂也。

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

之。可也。

不暇束髮。而結纓往救。言急也。以喻禹稷。

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喻顏子也。○此章言聖賢心無不同。事則所遭或異。然處之各當其理。是乃所以爲同也。尹氏曰。當其可之謂時。前聖後聖。其心一也。故所遇皆盡善。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

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

匡章。齊人。通國。盡一國之人也。禮貌。敬之也。

孟子曰。

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

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爲

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很。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好養從皆去聲。很。愆戾也。

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夫音扶。○遇。合也。相實以善而不相合。故爲父所逐也。責善。朋友之道

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賊。害也。朋友當相責以善。父子行之。則害天性之恩也。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

屬哉。爲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爲不若是。是則罪

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

夫章之夫嘗扶。爲去聲。屏必井反。養去聲。○言章子非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屬。但爲身不得近於父。故不敢受妻子之養。以自責罰。其心以爲不如

此。則其罪益大也。○此章之旨。於衆所惡而必察焉。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楊氏曰。章子之行。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之絕耳。○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

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爲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

與焉。

與去聲。○武城，魯邑名。盍，何不也。左右，曾子之門人也。忠敬，言武城之大夫事曾子，忠誠恭敬也。爲民望，言使民望而效之。沈猶行，弟子姓名也。言曾子嘗舍於沈猶氏，時有負芻者作亂，來攻沈猶氏，曾

子率其弟子去之，不與其難。言師實不與臣同。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

與守。

言所以不去之意如此。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

子思易地則皆然。

微，猶賤也。尹氏曰：或遠害，或死難，其事不同者，所處之地不同也。君子之心，不繫於利害，惟其是而已。故易地則皆能爲之。○孔氏曰：古之聖賢，言行不同，事業亦異，而

其道未始不同也。學者如此，則因所遇而應之，若權衡之稱物，低昂屢變，而不害其爲同也。

○儲子曰：王使人矐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

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

矐，古莧反。○矐子，齊人也。矐，竊視也。聖人亦人耳，豈有異於人哉。

○齊人有一

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

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疇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爲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誚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

也。顯者，富貴人也。施，邪施而行。不使良人知也。墦，冢也。顧，望也。誚，怨言也。施施，喜悅自得之貌。

施音迤。又音易。墦音燔。施施如字。○章首當有孟子曰字。闕文也。良人，夫也。饜，飽。

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

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孟子言自君子而觀，今之求富貴者，皆若此人耳。使其妻妾見之，不羞而泣者少矣。言可羞之甚也。○趙

氏曰：言今之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昏夜乞哀以求之，而以驕人於白日，與斯人何以異哉。

孟子集注卷九

萬章章句上 凡九章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爲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號平聲。○舜往于田，耕歷山時也。

仁覆闕下。謂之旻天。號泣于旻天，呼天而泣也。事見虞書大禹謨篇。怨慕，怨己之不得其親而思慕也。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

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旣得聞命矣，號泣

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

爲不若是，愬我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惡去聲。夫音扶。

愬苦八反。共平聲。○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于父母，亦書辭。言呼父母而泣也。愬，無愁之貌。於我何哉，自責不知已有何罪耳。非怨父母也。楊氏曰：非孟子深知舜之心，不能爲此言。蓋舜惟恐不順於父母，未

嘗自以爲孝也。若自以爲孝，則非孝矣。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

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

爲去聲。帝。

堯也。史記云。二女妻之。以觀其內。九男事之。以觀其外。又言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是天下之士就之也。胥。相視也。遷之。移以與之也。如窮人之無所歸。言其怨慕迫切之甚也。

天下之

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

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爲天子。而不足以解

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

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上文之意。極天下之欲。

不足以解憂。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真知舜之心哉。

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

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好少

皆去聲。○言常人之情。因物有遷。惟聖人爲能不失其本心也。艾。美好也。楚辭戰國策所謂幼艾。義與此同。不得。失意也。熱中。躁急心熱也。言五十者。舜攝政時年五十也。五十而慕。則其終身慕可知矣。○此章言舜不以得衆

人之所欲爲已樂。而以不順乎親之心爲已憂。非聖人之靈性。其孰能之。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

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

告則廢人之大倫。以對父母。是以不告也。

懟直類反。○詩·齊國風南山之篇也。信·誠也。誠如此詩之言也。懟·讎也。讎怨也。舜父頑母嚚。常欲害

舜·告則不聽其娶。是廢人之大倫。以讎怨於父母也。

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

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

妻去聲。○以女爲人妻曰妻。程子曰。堯妻舜而不告者。以君治之而已。如今之官府治民之私者亦多。

萬章

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

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弣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

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己。

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

弣都禮反。忸女六反。怩音尼。與平聲。○完·治也。捐·去也。階·梯也。揜·蓋也。按史記曰·使舜上塗廩。

瞽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捍而下去。得不死。後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爲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瞍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中出去。卽其事也。象·舜異母弟也。謨·謀也。蓋·蓋井也。舜所居三年成都。故謂之都君。

成·皆也。績·功也。舜既入井。象不知舜已出。欲以殺舜爲己功也。干·盾也。戈·戟也。琴·舜所彈五弦琴也。弣·弣弓也。象欲以舜之牛羊倉廩與父母。而自取此物也。二嫂·堯二女也。棲·牀也。象欲使爲己妻也。象往舜宮。

欲分取所有。見舜生在牀彈琴。蓋既出卽潛歸其宮也。鬱陶·思之甚而氣不得伸也。象言已思君之甚。故來見爾。忸怩·慚色也。臣庶·謂其百官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宮。故舜見其來而喜。使之治其臣庶也。孟子言舜非不知其將殺

己。但見其憂則憂。見其喜則喜。兄弟之情。自有所不能已耳。萬章所言。其有無不可知。然舜之心。則孟子有以知之矣。他亦不足辨也。程子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人情天理。於是爲至。

曰。然則舜

僞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僞焉。

與平聲。校音教。又音教。畜許六反。○校人。主池沼小吏也。

圉圉。困而未紓之貌。洋洋。則稍縱矣。攸然而逝者。自岸而遠去也。方。亦道也。罔。蒙蔽也。欺以其方。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以非其道。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象以愛兄之道來。所謂欺之以其方也。舜本不知其僞。故實喜之。何僞之有。○此章又言舜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也。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則放之。何也。孟

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

放。猶誼也。置之於此。使不得去也。萬章疑舜何不誅之。孟子言舜實封之。而或者誤以爲放也。

萬章曰。舜流共工于

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庫。有庫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

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庫。富貴之也。身爲天子。弟爲匹夫。可謂親愛之乎。庫音鼻。○流。徒也。

共工。官名。驩兜。人名。二人比周。相與爲黨。三苗。國名。負固不服。殺其君也。殛。誅也。鯀。禹父名。方命圯族。治水無功。皆不仁之人也。幽州。崇山。三危。羽山。有庫。皆地名也。或曰。今道州鼻亭。卽有庫之地也。未知是否。萬章疑舜不當封象。使彼有庫之民。無罪而遭象之虐。非仁人之心也。藏怒。謂藏匿其怒。宿怨。謂留蓄其怨。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

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庫。此之謂也。孟子言象雖封爲有庫之君。然不得治其國。天

子使吏代之治。而納其所收之貢稅於象。有似於放。故或者以爲放也。蓋象至不仁。處之如此。則既不失其親愛之心。而彼亦不得慮有庫之民也。源源。若水之相繼也。來。謂來朝覲也。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庫。謂不待及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接見有庫之君。蓋古書之辭。而孟子引以證源源而來之意。見其親愛之無已如此也。○吳氏曰。言聖人不以公義廢私恩。亦不以私恩害公義。舜之於象。仁之至。義之盡也。○咸丘蒙問

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

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爲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

朝音潮。炭魚及反。○咸丘蒙。孟子弟子。語者。古語也。蹙。蹙蹙不自安也。炭炭。不安貌也。言人倫乖亂。天下將危也。齊東。齊國之東鄙也。孟子言堯但老不治事。而舜攝天子之事耳。堯在時。舜未嘗即天子位。堯向由北面而朝乎。又引書及孔子之言以明之。堯典。虞書篇名。今此文乃見於舜典。蓋古書二篇。或合爲一耳。言舜攝位二十八年而堯死也。徂。升也。落。降也。人死則魂升而魄降。故古者謂死爲徂落。過。止也。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樂器之音也。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爲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不臣堯。不以堯爲臣。使北面而朝也。詩。小雅北山之篇也。普。徧也。率。

循也。此詩今毛氏序云。役使不均。已勞於王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其詩下文亦云。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乃作詩者自言天下皆王臣。何爲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乎。非謂天子可臣其父也。文。字也。辭。語也。逆。迎也。雲漢。大雅篇名也。子。獨立之貌。遺。脫也。言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志。當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若但以其辭而已。則如雲漢所言。是周之民真無遺種矣。惟以意逆之。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早。而非真無遺民也。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爲天下父。尊之

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

養去聲。○言瞽瞍既爲天子之父。則當享天下

之養。此舜之所以爲尊親養親之至也。豈有使之北面而朝之理乎。詩。大雅下武之篇。言人能長言孝思而不忘。則可以爲天下法則也。

書曰。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

瞍亦允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

見音現。齊側皆反。○書。大禹謨篇也。祇。敬也。載。事也。夔夔。齊栗。敬謹恐懼之貌。尤。信也。若。順也。言舜敬事瞽瞍。往而見

之。敬謹如此。瞽瞍亦信而順之也。孟子引此而言瞽瞍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於其子。則是所謂父不得而子者。而非如成丘蒙之說也。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

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故也。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

曰。天與之。

萬章問而孟子答也。

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

諄之淳反。○萬章問也。諄諄。詳語之貌。

曰。否。天不言。以行

與事示之而已矣。

行去聲。下同。○行之於身謂之行。措諸天下謂之事。言但因舜之行事。而示以與之之意耳。

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

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暴。步卜反。下同。○暴。顯也。言下能薦人於

上不能令上必用之。舜爲天人所受。是困舜之行與事。而示之以與之之意也。

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

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

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治去聲。

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

人之所能爲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觀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相去聲。朝音潮。夫音扶。○南河在冀州之南。其南即豫州也。訟獄。謂獄不決而訟之也。太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

民聽此之謂也。

自從也。天無形。其視聽皆從於民之視聽。民之歸舜如此。則天與之可知矣。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

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

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

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

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啟，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

不謳歌益而謳歌啟，曰：吾君之子也。

朝音潮。○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中可藏處。啟，禹之子也。楊氏曰：此語孟子必有所受，然不可考矣。但云天與

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可以見堯舜禹之心，皆無一毫私意也。

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

年多，施澤於民久，啟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

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莫之爲而爲者，天

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之相之相去聲。相去之相如字。○堯舜之子皆不肖，而舜禹之爲相久。此堯舜之子所以不有天下，而舜禹有天下也。禹之子賢，而益相不久。此啓所以有天下而

益不有天下也。然此皆非人力所為而自為。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蓋以理言之謂之天。白人言之謂之命。其實則一而已。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

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孟子因禹益之事。歷舉此下兩條以推明之。言仲尼之德。雖無愧於舜禹。而無天子薦之者。故不有天下。繼世以

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繼世而有天子者。其先世皆有大功德於民。故必有

大惡如桀紂。則天乃廢之。如啓及太甲成王雖不及益伊尹周公之賢聖。但能嗣守先業。則天亦不廢之。故益伊尹周公。雖有舜禹之德。而亦不有天下。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

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

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復歸于亳。相十皆去聲。艾音父。

○此承上文言伊尹不有天下之事。趙氏曰。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太丁弟也。太甲。太丁子也。程子曰。古人謂歲為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也。二說未知孰是。

顛覆。壞亂也。典刑。常法也。桐。湯墓所在。艾。治也。說文云。艾草也。蓋斬絕自新之意。亳。商所都也。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

於殷也。此復言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之意。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禪音擅。○禪。授也。或禪或繼。皆天命也。聖人

豈有私意於其間哉。○尹氏曰。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知前聖之心者。無如孔子。繼孔子者。孟子而已矣。○萬章問曰。人有言。

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要平聲。下同。○要。求也。按史記伊尹欲行道以致君而無由。乃爲有莘氏之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蓋戰國時有爲此說者。孟子曰。

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

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

諸人。樂音洛。○莘。國名。樂堯舜之道者。誦其詩。讀其書。而欣慕愛樂之也。駟。四匹也。介。與草芥之芥同。言其辭受取與。無大無細。一以道義而不苟也。湯使人以幣聘之。

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

囂。五高反。又戶驕反。○囂。囂。無欲自得之貌。湯三使往聘之。旣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

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

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幡然。變動之貌。於吾身親見之。言於我之身親見其道之行。不徒誦說向慕之而已也。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

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

而誰也。此亦伊尹之言也。知。謂識其事之所當然。覺。謂悟其理之所以然。覺後知後覺。如呼寐者而使之寤也。言天使者。天理當然。若使之也。程子曰。予天民之先覺。謂我乃天生此民中。盡得民道而先覺者也。旣

為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覺者。及彼之覺。亦非分我所有以予之也。皆彼自有此理。我但能覺之而已。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

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

推吐回反。內音納。說音稅。○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子弗克俾厥后為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孟子之言蓋取諸此。是時夏桀無道。暴虐其民。故欲使湯伐夏以救之。徐氏曰。伊尹樂堯舜之

道。堯舜揖遜。而伊尹說湯以伐夏者。時之不同。義則一也。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己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

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行去聲。○辱己甚於枉己。正天下難於正人。若伊尹以割烹安湯。辱己甚矣。

何以正天下乎。遠。謂隱遁也。近。謂仕近君也。言聖人之行。雖不必同。然其要歸。在潔其身而已。伊尹豈肯以割烹要湯哉。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

割烹也。林氏曰。以堯舜之道要湯者。非實以是要之也。道在此而湯之聘自來耳。猶子貢言夫子之求之。異乎人之求之也。愚謂此語亦猶前章所論父不得而子之意。伊訓曰。天誅造

攻自牧宮。朕載自亳。伊訓。商書篇名。孟子引以證伐夏救民之事也。今書牧宮作鳴條。造。載。皆始也。伊尹言始攻桀無道。由我始其事於亳也。○萬章問曰。

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為

之也。癰。於容反。疽。七余反。好。去聲。○主。謂舍於其家。以之為主人也。癰疽。瘍醫也。侍人。奄人也。瘠。七余反。瘠。姓。環。名。皆時君所近狎之人也。好事。謂喜造言生事之人也。於衛主顏雝

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難如字。又音擊。○顏難由。衛之賢大夫也。史記作顏濁鄒。彌子。衛靈公宰臣彌子瑕也。徐氏曰。禮主於辭遜。故進以禮。義主於制斷。故退以義。難進而易退者也。在我者有禮義而已。得之不得則有命存焉。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

子當阯。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

要平聲。○不悅。不樂居其國也。桓司馬。宋大夫向難也。司城貞子。亦宋大夫之賢者也。陳侯。名周。按史記。孔子爲魯司寇。

齊人饋女樂以閒之。孔子遂行。適衛。月餘。去衛適宋。司馬難欲殺孔子。孔子去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孟子言孔子雖當阯難。然猶擇所主。況在齊衛無事之時。豈有主癰疽侍人之事乎。

吾聞觀近臣。

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爲孔子。

近臣。在朝之

臣。遠臣。遠方來仕者。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觀其所爲主。與其所主者。而其人可知。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

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

食音嗣。好去聲。下同。○百里奚。虞之賢臣。

人言其自賣於秦。養牲者之家。得五羊之皮而爲之食牛。因以干秦穆公也。

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

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

屈求勿反。乘去聲。○虢虢皆國名。垂棘之璧。垂棘之地所出之璧也。屈產之乘。屈地所生之良馬也。乘。四匹也。晉欲

伐虢。道經於虞。故以此物借道。其實欲并取虞。宮之奇亦虞之賢臣。諫虞公令勿許。虞公不用。遂爲晉所滅。百里奚知其不可諫。故不諫而去之。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

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爲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

相去聲。○自好。自愛其身之也。孟子言百里奚之智如此。

必知食牛以干主之爲汙。其賢又如此。必不肯自鬻以成其君也。然此事當孟子時。已無所據。孟子直以事理反覆推之。而知其必不然耳。○范氏曰。古之聖賢未遇之時。鄙賤之事。不恥爲之。○百里奚爲人養牛。無足怪也。惟是人君不致敬盡禮。則不可得而見。豈有先自汙辱以要其君哉。莊周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穆公忘其賤而與之政。亦可謂知百里奚矣。伊尹百里奚之事。皆聖賢出處之大節。故孟子不得不辯。尹氏曰。當時好事者之論。大率類此。蓋以其不正之心度聖賢也。

孟子集注卷十

萬章章句下 凡九章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治去聲。下同。橫去聲。朝音潮。○橫。謂不循法度。頑者。無知覺。廉者。有分辨。懦。柔弱也。餘並見前篇。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

與音預。○何事非君。言所事即君。何使非民。言所使即民。無不可事之君。無不可使之民也。餘見前篇。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

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鄙。狹陋也。敦。厚也。餘見前篇。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

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

仕而仕。孔子也。漸先歷反。○接。猶承也。漸。漬米水也。漬米將炊。而欲去之速。故以手承水取米而行。不及炊也。舉此一端。以見其久速仕止。各當其可也。或曰。孔子去魯。不稅冕而行。豈得

爲遲。楊氏曰。孔子欲去之意久矣。不欲苟去。故遲遲其行也。膳肉不至。則得以微罪行矣。故不稅冕而行。非速也。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

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張子曰。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

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孔氏曰。任者。以天下爲己責也。愚謂孔子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蓋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之。非如三子之可以一德名也。或疑伊尹出處。合乎孔子而不得爲聖之時。何也。程子曰。終是任底意思。

在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

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此言孔子集三聖之事。而爲一大聖之事。猶作樂者。集

樂音之小成。而爲一大成也。成者。樂之一終。書所謂蕭韶九成是也。金。鐘屬。聲。宣也。如聲罪致討之聲。玉。磬也。振。收也。如振河海而不洩之振。始。始之也。終。終之也。條理。猶言脈絡。指衆音而言也。智者。知之所及。聖者。德之所就也。蓋樂有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若獨奏一音。則其一音自爲始終。而爲一小成。猶三子之所知偏於一。而其所就亦偏於一也。八音之中。金石爲重。故特爲衆音之綱紀。又金始震而玉終詘然也。故並奏八音。則於其未作。而先擊鐘以宣其聲。俟其既闕。而後擊特磬以收其韻。宣以始之。收以終之。二者之間。脈絡通貫。無所不備。則合衆小成而爲一大成。猶孔子之知無不盡而德無不全也。金聲玉振。始終條理。疑古樂經之言。故兒寬云。惟天子建中和之節。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亦此意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

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中去聲。○此復以射之巧力。發明智聖二字之義。見孔子巧力俱全。而聖智兼備。三子則方有餘而巧不足。是以一箭雖至於聖。而智不足以及乎時也。○此章言三子之

行。各極其一偏。孔子之道。兼全於衆理。所以偏者。由其蔽於始。是以缺於終。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是以行之盡。三子猶春夏秋冬之各一其時。孔子則大和元氣之流行於四時也。

○北宮錡問

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

錡。魚綺反。○北宮姓。錡。名。衛人。班。列也。

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

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

惡去聲。去上聲。○當時諸侯兼并僭竊。故惡周制妨害己之所爲也。

天子一位。

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

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

此班爵之制也。五等通於天下。六等施於國中。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

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

曰附庸。

此以下。班祿之制也。不能。猶不足也。小國之地。不足五十里者。不能自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姓名通。謂之附庸。若春秋郟儀父之類是也。

天子之卿。受地視侯。

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

視。比也。徐氏曰。王畿之內。亦制都鄙受地也。元士。上士也。

大國地方百里。君十

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

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十。十倍之也。四。四倍之也。倍。加一倍也。徐氏曰。大國君田三萬二千畝。其入可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卿田三千二百畝。可食二百八十八人。大夫田八百

畝。可食七十二人。上士田四百畝。可食三十六人。中士田二百畝。可食十八人。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田百畝。可食九人。至五人。庶人在官。府史胥徒也。愚於君以下所食之祿。皆助法之公田。藉農夫之力以耕而收其租。士之無田。與

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而已。

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

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三。謂三倍之也。徐氏曰。次國君田二萬四千

畝。可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卿田二千四百畝。可食二百十六人。

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

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二。即倍也。徐氏

曰：小國君田一萬六千畝。可食千四百四十人。卿田一千六百畝。可食百四十四人。

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

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

食音嗣。○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畝。加之以糞。糞多而力勤者爲上農。其所收可供九人。其次用力不齊。故有此五等。庶人在官者。其受祿不同。亦有此五等也。○愚按此章之說。與周禮王制不同。蓋不可考。闕之可也。程

子曰。孟子之時。去先王未遠。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掇拾於煨燼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傳會。奈何欲盡信而句爲之解乎。然則其事固不可一一追復矣。

○萬章問

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

挾也。

挾者。兼有而恃之之稱。

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

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

不與之友矣。

乘去聲。下同。○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張子曰。獻子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家。則反爲獻子之所賤矣。

非

惟百乘之家爲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

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

費音祕。般音班。○惠公。費邑之君也。師。所尊也。友。所敬也。事我者。所使也。

非惟小

國之君爲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

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疏食之食音嗣。平公王

公下。諸本多無之字。通闕文也。○亥唐。晉賢人也。平公造之。唐言入。公乃入。言坐乃坐。言食乃食也。疏食。糲飯也。不敢不飽。敬賢者之命也。范氏曰。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祿曰天祿。言天所以待賢人。使治天民。非人君

所得專者也。舜尙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爲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尙。上也。舜上而見於

帝堯也。館。舍也。禮。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謂之甥。貳室。副宮也。堯舍舜於副宮。而就饗其食。 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

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貴貴尊賢。皆事之宜者。然當時但知貴貴。而不知尊賢。故孟子曰其義一也。○此言朋友人倫之一。所以輔仁。故以天子友匹夫而不爲

誦。以匹夫友天子而不爲僭。此堯舜所○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際。接也。以爲人倫之至。而孟子言必稱之也。○此言朋友人倫之一。所以輔仁。故以天子友匹夫而不爲

以禮儀幣帛相交接也。曰。卻之。卻之爲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

後受之。以是爲不恭。故弗卻也。卻。不受而還之也。再言之未詳。萬章疑交際之問。有所卻者。人便以爲不恭何哉。孟子言尊者之賜。而心竊計其所以得此物者。未知合

以爲不恭何哉。孟子言尊者之賜。而心竊計其所以得此物者。未知合

義與否。必其台義。然後可受。不然則卻之矣。所以卻之爲不恭也。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

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萬章以爲彼既得之不義。則其餽不可

受。但無以言語問而卻之。直以心度其不義。而託於他辭以卻之。如此可否邪。交以道。如餽賂聞戒。周其飢餓之類。接以禮。謂辭命恭敬之節。孔子受之。如受陽貨烝豚之類也。萬章曰。今有禦

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

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讞。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

於今爲烈。如之何其受之。與平聲。讞書作怒。徒對反。○禦。止也。止人而殺之。且奪其貨也。國門之外。無人之處也。萬章以爲苟不問其物之所從來。而但觀其交接之禮。則

設有禦人者。用其禦得之貨。以禮餽我。則可受之乎。康誥。周書篇名。越。顛越也。今書閔作怒。無凡民二字。讞。怨也。言殺人而顛越之。因取其貨。閔然不知畏死。凡民無不怨之。孟子言此乃不待教戒而當即誅者也。如何而

可受之乎。商受至爲烈十四字。語意不倫。李氏以爲此必有斷簡或闕文者近之。而愚意其直爲衍字耳。然不可考。姑闕之可也。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

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爲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

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

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況受其賜乎。比去

夫音扶。較音角。○比。連也。言今諸侯之取於民。固多不義。然有王者起。必不連合而盡誅之。必教之不改而後誅之。則其與禦人之盜。不待教而誅者不同矣。夫禦人於國門之外。與非其有而取之。二者固皆不義之類。然必禦人。

乃爲真盜。其謂非有而取爲盜者。乃推其類。至於義之至精至密之處而極言之耳。非便以爲真盜也。然則今之諸侯。雖曰取非其有。而豈可遽以同於禦人之盜也哉。又引孔子之事。以明世俗所尙。猶或可從。況受其賜。何爲不可乎。

獵較未詳。趙氏以爲田獵相較。奪禽獸以祭。孔子不遠。所以小同於俗也。張氏以爲獵而較所獲之多少也。二說未知孰是。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

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

曰。爲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與平聲。○此因孔子事

而反覆辯論也。事道者。以行道爲事也。事道奚獵較也。萬章問也。先簿正祭器未詳。徐氏曰。先以簿書正其祭器。使有定數。不以四方難繼之物實之。夫器有常數。實有常品。則其本正矣。彼獵較者。將久而自廢矣。未知是否也。

兆。猶卜之兆。蓋事之端也。孔子所以不去者。亦欲小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使知吾道之果可行也。若其端既可行。而人不能遂行之。然後不得已而必去之。蓋其去雖不輕。而亦未嘗不決。是以未嘗終三年留於一國也。孔

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

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見行可。見其道之可行也。際可。接遇以禮也。公養。國君養賢之禮也。季桓子。魯卿季孫斯也。衛靈公。衛侯元

也。孝公。春秋史記皆無之。疑出公輒也。因孔子仕魯。而言其仕有此三者。故於魯則兆足以行矣。而不行然後去。而於衛之事。則又受其交際問餽。而不卻之一驗也。○尹氏曰。不聞孟子之義。則自好者爲於陵仲子而已。聖賢辭受進退。惟義所在。愚按此章文義多不可曉。不必強爲之說。

○孟子曰。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娶妻非爲養也。而有時乎爲養。

爲養並去聲。下同。○仕本爲行道。而亦有家貧親老。或道與時違。而但爲祿仕者。如娶妻本爲繼嗣。而亦有爲不能親操井臼。而欲資其饑養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

柝。惡平聲。柝音託。○柝。行夜所擊木也。蓋爲貧者雖不主於行道。而亦不可以苟祿。故惟抱關擊柝之吏。位卑祿薄。其職易稱。爲所宜居也。李氏曰。道不行矣。爲貧而仕者。此其律令也。若不能然。則是貪位慕祿而已矣。

孔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

工外反。當丁浪反。乘去聲。茁阻刮反。長上聲。○此孔子之爲貧而仕者也。委吏。主委積之吏也。乘田。主苑囿芻牧之吏也。茁。肥貌。言以孔子大聖。而嘗爲賤官。不以爲辱者。所謂爲貧而仕。官卑祿薄。而職易稱也。位

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

朝音潮。○以出位爲罪。則無行道之責。以廢道爲恥。則非竊祿之官。此爲貧者之所以必辭尊富而寧處貧賤也。○尹氏曰。言爲貧者不可以居尊。居尊者必欲以行道。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

上·不得比諸侯·不仕而食祿·則非禮也。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

也固周之周·救也·視其空乏·則周卹之·無常數·君待民之禮也。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

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爲

不恭也賜·謂子之祿·有常數·君所以待臣之禮也。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

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

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

謂悅賢乎亟去聲·下同·標音杓·使去聲·○亟·數也·鼎肉·熟肉也·卒·末也·標·麾也·數以君命來餽·當拜受之·非養賢之禮·故不悅·而於其末後復來餽時·麾使者出拜而辭之·犬馬畜伋·言不

以人禮待己也·臺·賤官·主使令者·蓋繆公愧悟·自此不復令臺來致餽也·舉·用也·能養者未必能用也·況又不能養乎。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

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

之子思以爲鼎肉使己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初以君命來餽·則當拜受·其後有司各以其職繼續所無·不

以君命來餽。不使賢者有奉拜之勞也。僕僕。頓狼貌。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

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女下字去聲。○能養能舉。悅賢之至也。惟堯

舜爲能盡之。而後世之所當法也。○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

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爲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質與贊同。○傳。通也。質者。士執維。

庶人執驚。相見以自通者也。國內莫非君臣。但未仕者與執贊在位之臣不同。故不敢見也。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

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往役者。庶人之職。不往見者。士之禮。且君之欲見之也。何

爲也哉。曰。爲其多聞也。爲其賢也。曰。爲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

爲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爲並去聲。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

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

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

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

亟乘皆去聲。召與之與平聲。○孟子引子思之言而釋之。以

明不可召之意。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

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

喪息浪反。說見前篇。

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

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

皮冠，田獵之冠也。事見春秋傳。虞人之所有事也。故以是招之。庶人，未仕之臣。通帛曰旃。士，謂已仕者。交龍爲旂。析羽而注於旂

干之首曰旃。

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況

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

欲見而召之，是不賢人之招也。以士之招招庶人，則不可往矣。

欲見賢人而不

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

也。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夫音扶。底詩作砥。之履反。○詩：小雅大車之篇。底，與砥同。礪石也。言其平

也。矢，言其直也。視，視以爲法也。引此以證上文能由是路之義。

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

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

與平聲。○孔子方仕而任職，君以其官名召之，故不俟駕而行。徐氏曰：孔子孟子，易地則皆然。○此章言不見諸侯之義，最爲

詳悉。更合陳代公孫丑所問者而觀之。其說乃盡。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

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言己之善蓋於一鄉。然後能盡友一鄉之善士。推而至於一國。天下皆然。隨其高

下以爲廣狹也。

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尙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

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尙友也。

尙。上同。言進而上也。頌。誦通。論其世。論其當世行事之迹也。言既觀其言。則不可以不知其爲人之實。是以又考其行也。夫能友天下之善

士。其所友衆矣。猶以爲未足。又進而取於古人。是能進其取友之道。而非止爲一世之士矣。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

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

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

大過。謂足以亡其國者。易位。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賢者。蓋與君有親親之恩。無可去之義。以宗廟爲重。不忍坐視其亡。故不得已而至於此也。

王勃然變乎色。

勃然。變色貌。

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

孟子言

王色定。然

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君臣義合。不合則去。○此章言大臣之義。親疏不同。守經行權。各

有其分。貴戚之卿。小過非不諫也。但必大過而不聽。乃可易位。異姓之卿。大過非不諫也。雖小過而不聽。已可去矣。然三仁貴戚。不能行之於村。而霍光異姓。乃能行之於昌邑。此又委任權力之不同。不可以執一論也。

孟子集注卷十一

告子章句上 凡二十章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

桮音杯，棬丘圓反。○性者。

人生所稟之天理也。杞柳、桮棬，屈木所爲。若厄區之屬。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而後成。如荀子性惡之說也。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桮

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桮棬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爲桮棬，則亦將戕賊

人以爲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戕音牆，與平聲。夫音扶。○言如此，則天下之人皆以仁義爲害性而

不肯爲，是因子之言而爲仁義之禍也。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

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

湍他端反。○湍，波流潔回之貌也。告子因前說而小變之。近於揚子善惡混之說。孟

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

善。水無有不下。言水誠不分東西矣。然豈不分上下乎。性即天理。未有不善者也。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頽。激而行之。

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扶。夫音

搏補各反。○搏。擊也。躍。跳也。頽。額也。水之過額在山。皆不就下也。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但爲搏激所使而逆其性耳。○此章言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爲惡。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爲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告子論性。前後四章。語雖不同。然其大指不外乎此。與近世佛氏所謂作用是性者略相似。孟子曰。生之

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

與。曰。然。與平聲。下同。○白之謂白。猶言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更無差別也。白羽以下。孟子再問而告子曰。然。則是謂凡有生者同是一性矣。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

牛之性。猶人之性與。孟子又言若果如此。則犬牛與人。皆有知覺。皆能運動。其性皆無以異矣。於是告子自知其說之非而不能對也。○愚案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

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爲萬物之靈也。告子不知性

之爲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喻。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縱橫繆戾。紛紜舛錯。而此章之誤。乃其本根。所以然者。蓋徒知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也。孟子以是折之。其義精矣。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者爲性。故言人之甘食悅色者。即其性。故仁愛之心。生於內。

而事物之宜由乎外。學者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也。

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

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

長上聲。下同。○我長之。我以彼爲長也。我白之。我以彼爲白也。

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

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

與平聲。下同。○張氏曰。上異於二字疑衍。李氏曰。或有闕文焉。愚案白馬白人。所謂彼白而我白之也。長馬長人。所謂

彼長而我長之也。白馬白人。不異。而長馬長人不同。是乃所謂義也。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之心。則義之非外明矣。

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

是以我爲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爲悅者也。故謂

之外也。

言愛主於我。故仁在內。敬主於長。故義在外。

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

也。然則耆炙亦有外與。

耆與嗜同。夫音扶。○言長之耆之。皆出於心也。林氏曰。告子以食色爲性。故因其所明者而通之。○自篇首至此四章。告子之辯屢屈。而屢變其說以求勝。卒

不聞其能自反而有所疑也。此正其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所以卒於鹵莽而不得其正也。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

孟季子。疑孟仲子之弟。

也。蓋聞孟子之言而未達。故私論之。

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所敬之人雖在外。然知其當敬而行。吾心之敬以敬之。則不在外也。

鄉人長於伯兄

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長上聲。○伯，長也。酌，酌酒也。此皆季子問公都子答。而季子又言：如此則敬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

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爲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惡平聲。

○尸，祭祀所主以象神。雖子弟爲之，然敬之當如祖考也。在位，弟在尸位。鄉人在賓客之位也。庸，常也。斯須，暫時也。言因時制宜，皆由中出也。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

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此亦上章耆炙之意。○范氏曰：二章問答，大指略同，皆反覆譬喻。以曉當世，使明仁義之在內，則知人之性善，而皆可以爲堯舜矣。○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

善無不善也。此亦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意。近世蘇氏胡氏之說蓋如此。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

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好去聲。○此即湍水之說也。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

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啟、王子比

干。韓子性有三品之說蓋如此。案此文。則微子比干皆紂之叔父。而書稱微子爲商王元子。疑此或有誤字。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與。與平聲。孟子曰。

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乃若。發語辭。情者。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可以爲善而不可以爲惡。則性之本善可知矣。若夫

爲不善。非才之罪也。夫音扶。才猶材質。人之能也。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則才亦善。人之爲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

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

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

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

其才者也。惡去聲。舍上聲。蓰音師。○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者也。鑠。以火銷金之名。自外以至內也。算。數也。言四者之心。人所固有。但人自不思而求之耳。所以善惡相去之遠。由不

思不求而不能擴充以盡其才也。前篇言是四者爲仁義禮智之端。而此不言端者。彼欲其擴而充之。此直因用以著其本體。故言有不同耳。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

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

是懿德。好去聲。○詩。大雅蒸民之篇。蒸。詩作烝。衆也。物。事也。則。法也。夷。詩作彝。常也。懿。美也。有物必有法。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情

無不好此懿德者。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見。而公都子所問之三說。皆不辯而自明矣。○程子曰。性卽理也。理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爲賢。稟其濁者爲愚。學而知之。則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湯武身之是也。孔子所言下愚不移者。則自暴自棄之人也。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愚案程子此說才字。與孟子本文小異。蓋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爲才無不善。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矣。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二說雖殊。各有所當。然以事理考之。程子爲密。蓋氣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以無省察矯揉之功。學者所當深玩也。○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

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富歲。豐年也。賴。藉也。豐年衣食饒足。故有所賴。藉而爲善。凶年衣食不足。故有以陷溺其心而爲暴。今夫麩

麥播種而耨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淳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

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夫音扶。麩音牟。耨音憂。磽苦交反。○麩。大麥也。耨。覆種也。日至之時。謂當成熟之期也。磽。瘠薄也。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聖人亦人耳。其性之善。無不同也。故

龍子曰。不知足而爲屨。我知其不爲黃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黃音廣。○黃。草器也。不知

人足之大小而爲之屨。雖未必適中。然必似足形。不至成贅也。口之於味。有同者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者者也。如使

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者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

書與嗜同。下同。○易牙。古之知味者。言易牙所調之味。則天下皆以爲

美也。

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

師曠。能審音者也。言師曠所和之音。則天下皆以爲美

也。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

姣。古卯反。○

子都。古之美人也。姣。好也。

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者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

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

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然。猶可也。草食曰芻。牛羊是也。穀食曰豢。犬豕是也。程子曰。在

物爲理。處物爲義。體用之謂也。孟子言人心無不悅理義者。但聖人則先知先覺乎此耳。非有以異於人也。程子又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此語親切有味。須實體察得理義之悅心。眞猶芻豢之悅口。始得。

○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

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

藪五割反。○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言牛山之木。前此固嘗美矣。今

爲大國之郊。伐之者衆。故失其美耳。息。生長也。日夜之所息。謂氣化流行。未嘗間斷。故日夜之間。凡物皆有所生長也。萌。芽也。蘗。芽之旁出者也。濯濯。光潔之貌。材。材木也。言山木雖伐。猶有萌蘗。而牛羊從而害

之。是以至於光潔而無草木也。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

於木也。且且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且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

之情也哉。

好惡並去聲。○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卽所謂仁義之心也。平旦之氣。謂未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也。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幾希。不多也。梏。桎也。反覆。展轉也。言人之良心雖

已放失。然其日夜之間。亦必有所生長。故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際。良心猶必有發見者。但其發見至微。而且晝所爲之不善。又已隨而梏亡之。如山木旣伐。猶有萌蘗。而牛羊又牧之也。晝之所爲。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爲。是以展轉相害。至於夜氣之生。日以浸薄。而所好惡遂與人遠矣。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則平旦之氣亦不能清。而所好惡遂與人遠矣。

其養。無物不消。

長上聲。○山木人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

之謂與。

舍音捨。與平聲。○孔子言心。操之則在此。舍之則失去。其出入無定時。亦無定處如此。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測。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難。不可頃刻失其養。學者當無時而不用其力。使神清氣定。常如

平旦之時。則此心常存。無適而非仁義也。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操之道。敬以直內而已。○愚聞之師曰。人理義之心未嘗無。惟持守之即在爾。若於旦晝之間。不至捨亡。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旦未與物接

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宜熟玩而深省之也。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

或。與惑同。疑怪也。王。疑指齊王。

雖

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

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

易去聲。暴步卜反。見音現。○暴。溫之也。我見王之時少。猶一日暴之也。我退則詔諛雜進之日多。是十日寒之也。雖有萌蘖之生。我

亦安能如之何哉。

今夫弈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

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

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

也。夫音扶。繳音灼。射食亦反。爲是之爲去聲。若與之與平聲。○弈。圍棋也。數。技也。致。極也。弈秋。善弈者名秋也。繳。以繩繫矢而射也。○程子爲講官言於上曰。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

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而薰陶德性。時不能用。識者恨之。范氏曰。人君之心。惟在所養。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然賢人易疎。小人易親。是以寡不能勝衆。正不能勝邪。自古國家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蓋以此也。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

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舍上聲○魚與熊掌皆頭味而熊掌

尤美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

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惡辟皆去聲下同○釋所以舍生取義之意得得生也欲生惡死者雖衆人利害之常情而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乃秉彙義理之良心是以欲生而不為苟得

惡死而有所不避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

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設使人無秉彙之良心而但有利害之私情則凡可以偷生免死者皆將不顧禮義而為之矣由是則

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由其必有秉彙之良心是是故所欲有

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去喪

聲○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但衆人汨於利欲而忘之惟賢者能存之而不喪耳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噉爾而與之

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食音嗣噉呼故反蹴子六反○豆木器也噉咄啐之貌行道之人路中凡人也蹴踐踏也乞

人。丐乞之人也。不屑。不以為潔也。言雖欲食之急而猶惡無禮。有寧死而不食者。是其羞惡之本心。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人皆有之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

於我何加焉。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為去聲。與平聲。○萬鍾於我何加。言於我身無所增益也。

所識窮乏者得我。謂所知識之窮乏者感我之惠也。上言人皆有羞惡之心。此言衆人所以喪之。由此三者。蓋理義之心雖曰固有。而物欲之蔽。亦人所易昏也。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

宮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

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鄉為並去聲。為之為並如字。○言三者身外

之物。其得失比生死為甚輕。鄉為身死猶不肯受噍噉之食。今乃為此三者而受無禮義之萬鍾。是豈不可以止乎。本心。謂羞惡之心。○此章言羞惡之心。人所固有。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宴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

頃刻而不省察於斯焉。○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仁者心之德。程子所謂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是也。然但謂之仁。則人不知其切於己。故反而名之曰人心。則

可以見其為此身酬酢萬變之主。而不可須臾失矣。義者行事之宜。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謂之人路。則可以見其為出入往來必由之道。而不可須臾舍矣。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

哀哉。舍上聲。○哀哉二字。最宜詳味。令人惕然有深省處。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程子曰。心至重。雞犬至輕。雞犬放

則知求之。心放而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愚謂上兼言仁義。而此下專論求放心者。能求放心。則不違於仁而義在其中矣。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

而已矣。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其放心而已。蓋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不然則昏昧放逸。雖曰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故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

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此乃孟子開示切要之言。程子又發明之。曲盡其指。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

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指之不若人也。信與伸同。為去聲。○

無名指。手之第四指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惡去聲。○

其不知輕重之等也。○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

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拱。兩手所圍也。把。一手所握也。桐梓。二木名。○孟子曰。人

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

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人於一身。固當兼養。然欲考其所養之善否者。惟在反之於身。以審

其輕重而已矣。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

者為大人。賤而小者。口腹也。貴而大者。心志也。今有場師。舍其梧檟。養其棫棘。則為賤場師焉。舍上聲。

積音賈。械音貳。○揚師。治場圃者。梧。桐也。梓也。皆美材也。械棘。小棗。非美材也。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爲狼疾

人也。狼善顧。疾則不能。故以爲失肩背之喻。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爲其養小以失大也。爲去聲。○飲食之人。專養口腹者也。

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爲尺寸之膚哉。此言若使專養口腹。而能不失其大體。則口腹之養。軀命所關。不但爲尺寸之膚而已。但養小之人。無不失其大者。故口腹雖所當養。而終不可以小害大。賤害貴也。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爲大人。或爲小人。

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鈞。同也。從。隨也。大體。心也。小體。耳目之類也。曰。鈞是

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

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

大者。則其小者弗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矣。官之爲言司也。耳司聽。目司視。各有所職而不能思。是以蔽於外物。既不能思而蔽於外物

則亦一物而已。又以外物交於此物。其引之而去不雜矣。心則能思。而以思爲職。凡事物之來。心得其職。則得其理。而物不能蔽。失其職。則不得其理。而物來蔽之。此三者。皆天之所以與我者。而心爲大。若能以立之。則事

無不思。而耳目之欲不能奪之矣。此所以爲大人也。然此天此。舊本多作比。而趙注亦以比方釋之。今本既多作此。而注亦作此。乃未詳孰是。但作比方。於義爲短。故且從今本云。○范浚心箴曰。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於其

間·眇然有身·是身之微·大倉種米·參爲三才·曰惟心耳·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爲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問抵隙·爲厥心病·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

然·百體從令·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

夫·此人爵也·

樂音洛·○天爵者·德義可尊·自然之貴也·

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

修其天爵·以爲吾分之所當然者耳·人爵從之·蓋

不待求之而自至也·

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

亦必亡而已矣·

要音邀·○要·求也·修天爵以要人爵·其心固已惑矣·得人爵而棄天爵·則其惑又甚焉·終必并其所得之人爵而亡之也·

○孟子曰·欲貴者·人

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

貴於己者·謂天爵也·

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

貴·趙孟能賤之·

人之所貴·謂人以爵位加己而後貴也·良者·本然之善也·趙孟·晉卿也·能以爵祿與人而使之貴·則亦能奪之而使之賤矣·若良貴·則人安得而賤之哉·

詩云·既醉

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

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

聞去聲·○詩·大雅既醉之篇·飽·充足也·願·欲也·膏·肥肉·梁·美穀·令·善也·聞·亦譽也·文繡·衣之美者也·仁義充足而聞譽彰著·皆所謂良貴

也·○尹氏曰·言在我者耳·則外物輕·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爲仁者·猶以一杯水·

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

與·猶助也。仁之能勝不仁。

·必然之理也。但爲之不力，則無以勝不仁。而人遂以爲真不能勝。是我之所爲。有以深助於不仁者也。

亦終必亡而已矣。

言此人心·亦且自怠於爲仁·終必并與其所爲而亡之。○趙氏曰·

言爲仁不至·而不反諸己也。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萑稗。夫仁亦在乎

熟之而已矣。

萑音蹄·稗蒲實反·夫音扶。○萑稗·草之似穀者·其實亦可食·然不能如五穀之美也。但不九穀不熟·則反不如萑稗之熟·猶爲仁而不熟·則反不如爲他道之有成·是以爲仁必貴乎熟·而不可

徒恃其種之美·又不可以仁之難熟·而甘爲他道之有成也。○尹氏曰·日新而不已則熟。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

於彀。

彀古候反。○羿·善射者也·志·猶期也。彀·彀古候反。○彀·善射者也·志·猶期也。彀·

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大匠·工師也·規矩·匠之法也。○此章言事必有法·然後可成。師舍是則無以教·弟子舍是則無以學·曲藝且然·況聖人之道乎。

孟子集注卷十二

告子章句下

凡十六
章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

任平聲。○任國名。屋廬子名連。孟子弟子也。

色與禮孰重

任人復問也。

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

迎則得妻必親迎乎

迎去聲。

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

也何有

於如字。○何有不難也。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

揣初委反。○本謂下末謂上。

方寸之木至卑。喻食色。岑樓樓之高銳似山者。至高。喻禮。若不取其下之平。而升寸木於岑樓之上。則寸木反高。岑樓反卑矣。

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鈎金與一

輿羽之謂哉

鈎帶鈎也。金本重而帶鈎小。故輕。喻禮有輕於食色者。羽本輕而一輿多。故重。喻食色有重於禮者。

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

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

翅與音同。古字通用。施智反。○禮食親迎。禮之

輕者也。飢而死以滅其性。不得妻而廢人倫。食色之重者也。往應之曰。紆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奚翅。猶言何但。言其相去懸絕。不但有輕重之差而已。

食不紆則不得食。則將紆之乎。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

則將摟之乎。紆音軫。摟音婁。○紆。戾也。摟。牽也。處子。處女也。此二者。禮與食色皆其重者。而以之相較。則禮為尤重也。○此章言義理事物。其輕重固有大分。然於其中。又各自有輕重之別。聖賢於此。錯綜斟酌。毫髮不差。固不肯枉尺而直尋。亦未嘗膠柱而調瑟。所以斷之。一視於理之當然而已矣。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趙氏曰。曹交。曹君之弟也。人皆可以為堯舜。疑古語。或孟子所嘗言也。

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

句。食粟而已。如何則可。曹交問也。食粟而已。言無他材能也。曰。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

不能勝一匹雛。則為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鳥獲之任。

是亦為鳥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勝平聲。○匹。字本作鳴。鴨也。從省作匹。禮記說匹為鷩也。鳥獲。從

古之有力人也。能舉移千鈞。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

能哉。所不為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後去聲。長上聲。先去聲。夫音扶。○陳氏曰。孝弟者。人之良知良能。自然之性也。舜堯人倫之至。亦率是性而

已。豈能加毫末於是哉。楊氏曰。堯舜之道大矣。而所以爲之。乃在夫行止疾徐之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百姓蓋日川而不知耳。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

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之行並去聲。○言爲善爲惡。皆在我而已。詳

曹交之間。淺陋蠢率。必其進見之時。禮貌衣冠言動之間。多不循理。故孟子告之如此兩節云。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

門。見音現。○假館而後受業。又可見其求道之不篤。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

餘師。夫音扶。○言道不難知。若歸而求之事親敬長之間。則性分之內。萬理皆備。隨處發見。無不可師。不必留此而受業也。○曹交事長之禮既不至。求道之心又不篤。故孟子教之以孝弟。而不容其受業。蓋孔子餘力學

文之意。亦不。○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音弁

盤。○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篇名。周幽王娶申后。生大子宜臼。又得褒姒。生伯服。而黜申后。廢宜臼。於是宜臼之傅。爲作此詩。以敘其哀痛迫切之情也。曰。固哉。高叟之爲詩

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

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

之爲詩也。關與彎同。射食亦反。夫音扶。○固。謂執滯不通也。爲。猶治也。越。蠻夷國名。道。語也。親親之心。仁之發也。曰。凱風何以不怨。凱風。鄒風。篇名。衛有

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

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磯音機。水激石

也。不可磯。言微激之而遽怒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言舜猶怨慕。小弁之怨。不爲不孝也。趙氏曰。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當親

而疏。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爲愆也。○宋輕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輕口壅反。○宋姓。輕名。石丘地名。曰。先生將何

之。趙氏曰。學士年長者。故謂之先生。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

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說音稅。○時宋輕方欲見楚王。恐其不悅。則將見秦王也。遇。合也。按莊子書。有宋斨者。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上說下教。

強聒不舍。疏云。齊宣王時人。以事考之。疑卽此人也。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

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徐氏曰。能於戰國擾攘之中。而以罷兵息民爲說。其志可謂大矣。然以利爲名。則不可也。

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

悅於利也。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

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樂音

洛下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

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爲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

父。爲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

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王去聲。○此章言休兵息民。爲事則一。然其心有義利之殊。而其效有興亡之異。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辨之也。 ○孟子居

鄒。季任爲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爲相。以幣交。受之而不

報。任平聲。相去聲。下同。○趙氏曰。季任。任君之弟。任君朝會於鄰國。季任爲之居守其國也。儲子。齊相也。不報者。來見則當報之。但以幣交。則不必報也。 他日由鄒之任見

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間矣。屋廬子知孟子之處。此必有義理。故喜得其閒隙而問之。 問曰。

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爲其爲相與。爲其之爲去聲。下同。與平聲。○言儲子但爲齊相。不若季子攝守君位。故輕之邪。

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書。周書洛誥之篇。享。奉上也。儀。禮也。物。幣也。幣。役。用也。

言雖享而禮意不及其幣。則是不能享矣。以其不用志於享故也。

為其不成享也。

孟子釋書意如此。

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

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

徐氏曰。季子為君居守。不得往他國以見孟子。則以幣交而禮意已備。儲子為齊相。可以至齊之境內而不來見。則雖以幣交。而禮意不及其物也。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為人也。後名實者。自為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

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

先後為皆去聲。○名。聲譽也。實。事功也。言以名實為先而為之者。是有志於救民也。以名實為後而不為者。是欲獨善其身者也。名實未

加於上下。言上未能正其君。下未能濟其民也。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

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

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

惡趨並去聲。○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楊氏曰。伊尹之就湯。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

進伊尹以事之也。欲其悔過遷善而已。伊尹既就湯。則以湯之心為心矣。及其終也。人歸之。天命之。不得已而伐之耳。若湯初求伊尹。即有伐桀之心。而伊尹遂相之以伐桀。是以取天下為心也。以取天下為心。豈聖人之心哉。曰。

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

於國也。

公儀子。名休。為魯相。子柳。灌柳也。削。地見侵奪也。髡。護孟子雖不去。亦未必能有為也。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

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與平聲。○百里奚。事見前篇。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

縣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

諸外。爲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觀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華去聲。○王豹。

衛人。善謳。淇。水名。縣駒。齊人。善歌。高唐。齊西邑。華周杞梁。二人皆齊臣。戰死於莒。其妻哭之哀。國俗化之皆善哭。髡以此譏孟子仕齊無功。未足爲賢也。曰。孔子爲魯司寇。

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爲無禮。

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稅音脫。爲肉爲無之爲並去。

聲。○按史記。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聞而懼。於是女樂遺魯君。季桓子與魯君往觀之。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郊又不致膳俎于大夫。孔子遂行。孟子言以爲爲肉者。固不足道。以爲爲無禮。則亦未爲深知孔子者。蓋聖人於父母之國。不欲顯其君相之失。又不欲爲無故而苟去。故不以女樂去。而以膳肉行。其見幾明決。而用意忠厚。固非衆人所能識也。然則孟子之所爲。豈髡之所能識哉。○尹氏曰。禎子髡未嘗知仁。而未嘗識賢也。宜乎其言若是。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

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趙氏曰。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三王。夏禹商湯周文武也。丁氏曰。夏昆吾商大彭豷章周。

孟子集注 卷十二

齊桓晉文。讀之五霸。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

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

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掎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

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

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朝音潮。辟與闢同。治去聲。○慶。賞也。益其地以賞之也。掎克。聚斂也。讓。責也。移之者。誅其人而變置之也。討者。

出命以討其罪。而使方伯連帥帥諸侯以伐之也。伐者奉天子之命。聲其罪而伐之也。摟。牽也。五霸牽諸侯以伐諸侯。不用天子之命也。自入其疆。至則有讓。言巡狩之事。自一不朝至六師移之。言述職之事。五霸

桓公爲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

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

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

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

五霸之罪人也。

敵所治反。權音狄。好去聲。○按春秋傳。僖公九年。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樹立也。已立世子。不得擅易。初命三事。所以修身正家之要也。賓。

賓客也。旅。行旅也。皆當有以待之。不可忽忘也。士世祿而不世官。恐其未必賢也。官事無攝。當廣求賢才以充之。不可以闕人廢事也。取士必得。必得其人也。無專殺大夫。有罪則請命於天子而後殺之也。無曲防。不得曲為隄防。

雍泉激水。以專小利。病鄰國也。無過糶。鄰國凶荒。不得糶也。無有封而不告者。不得專封國邑而不告天子也。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

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長上聲。○君有過不能諫。又順之者。長君之惡也。君

之過未萌。而先意導之者。逢君之惡也。○林氏曰。邵子有言。治春秋者。不先治五霸之功罪。則事無統理。而不得聖人之心。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五霸。有過者亦未有大於五霸。故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孟子此章之義。其亦若此也與。然五霸得罪於三王。今之諸侯得罪於五霸。皆出於異世。故得以逃其罪。至於今之大夫。其得罪於今之諸侯。則同時矣。而諸侯非惟莫之罪也。乃反以為良臣而厚禮之。不以為罪而反以為功。何其謬哉。○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

慎子。魯臣。

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

舜之世。

教民者。教之禮義。使知入事父兄。出事長上也。用之。使之戰也。

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

是時魯蓋欲使慎子伐齊。取南陽也。

故孟子言。就使慎子善戰。有功如此。且猶不可。

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

滑音骨。○滑釐。慎子名。

曰。吾明告子。

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

宗廟之典籍

待諸侯。謂待其朝覲聘問之禮。宗廟典籍。祭祀會同之常制也。

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

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

二公有大勳勞於天下。

而其封國不過百里。儉。止而不過之意也。

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

魯地之大。皆并吞小國而得之。有王者作。則必在所損矣。

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爲。況於殺人以求之乎。

空也。言不殺人而取之也。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當道。謂事合於理。志仁。謂心在於仁。

○孟

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爲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

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

爲去聲。辟與闢同。鄉與向同。下皆同。○辟。開墾也。

我能爲君約

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爲之

強戰。是輔桀也。

約。要結也。與國。和好相與之國也。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

居也。

言必爭奪而至。於危亡也。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白圭。名丹。周人也。欲更稅法。二十分而取其一分。林氏曰。按史記。白圭能薄

飲食。忍嗜欲。與童僕同苦樂。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以此居積致富。其爲此論。蓋欲以其術施之國家也。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貉音陌。○貉。北方夷狄之國名也。

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孟子設喻以詰圭。而圭亦知其不可也。曰。夫貉五穀不

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饗飧。無百官有司。故二

十取一而足也。夫音扶。○北方地寒。不生五穀。黍早熟。故生之。饗飧。以飲食饋客之禮也。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

其可也。無君臣祭祀交際之禮。是去人倫。無百官有司。是無君子。陶以寡。且不可以爲國。況無君子乎。因其辭以折之。欲輕

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什一而稅。堯舜之道也。多

則桀。寡則貉。今欲輕重之。則是小貉小桀而已。○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趙氏曰。當時諸侯有小水。白圭爲之築隄。壅而注之他國。孟子曰。

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順水之性也。是故禹以四海爲壑。今吾子以鄰國爲壑。壑

受水處也。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惡去聲。○水逆行。者。下流壅塞。故

水逆流。今乃壅水以害人。則與洪水之災無異矣。○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惡平聲。○亮。信也。與諒同。惡乎執。言凡事苟且。無所執持也。○魯

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喜其道之得行。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

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知去聲。○此三者皆當世之所尙。而樂正子之所短。故丑疑而歷問之。然則奚爲喜而不

寐。丑問也。曰：其爲人也好善。好去聲。下同。好善足乎。丑問也。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

乎。優。有餘裕也。言雖治天下。尙有餘力也。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音扶。下同。○輕。

易也。言不以千里爲難也。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

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

欲治。可得乎。訑音侈。治去聲。○訑訑。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君子小人。迭爲消長。直諫多聞之士遠。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理勢然也。○此章言爲政。不在於用一己之長。而貴於有以來天下之善。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其日在下。迎之致敬以有禮。

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所謂見行可之仕。若孔子於季桓子。是也。受女樂而不朝。則去之矣。其

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所謂際可之仕。若孔子於衛靈公是也。故與公遊於圍。

公仰視畫鴈而後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

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所謂公養之任

也。君之於民，固有周之之義。況此又有悔過之言，所以可受，然未至於飢餓不能出門戶，則猶不受也。其曰免死而已，則其所受亦有節矣。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

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

奚舉於市。說音悅。○舜耕歷山，三十登庸，說築傅巖，武丁舉之。膠鬲遭亂，鬻販魚鹽。文王舉之。管仲囚於士官，桓公舉以相國，孫叔敖隱處海濱，楚莊王舉之爲令尹，百里奚事見前篇。 故天

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

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曾與增同。○降大任，使之任大事也。若舜以下是也。空，窮也。乏，絕也。拂，戾也。言使之所爲不遂，多背戾也。動心

忍性，謂竦動其心，堅忍其性也。然所謂性，亦指氣稟食色而言耳。程子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 人恆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

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衡與橫同。○恆，常也。猶言大率也。橫，不順也。作，奮起也。徵，驗也。喻，曉也。此又言中人之性，常必有過，然後能改，蓋不能謹於平日，故必事勢窮蹙，

以至困於心，橫於慮，然後能奮發而興起，不能燭於幾微，故必事理暴著，以至驗於人之色，發於人之聲，然後能警悟而通曉也。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

外患者國恆亡。

拂與弼同。○此言國亦然也。法家。法度之世臣也。拂士。輔弼之賢士也。

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樂音洛。○以上文觀之。則知人之生全。出於憂患。而死亡由於安樂矣。○尹氏曰。言困窮拂鬱。能堅人之志。而熟人之仁。以安樂失之者多矣。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

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多術。言非一端。屑。潔也。不以其人爲潔而拒絕之。所謂不屑之教誨也。其人若能感此。退自修省。則是亦我教誨之也。

○尹氏曰。言或抑或揚。或與或不與。各因其材而篤之。無非教也。

孟子集注卷十三

盡心章句上

凡四十
六章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者也。

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是矣。以大學之序言之，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也。

存。

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不害。事，則奉承而不違也。

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

命也。

夭壽，命之短長也。貳，疑也。不貳者，知天之至。修身以俟死，則事天以終身也。立命，謂全其天之所付，不以人爲害之。○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愚謂盡心知性而

知天。所以造其理也。存心養性以事天，所以履其事也。不知其理，固不能履其事。然徒造其理而不履其事，則亦無

以有諸己矣。知天而不以夭壽貳其心，智之盡也。事天而能修身以俟死，仁之至也。智有不盡，固不知所以爲仁。然智而不仁，則亦將流蕩不法。而不足以爲智矣。

○孟子曰：莫非命也。

順受其正。

人物之生，吉凶禍福，皆天所命。然惟莫之致而至者，乃爲正命。故君子修身以俟之，所以順受乎此也。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

下。命。謂正命。巖牆。牆之將覆者。知正命。則不處危地以取覆壓之禍。

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盡其道。則所值之吉凶。皆莫之致而至者矣。桎梏死者。

非正命也。

桎梏。所以拘罪人者。言犯罪而死。與立巖牆之下者同。皆人所取。非天所為也。○此章與上章蓋一時之言。所以發其末句未盡之意。

○孟子曰。求則得之。

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

舍上聲。○在我者。謂仁義禮智。凡性之所有者。

求之有道。得之有

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有道。言不可妄求。有命。則不可必得。在外者。謂富貴利達。凡外物皆是。○趙氏曰。言為仁由己。富貴在天。如不可求。從吾所

好。○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性分之內也。

反身而誠。樂莫

大焉。

樂音洛。○誠。實也。言反諸身。而所備之理。皆如惡惡臭好好色之實然。則其行之不待勉強。而無不利矣。其為樂孰大於是。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強上聲。勉。

強也。恕。推己以及人也。反身而誠則仁矣。其有未誠。則是猶有私意之隔。而理未純也。故當凡事勉強。推己及人。庶幾心公理得而仁不遠也。○此章言萬物之理。具於吾身。體之而實。則道在我而樂有餘。行之以恕。則私不容

而仁可

得。○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眾也。

著者。知之明。察者。識之精。言方行之而不能明其所當然。既習矣而猶不識其所以然。所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多也。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

無恥矣。

趙氏曰。人能恥己之無所恥。是能改行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有恥辱之累矣。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

恥者。吾所固有羞惡之心也。存之則進於聖賢。

失之則入於禽獸。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為機械變詐之巧者，所為之事，皆人所深恥。而彼方且自以為得計。故無所用其愧恥之心也。不

恥不若人，何若人有。但無恥一事不如人，則事事不如人矣。或曰：不恥其不如人，則何能有如人之事。其義亦通。○或問人有恥不能之心如何。程子曰：恥其不能而為之可也。恥其不能而掩

藏之不可也。○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

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由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好去聲。樂音洛。

亟去吏反。○言君當屈己以下賢。士不枉道而求利。二者勢若相反，而實則相成。蓋亦各盡其道而已。○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

句音鉤。好語皆去聲。○宋。姓。句踐。名遊。遊說也。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趙氏曰：囂囂，自得無欲之貌。曰：何如斯可

以囂囂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樂音洛。○德。謂所得之善。尊之。則有以自重。而不慕乎人爵之榮。義。謂所守之正。樂之。則有以自安。而不

殫乎外物之誘矣。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離力智反。○言不以貧賤而移。不以富貴而淫。此尊德樂義見於行事之實也。窮不失義，故士得

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得己。言不失己也。民不失望。言人素望其與道致治，而今果如所望也。古之人，得志，澤加於

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見音現。○見。謂名實之顯著也。此又言士得己，民不失望之實。○此

章言內重而外輕。則無往而不善。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

興。

夫音扶。○興者。感動奮發之意。凡民。庸常之人也。豪傑。有過人之才智者也。蓋降衷秉彝。人所同得。惟上智之資。無物欲之蔽。為能無待於教。而自能感發以有為也。

○孟子曰。附之

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歆然。則過人遠矣。

歆音坎。○附。益也。韓魏。晉卿富家也。歆然。不自滿之意。尹氏曰。言有過人之識。則不以富貴為事。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程子曰。以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播穀乘

屋之類是也。以生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除害去惡之類是也。蓋不得已而為其所當為。則雖拂民之欲而民不怨。其不然者反是。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

王者之民。皞皞如也。

皞胡老反。○驩虞。與歡娛同。皞皞。廣大自得之貌。程子曰。驩虞。有所造為而然。豈能久也。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如天之自然。乃王者之政。楊氏曰。所

以致人驩虞。必有遠道干譽之事。若王者則如天。亦不令人喜。亦不令人怒。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

此所謂皞皞如也。庸。功也。豐氏曰。因民之所惡而去之。非有心於殺之也。何怨之有。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非有心於利之也。何庸之有。輔其性之自然。使自得之。故民日遷善而不知誰之所為也。

夫君子所

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夫音扶。○君子。聖人之通稱也。所過

舜之耕歷山而田者。邇畔。陶河濱而器不苦窳也。所存者神。心所存主處。便神妙不測。如孔子之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勳斯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是其德業之盛。乃與天地之化。同運並行。舉一世而甄陶之。非如霸者。但小

小補塞其罅漏而已。此則王道之所以爲大，而學者所當盡心也。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程子曰：仁言，謂以仁厚之言加於民。仁聲，

謂仁聞。謂有仁之實而爲衆所稱道者也。此尤見仁德之昭著，故其感人尤深也。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政，謂法度禁令，所以制其外也。教，謂道德齊禮，所以格其心也。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得民財者，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得民心者，不遺其親，不後其君也。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

良者，本然之善也。程子曰：

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繫於人。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

長上聲。下同。

孩提，二三歲之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愛親敬長，所謂良知良能者也。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言親親敬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

下無不同者，所以爲仁義也。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

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行去聲。居深

山，謂耕歷山時也。蓋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渾然之中，萬理畢具。一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非孟子造道之深，不能形容至此也。

○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

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李氏曰：有所不爲不欲，人皆有是心也。至於私意一萌，而不能以禮義制之，則爲所不爲，欲所不欲者多矣。能反是心，則所謂擴充其羞惡之心者，而義不

可勝用矣。故曰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恆存乎疾疾

如去聲·疾丑刃反·○德慧者·德之慧·術知者·術之知·疾

疾·猶災患也·言人必有疾疾·則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

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孤臣·遠臣·孽子·庶子

皆不得於君親·而常有疾疾者也·達謂達於事理·即所謂德慧術知也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

阿徇以為容

逢迎以為悅·此鄙夫之事·妾婦之道也

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

言大臣之計安社稷·如小人之務悅其君·眷眷於此而不忘也

有

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民者·無位之稱·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故謂之天民·必其道可行於天下·然後行之·不然·則寧沒世不見知而

不悔·不肯小用其道以殉於人也·張子曰·必功覆斯民然後出·如伊呂之徒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大人·德盛而上下化之·所謂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者·○此章言人品

不同·略有四等·容悅佞臣不足言·安社稷則忠矣·然猶一國之士也·天民則非一國之士矣·然猶有意也·無意無必·惟其所在而物無不化·惟聖者能之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

王天下不與存焉

樂音洛·王與皆去聲·下並同

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

此人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今既得之·其樂可知

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二樂也

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忤·心廣體胖·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

得天下英才而教

育之三樂也

盡得一世明睿之才·而以所樂乎己者·教而養之·則斯道之傳·得之者衆·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矣·聖人之心·所願欲者·莫大於此·今既得之·其樂為何如哉

君子

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林氏曰：此三樂者。一係於天。一係於人。其可
以自致者。惟不愧不作而已。學者可不勉哉。

○孟子曰：廣土

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

樂音洛。下同。○地闢民聚。澤可遠
施。故君子欲之。然未足以爲樂也。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

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

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故君子樂
之。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在是也。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

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

分去聲。○分者。所得於天
全體。故不以窮達而有異。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

生色也。晬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晬音粹。見音現。盎烏浪反。○上
言所性之分。與所欲所樂不同。此

乃言其蘊也。仁義禮智。性之四德也。根。本也。生。發見也。晬然。清和潤澤之貌。盎。豐厚盈溢之意。施於四體。謂見於動作威儀之間也。喻。曉也。四體不言而喻。言四體不待吾言。而自能曉吾意也。蓋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

則性之四德。根本於心。其積之盛。則發而著見於外者。不待言而無不順也。程子曰：晬面盎背。皆積盛致然。四體不言而喻。惟有德者能之。○此章言君子固欲其道之大行。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以是而有所加損也。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

大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

善養老。則仁人以爲己歸矣。

辟去聲。下同。大他蓋反。○已
歸。謂己之所歸。餘見前篇。

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

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蔬。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

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無飢矣。衣去聲。○此文王之政也。一家養母雞五。母蔬二也。餘見前篇。所謂西伯善養

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

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田。謂百畝之田。里。謂五畝之宅。樹。謂耕桑。畜。謂雞

彘也。趙氏曰。善養老者。教導之使可以養其老耳。非家賜而人益之也。○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易斂皆去聲。易。易。

治也。疇。耕治之田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勝音升。○教民節儉。則財用足也。民非水火不生活。

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

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焉於虔反。○水火。民之所急。宜其愛之。而反不受者。多故也。尹氏曰。言禮義生於富足。民無常產。則無常心矣。○孟

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

門者難爲言。此言聖人之大道也。東山。蓋魯城東之高山。而太山則又高矣。此言所處益高。則其視下益小。所見既大。則其小者不足觀也。難爲水。難爲言。猶仁不可爲衆之意。觀水有

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

此言道之有本也。瀾，水之湍急處也。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也。觀水之瀾，則知其源之有本矣。觀日月於容光之隙，

無不照，則知其明之有本矣。

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以言學當以漸。

乃能至也。成章，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也。達者，足於此而通於彼也。○此章言聖人之道，大而有本，學之者必以其漸，乃能至也。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

者，舜之徒也。

孳孳，勤勉之意。言雖未至於聖人，亦是聖人之徒也。

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

蹠，盜也。欲知

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程子曰：言問者，謂相去不遠，所爭毫末耳。善與利，公私而已矣。纔出於善，便以利言也。○楊氏曰：舜蹠之相去遠矣，而其

分，乃在利善之間而已。是豈可以不謹，然講之不熟，見之不明，未有不以利爲義者。又學者所當深察也。或問雞鳴而起，若未接物，如何爲善。程子曰：只主於敬，便是爲善。○孟子曰：楊子取

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

爲我之爲去聲。○楊子，名朱，取者，僅足之意。取爲我者，僅足於爲我而已。不及爲人也。列子稱其言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是

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

放，上聲。○墨子，名翟，兼愛，無所不愛也。摩頂，摩突其頂也。放，至也。子莫，執中，執中

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子莫，魯之賢人也。知楊墨之失中也。故度於二者之間而執其中。近，近道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之輕重而取中也。執中而無權，則膠於一定

之中而不知變。是亦執一而已矣。程子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聽。則中央爲中。一家則聽非中而堂爲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爲中。推此類可見矣。又曰：中不可執也。識得則事事物物皆有自然之中，不待安排。

安排著則惡為皆去聲。○賊·害也。為我害仁·兼愛害義。執中者害於時中。皆舉一而廢百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者也。○此章言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權。楊氏曰。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苟不當其可。則與墨子無異。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苟不當其可。則與楊氏無異。子莫執為我兼愛之中而無權。鄉鄰有鬪而不知閉戶。同室有鬪而不知救之。是亦猶執一耳。故孟子以為賊道。禹稷顏回。易地則皆然。以其有權也。不然。則是亦楊墨而已矣。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

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口腹為飢渴所害。故於飲食不暇擇。

而失其正味。人心為貧賤所害。故於富貴不暇擇。而失其正理。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人能不以貧賤

之故而動其心。則過人遠矣。○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介。有分辨之意。柳下惠進不讓賢。必以其道。遺佚不怨。阨窮不憚。直道事人。

至於三黜。是其介也。○此章言柳下惠和而不流。與孔子論夷齊不念舊惡意正相類。皆聖賢微顯闡幽之意也。○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

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辟讀作譬。輒音刃。與仞同。○八尺為仞。言鑿井雖深。然未及泉而止。猶為自棄其井也。○呂侍講曰。仁不如堯。孝不如舜。學不如孔子。終未入於聖人之域。

終未至於天道。未免為半塗而廢。自棄前功也。○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堯舜天性渾全。不假修習。湯武

修身體道。以復其性。五霸則假借仁義之名。以求濟其貪欲之私耳。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惡平聲。○歸。還也。有。實有也。言竊其名以終身。而不自知其非真有。或

曰。蓋歎世人莫覺其偽者。亦通。舊說。久假不歸。即爲真有。則讓矣。○尹氏曰。性之者。與道一也。身之者。履之也。及其成功則一也。五霸則假之而已。是以功烈如彼其卑也。○公孫丑曰。伊

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子不狎于不順。大甲篇文。狎。習見

也。不順。言太甲所爲。不順義理也。餘見前篇。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與平聲。孟子曰。有伊

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爲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

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

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餐。七丹反。○詩。魏國風伐檀之篇。素。空也。無功而食祿。謂之素餐。此與告陳相彭更之意同。○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墊。丁念反。○墊。齊王之子也。上則公卿大夫。下則農工商。賈。皆有所事。而士居其間。獨無所事。故王子問之也。孟子曰。尚志。高

尚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士既未得行公卿大夫之道。又不當爲農工商賈之業。則高尚其志而已。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

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

備矣。惡。平聲。○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爲。而所居所由。無不在於仁義。此士所以尚其志也。大人。謂公卿大夫。言士雖未得大人之位。而其志如此。則大人之事。體用已全。若小人之事。則固非所當爲也。○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

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舍音捨。食音嗣。○仲子。陳仲子也。言仲子設若非義而與之齊國。必不肯受。齊

人皆信其賢。然此但小廉耳。其辟兄離母。不食君祿。無人道之大倫。罪莫大焉。豈可以小廉信其大節。而遂以為賢哉。○桃應問曰。舜為天子。皋陶為士。瞽

瞍殺人。則如之何。桃應。孟子弟子也。其意以為舜雖愛父。而不可以私害公。皋陶雖執法。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故設此問。以觀聖賢用心之所極。非以為真有此事也。孟子曰。

執之而已矣。言皋陶之心。知有法而已。不知有天子之父也。然則舜不禁與。與平聲。○桃應問也。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

有所受之也。夫音扶。惡平聲。○言皋陶之法。有所傳受。非所敢私。雖天子之命。亦不得而廢之也。然則舜如之何也。桃應問曰。舜視棄天

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躡音徒。訢與欣同。樂音洛。○躡。草履也。

遵。循也。言舜之心。知有父而已。不知有天下也。孟子嘗言舜視天下猶草芥。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與此意互相發。○此章言為士者。但知有法。而不知天子父之為尊。為子者。但知有父。而不知天下之為大。蓋其所以為心者。

莫非天理之極。人倫之至。學者察此而有得焉。則不待較計論量。而天下無難處之事矣。○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

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夫音扶。與平聲。○范。齊邑。居。謂所處之位。養。奉養也。言人之居處。所繫甚大。王子亦人子耳。特

以所居不同。故所養不同。而其氣體有異也。

孟子曰。

張鄭皆云。義文也。

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

其居使之然也。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

廣居見前篇。尹氏曰。晬然見於面。益於背。居天下之廣居者然也。

魯君之宋。呼

於埳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

呼去聲。○埳澤。

宋城門名也。孟子又引此事爲證。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

食音嗣。畜許六反。○交。接也。畜。養

也。獸。謂犬馬之屬。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

將。猶奉也。詩曰。承筐是將。程子曰。恭敬雖因威儀幣帛而後發見。然幣之未將時。已有此恭敬之心。非因幣帛而後有也。

恭

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此言當時諸侯之待賢者。特以幣帛爲恭敬。而無其實也。拘。留也。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

人。然後可以踐形。

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踐。如踐言之踐。蓋衆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而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歉也。○

程子曰。此言聖人盡得人道而能充其形也。蓋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既爲人。須盡得人性。然後稱其名。衆人有之而不知。賢人踐之而未盡。能充其形。惟聖人也。楊氏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色也。則者。性

也。各盡其則。則可以踐形矣。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爲替之喪。猶愈於已乎。

已。猶止也。孟子曰。

是猶或終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

終之忍反。○終。戾也。教之以孝弟之道。

則彼當自知兄之不可戾。而喪之不可短矣。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子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所謂教之以孝弟者如此。蓋示之以至情之不能已者。非強之也。王子有其母死者，

其傅爲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爲去聲。○陳氏曰：王子所生之母死，厭於嫡母而不致終喪，其傅爲請於王，欲使

得行敗月之喪也。時又適有此事。丑問如此者，是非何如。按儀禮：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繅緣。既葬除之。疑當時此禮已廢。或既葬而未忍即除。故請之也。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

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爲者也。夫音扶。○言王子欲終喪而不可得，其傅爲請。雖止得加一日，猶勝不加。我前所譏，乃謂夫莫

之禁而自不爲者耳。○此章言三年通喪。天經地義，不容私意有所短長。示之至情。則不肖者有以企而及之矣。○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下文五者，

下。或相去遠近。先後之不同。有如時雨化之者。時雨。及時之雨也。草木之生，播種封植，人力已至，而未能力化，所少者，雨露之滋耳。及此時而雨之，則其化速矣。教人之姓，亦猶

是也。若孔子之於顏曾，是已。有成德者，有達財者，有達財者。財，與材同。此各因其所長而教之者也。成德，如孔子之於冉閔，達財，如孔子之於由賜。有答問者。就

問而答之。若孔孟之於樊遲萬章也。有私淑艾者。艾音又。○私，竊也。淑，善也。艾，治也。人或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子之道於樊遲萬章也。道於人，而竊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教誨之所及。若孔孟之於陳亢萬章之是也。

孟子亦曰：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聖賢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無棄人也。○公孫丑曰：

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孳孳也。音幾

機。孟子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彀率。爲去聲。彀古候反。率音律。○彀率。彎弓之限也。

言教人者，皆有不可易之法，不容自貶以殉學者之不能也。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引。引弓也。發。發矢也。躍如。如

踊躍而出也。因上文教率，而言君子教人，但授以學之法，而不告以得之之妙。如射者之引弓而不發矢，然其所不告者，已如踊躍而見於前矣。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中道而立，言其非難非易，能者從之，言學者當自勉也。○此章

言道有定體，教有成法，卑不可抗，高不可貶，語不能顯，默不能藏。○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

殉，如殉葬之殉，以死隨物之名也。身出則道在必行，道屈則身在必退，以死相從而離也。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以道從人。妾婦之道。○公都子曰：

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更平聲。○趙氏曰：滕更，滕君之弟，來學者也。孟子曰：挾貴而問。

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長上聲。○趙氏

曰：二，謂挾貴挾賢也。尹氏曰：有所挾，則受道之心不專，所以不答也。○此言君子雖誨人不倦，又惡夫意之不誠者。○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

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已。止也。不可止。謂所不得不爲者也。所厚。所當厚者也。此言不及者之弊。其進銳者其退速。進

者，用心太過，其氣易衰，故退速。○三者之弊。○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

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物，謂禽獸草木。愛，爲取之有時。用之有節。程子曰：仁，推己及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於民則可。

於物則不可。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楊氏曰：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所謂理一而分殊者也。尹氏曰：何以有是差等？一本故也。無僞也。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

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爲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

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

知者之知，並去聲。○知者固無不知，然常以所當務者爲急，則事無不治，而其爲知也大矣。仁者固無不愛，然常急於親賢，則恩無不治。

而其爲仁也博矣。

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

飯扶晚反。歠昌悅反。○三年之喪，服之重者也。總麻三月，小功五月，服之輕者也。察，致詳也。放飯，大飯。流歠，長歠。不敬之大者也。齒決，齧斷乾肉。不敬之小者也。問，講求之意。○此章言君子之於道，識其全體，則心

不狹，知所先後，則事有序。豐氏曰：智不急於先務，雖徧知人之所知，徧能人之所能，徒弊精神，而無益於天下之治矣。仁不急於親賢，雖有仁民愛物之心，小人在位，無由下達。聰明日蔽於上，而惡政日加於下。此孟子所謂不知

也務。

孟子集注卷十四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
八章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

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

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

及其所愛也。

梁惠王以下，孟子答辭也。糜爛其民，使之戰鬪，糜爛其血肉也。復之，子弟謂太子申也。以土地之故及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皆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此承前篇之末三章之

意。言仁人之恩，自內及外，不仁之禍，由疏逮親。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

其擅興之罪，無有以爲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彼善於此者，則有之，如召陵之師之類是也。

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征所以正人也。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

此春秋所以無義戰也。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程子曰：載事之辭，容有重稱而過其實者，學者當識其義而已。苟執於辭，則時或有害於義，不如無書之愈也。

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武成周書篇名。武王伐紂歸而記事之書也。策竹簡也。取其二三策之言。其餘不可盡信也。程子曰。取其奉天伐暴之意。反政施仁之法而已。

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杵春杵也。或作鹵。櫛也。武成言武王伐紂。紂之前徒。

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孟子言此則其不可信者。然書本意。乃謂商人自相殺。非謂武王殺之也。孟子之設是言。懼後世之惑。且長不仁之心耳。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

陳。我善為戰。大罪也。

陳去聲。○制行伍曰陳。交兵曰戰。

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

好去

南面而征北狄

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後我。

此引湯之事以明之。解見前篇。

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

賁三千人。

兩去聲。賁音奔。○又以武王之事明之也。兩。車數。一車兩輪也。千。書序作百。

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

厥角稽首。

書太誓文。與此小異。孟子之意。當云。王謂商人曰。無畏我也。我來伐紂。本為安寧汝。非敵商之百姓也。於是商人稽首至地。如角之崩也。

征之為言正也。各

欲正己也。焉用戰。

焉於虔反。○民為暴君所虐。皆欲仁者來正己之國也。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

使人巧。

尹氏曰。規矩。法度可告者也。巧則在其人。雖大匠亦未如之何也。已。蓋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莊周所論斲輪之意蓋如此。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

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被袵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飯上聲。糗去久反。茹音汝。袵之忍反。

果說文作嫫。烏果反。○飯。食也。糗。乾糲也。茹。亦食也。珍。畫衣也。二女。堯二女也。果。女侍也。言聖人之心。不以貧賤而有慕於外。不以富貴而有動於中。隨遇而安。無預於己。所性分定故也。

○孟

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

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間耳。

問去聲。○言吾今而後知者。必有所爲而感發也。一間者。我往彼來。問一人耳。其實與自害其親無異也。范氏曰。知此則愛敬人之親。人亦愛

敬其親

○孟子曰。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

譏察非常。

今之爲關也。將以爲暴。

征稅出入。○范氏曰。古之

耕者什一。後世或收大半之稅。此以賦斂爲暴也。文王之囿。與民同之。齊宣王之囿。爲阱國中。此以園囿爲暴也。後世爲暴。不止於關。若使孟子用於諸侯。必行文王之政。凡此之類。皆不終日而改也。

○孟子

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

身不行道者。以行言之。不行者。道不行也。使人不以道者。以事言

之。不能行者。令不行也。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

周。足也。言積厚。則用有餘。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

好乘食皆去聲。見音現。○好名之人。

矯情干譽。是以能讓千乘之國。然若本非能輕富貴之人。則於得失之小者。反不覺其真情之發見矣。蓋觀人不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然後可以見其所安之實也。

○孟子曰。不信仁賢。

則國空虛。

空虛。言若無人然。

無禮義。則上下亂。

禮義。所以辨上下。定民志。

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生之無道。取之無度。

用之無節故也。○尹氏曰：三者以仁賢爲本。無仁賢。則禮義政事。處之皆不以其道矣。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

下。未之有也。

言不仁之人。騁其私智。可以盜千乘之國。而不可以得丘民之心。鄒氏曰：自秦以來。不仁而得天下者有矣。然皆一再傳而失之。猶不得也。所謂得天下者。必如三代而後可。

○

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

社。土神。稷。穀神。建國則立壇壝以祀之。蓋國以民爲本。社稷亦爲民而立。而君之尊。又係於二者之存亡。故其輕重如此。

是故得乎丘民而爲天子。得乎天子爲諸侯。得乎諸侯爲大夫。

丘民。田野之民。至微賤也。然得其心。則天

下歸之。天子至尊貴也。而得其心者。不過爲諸侯耳。是民爲重也。

諸侯危社稷。則變置。

諸侯無道。將使社稷爲人所滅。則當更立賢君。是君輕於社稷也。

犧牲既成。

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

盛音成。○祭祀不失禮。而土穀之神。不能爲民禦災捍患。則毀其壇壝而更置之。

亦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之意。是社稷雖重於君而輕於民也。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

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

句 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興起。感動奮

發也。親炙。親近而熏。矣之也。餘見前篇。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仁者。人之所以爲人之理也。然仁。理也。人。物也。以仁之理。

合於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謂道者也。程子曰：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或曰：外國本。人也之下。有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凡二十字。今按如此。則理極分明。然未詳其是否也。○孟

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

道也。出重○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君子。孔子也。厄與厄同。君臣皆惡。無所與交也。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貉音陌。○趙氏曰：貉姓。稽名。為衆口所訕。理賴也。今按漢書無儼。方言亦訓賴。孟子曰：無傷也。士憎

茲多口。趙氏曰：為士者。益多為衆口所訕。按此則憎當從土。今本皆從心。蓋傳寫之誤。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

厥愠。亦不隕厥問。文王也。詩。邶風柏舟。及大雅緜之篇也。悄悄。憂貌。愠。怒也。本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羣小。孟子以為孔子之事。可以當之。肆。發語辭。隕。墜也。問。

聲問也。本言大王事昆夷。雖不能殄絕其愠怒。亦不自墜其聲問之美。孟子以為文王之事。可以當之。○尹氏曰：言人顧自處如何。盡其在我者而已。○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

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昭昭。明也。昏昏。闇也。尹氏曰：大學之道。在自昭明德。而施於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孟子謂

高子曰：山徑之蹊間。句介然用之而成路。句為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

之心矣。介音戛。○徑。小路也。蹊。人行處也。介然。倏然之頃也。用。由也。路。大。路也。為間。少頃也。茅塞。茅草生而塞之也。言理義之心。不可少有間斷也。○高子曰：禹之

聲。尙文王之聲。

尙·加尙也。豐氏曰·言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

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

追音堆·蠡音禮·豐氏曰·追·鐘紐也·周

禮所謂旋蟲是也·蠡者·齧木蟲也·言禹時鐘在者·鐘紐如蟲齧而欲絕·蓋用之者多·而文王之鐘不然·是以知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也。

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

力與。

與平聲·豐氏曰·奚足·言此何足以知之也·軌·車轍迹也·兩馬·一車所駕也·城中之涂容九軌·車可散行·故其轍迹淺·城門惟容一車·車皆由之·故其轍迹深·蓋日久車多所致·非一車兩馬之力·能使之然也。

也·言禹在文王前千餘年·故鐘久而紐絕·文王之鐘·則未久而紐全·不可以此而議優劣也·此章文義本不可曉·舊說相承如此·而豐氏差明白·故今存之·亦未知其是否也。

○齊饑·陳臻曰·國

人皆以夫子將復爲發棠·殆不可復。

復扶又反·先時齊國嘗饑·孟子勸王發棠邑之倉·以振貧窮·至此又饑·陳臻問言齊人望孟子復勸王發棠·而又自言恐其不

可·孟子曰·是爲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爲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虎

負嵎·莫之敢撓·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爲士者笑之。

手執曰撓·率皆善士·後能改行爲善也·之·適也·負·依也·山曲曰嵎·撓·觸也·笑之·笑其不知也·疑此時齊王已不能用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

○孟子曰·日之於昧

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

不謂性也。

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然有分·不能皆如其願·則是命也·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之也·愚按不能皆如其願·不止爲貧賤·蓋雖富貴之極·亦有品節限制·則是亦有命也。

仁之

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

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程子曰：仁義禮智天道。在人則賦於命者。所稟有厚薄清濁。然而性善。可學而盡。故不謂之命也。張子曰：晏嬰智矣。而不知仲尼。是非命邪。愚按所稟

者厚而清。則其仁之於父子也至。義之於君臣也盡。禮之於賓主也恭。智之於賢否也哲。聖人之於天道也。無不脗合而純亦不已焉。薄而濁。則反是。是皆所謂命也。或曰者當作否。人行字。更詳之。○愚聞之師曰：此二條者。皆性

之所有而命於天者也。然世之人。以前五者爲性。雖有不得。而必欲求之。以後五者爲命。一有不至。則不復致力。故孟子各就其重處言之。以伸此而抑彼也。張子所謂養則付命於天。道則責成於己。其言約而盡矣。○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趙氏曰：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何謂善。何

謂信也。不害問曰：可欲之謂善。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可惡。其爲人也。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善人矣。有諸己之謂信。凡所謂善。皆

實有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是則可謂信人矣。充實之謂美。力行其善。至於充滿而積實。則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矣。充實而有

光輝之謂大。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則德業至盛而不可加矣。大而化之之謂聖。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混

思不勉。從容中道。而非人力之所能爲矣。張子曰：大可爲也。化不可爲也。在熟之而已矣。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程子曰：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非聖人之上。

又有一等。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蓋在善信之間。觀其從於子放。則其有諸己者或未實也。張子曰：顏淵樂正子。皆知好仁矣。樂正子志仁無惡。而不致於學。所以但爲

善人信人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耳。○程子曰。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己而已。能有諸己。則居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致矣。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受變於俗者。鮮矣。

尹氏曰。自可欲之善。至於聖而不可知之神。上下一理。擴充之至於神。則不可得而名矣。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

斯受之而已矣。墨氏務外而不情。楊氏太簡而近實。故其反正之漸。大略如此。歸斯受之者。憫其陷溺之久。而取其悔悟之新也。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

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放豚。放逸之豕豚也。苙。闌也。招。胃也。羈其足也。言彼既來歸。而

待之甚恕。距之嚴。故人知彼說之爲邪。待之恕。故人知此道之可反。仁之至。義之盡也。○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

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三。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征賦之法。歲有常數。然布縷取之於夏。粟米取之於秋。力役取之於

冬。當各以其時。若并取之。則民力有所不堪矣。今兩稅三限之法。亦此意也。尹氏曰。言民爲邦本。取之無度。則其國危矣。○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

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尹氏曰。言寶得其寶者安。寶失其寶者危。○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

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爲人也。小有才。未聞君

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盆成姓。括名也。恃才妄作。所以取禍。徐氏曰。君子道其常而已。括有死之道焉。設使幸而獲免。孟子之言猶信也。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館·舍也。上宮·別宮名。業屨·織之有次業而未成者。蓋館人所作。

置之牖上而失之也。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廢也？曰：子以是爲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

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距。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從爲並去聲。與平聲。夫子如字。舊讀爲扶余者非。○

或問之者·問於孟子也。廢·匿也。言子之從者·乃匿人之物如此乎。孟子答之·而或人自悟其失。因言此從者·固不爲竊屨而來。但夫子設置科條以待學者·苟以向道之心而來·則受之耳。雖夫子亦不能保其往也。門人取其言·

有合於聖賢之指·故記之。○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

於其所爲。義也。惻隱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莫不有所不忍。不爲·此仁義之端也。然以氣質之偏。物欲之蔽。則於他事或有不能者。但推所能。達之於所不能。則無非仁義矣。人能充

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踰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勝平聲。○充·

滿也。穿·穿穴。踰·踰牆。皆爲盜之事也。能推所不忍。以達於所忍。則能滿其無欲害人之心。而無不仁矣。能推其所不爲。以達於所爲。則能滿其無穿踰之心。而無不義矣。人能充無受爾汝

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此申說上文充無穿踰之心之意也。蓋爾汝人所輕賤之稱。人雖或有所貪味隱忍

滿無所虧缺。則無適而非義矣。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餽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餽之

也。是皆穿踰之類也。

話音忝。〇話。探取之也。今人以舌取物曰話。卽此意也。便佞隱默。皆有意探取於人。是亦穿踰之類。然其事隱微。人所易忽。故特舉以見例。明必推無穿踰之心。以

達於此而悉去之。然後爲能充其無穿踰之心也。

〇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

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

施去聲。〇古人視不下於帶。則帶之上。乃目前常見至近之處也。舉目前之近事。而至理存焉。所以爲言近而指遠也。

君子之

守。修其身而天下平。

此所謂守約而施博也。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

自任者輕。

舍音捨。〇此言不守約而務博施之病。

〇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

性者。得全於天。無所汙壞。不假修爲。聖之

至也。反之者。修爲以復其性。而至於聖人也。程子曰。性之反之。古未有此語。蓋自孟子發之。呂氏曰。無意而安行。性者也。有意利行。而至於無意。復性者也。堯舜不失其性。湯武善反其性。及其成功則一也。動

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

語必信。非以正行也。

中爲行並去聲。〇細微曲折。無不中禮。乃其盛德之至。自然而中。而非有意於中也。經。常也。回。曲也。三者亦皆自然而然。非有意而爲之也。皆聖人之事。性之德

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法者。天理之當然者也。君子行之。而吉凶禍福。有所不計。蓋雖未至於自然。而已非有所爲而爲矣。此反之之事。董子所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

其道不計其功。正此意也。〇程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行法以俟命者。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意也。呂氏曰。法由此立。命由此出。聖人也。行法以俟命。君子也。聖人性之。君子所以復其性也。

〇孟子

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

說音稅藐音眇趙氏曰大人當時尊貴者也藐輕之也巍巍富貴高顯之貌藐焉而不畏之則志意舒展言語得盡也

堂高數仞椳題數尺我得志弗爲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也般

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爲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皆

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椳楚危反般音盤樂音洛乘去聲椳柄也題頭也食前方丈饌食列於前者方一丈也此皆其所謂巍巍然者我雖得志有所不爲而所守者

皆古聖賢之法則彼之巍巍者何足道哉○楊氏曰孟子此章以己之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在孔子則無此矣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

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欲如口鼻耳目四支之欲雖人之所不能無

然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所欲不必沈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

謂之羊矢棗曾子以父嗜之父歿之後食必思親故不忍食也

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

曰然則曾子何爲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

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肉彘而切之爲膾炙炙肉也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

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盡。何不也。狂簡。謂志大而略於事。進取。謂求望高遠。不忘其初。謂不能

改其舊也。此語與論語小異。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

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狷音絹。○不得中道。至有所不為。據論語亦孔子之言。然則孔子字下當有曰

字。論語道作行。猥作狷。有所不為者。知恥自好。不為不善之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以下。孟子言也。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萬章曰。如琴張曾

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琴張。名牢。字子張。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事見莊子。雖未必盡然。要必有近似者。曾皙見前篇。季武子死。曾皙倚其門而歌。事見檀弓。

又言志異乎三子者之撰。事見論語。牧皮未詳。何以謂之狂也。萬章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

其行而不掩焉者也。嚶。火交反。行去聲。○嚶嚶。志大言大也。重言古之人。見其動輒稱之。不一稱而已也。夷。平也。掩。覆也。言平考其行。則不能覆其言也。程子曰。曾皙言志。而夫

子與之。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獯也。

是又其次也。此因上文所引。遂解所以思得獯者之意。狂有志者也。獯有守者也。有志者能進於道。有守者不失其身。屑。潔也。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

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鄉人。非有識

者·原與慝同·荀子原慝·字皆讀作慝·謂謹慝之人也·故鄉里所謂慝人·謂之鄉原·孔子以其似德而非德·故以爲德之賊·過門不入而不恨之·以其不見親就爲幸·深惡而痛絕之也·萬章又引孔子之言而問也·曰·何

以是嚶嚶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生斯

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闒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行去聲·踽其禹反·闒音奄·○踽

不見親厚於人也·鄉原譏狂者曰·何用如此嚶嚶然·行不掩其言·而徒每事必稱古人邪·又譏狷者曰·何必如此踽踽涼涼·無所親厚哉·人既生於此世·則但當爲此世之人·使當世之人皆以爲善則可矣·此鄉原之志也·闒·如奄人之

奄·閉藏之意也·媚·求悅於人也·孟子言此深自閉藏·以求親媚於世·是鄉原之行也·萬子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

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原亦謹厚之稱·而孔子以爲德之賊·故萬章疑之·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

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

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呂侍講曰·言此等之人·欲非之則無可舉·欲刺之則無可刺也·流俗者·風俗頹靡·如水之下流·衆莫不然也·汙·濁也·非忠信而似忠信·非廉潔而似廉潔·孔

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

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惡去聲·莠音有·○孟子又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莠·似苗之

草也。佞。才智之稱。其言似義而非義也。利口。多言而不實者也。鄭聲。淫樂也。樂。正樂也。紫。閒色。朱。正色也。鄉原不狂不獷。人皆以爲善。有似乎中道而實非也。故恐其亂德。

君子反經而

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反。復也。經。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興。與起於善也。邪。慝如鄉原之屬是也。世衰道微。大經不正。

故人人得爲異說以濟其私。而邪慝並起。不可勝正。君子於此。亦復其常道而已。常道既復。則民興於善。而是非明白。無所回互。雖有邪慝。不足以惑之矣。○尹氏曰。君子取夫狂獷者。蓋以狂者志大而可與進道。獷者有所不爲。而可與有爲也。所惡於鄉原。而欲痛絕之者。爲其似是而非。惑人之深也。絕之之術無他焉。亦曰反經而已矣。○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

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五百歲而聖人出。天道之常。然亦有遲速。不能正五百年。故言有餘也。尹氏曰。知。謂知其道。

也。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萊朱。湯賢臣。或曰。卽仲虺也。爲湯左相。

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

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

散。素賈反。○散氏。宜生名。文王賢臣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此所謂

聞而知之也。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

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鄭魯相去又近。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則五百餘歲之後。又豈

復有聞而知之者乎。愚按此言。雖若不敢自謂已得其傳。而憂後世遂失其傳。然乃所以自見其有不得辭者。而又以見夫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之下。必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耳。故於篇終。歷序羣聖之統。而終之以此。所以明其傳之有在。而又以俟後聖於無窮也。其指深哉。○有宋元豐八年。河南程顥伯淳卒。踰公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頤正叔序之曰。周公歿。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賈買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己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渙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